

世无匹

[清]古吴娥川主人 编次

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嗇汉劳心

词曰：

感愤须分，贤奸当辨，而今半是痴呆面。丈夫无处不周人，人心偏有多更变。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，方才是个男儿汉。虽非冀报乃施恩，人生岂可忘恩怨。

——踏莎行

恩怨不分，何以为人；恩将仇报，禽兽之道。这两句话，说尽世人病根。当今人心险仄，得恩不知。求其知轻识重，能不负心者，举世之间百不得其一二。且忘恩负义者，其罪尤小；至于转眼昧心，恩将仇报者，其情更为可恨。盖人无恒心，贤不多见，以致世风日漓，人情多伪，反复变迁，虚器险恶。为善者少，而为恶者多；偏不知自己生平寡恩，倒怨别人不施惠于我。甚至沾惠到九分九厘，那一厘不到，还要为好成隙；遂萌嫌怨，把这九分九厘的好处都没有了。这回小说，特与天下良善人鼓舞其本心，为天下昧理人设立个榜样；要使人勇于为义，速于去非；知善之可嘉，恶之当改，人人做个忠厚长者，则世道不可返古耶。

当初，江宁地方，有一秀才，姓权，忘记了他名字，单晓得个表号叫做一庵。那权一庵青年有才，人物倜傥，父母且是富家。同胞兄弟四人，他排行最幼。母氏先歿，父亲年暮，便邀三党亲族，把家私田产四股分开。后因妯娌不和，家庭雀角，遂弃了祖居，各分其价，兄弟四人逐房迁住。落后，父亲谢世，三位哥哥俱克勤克俭，家道日隆。惟权一庵诗酒怠傲，放情山水，不善作家。兼之樗蒲一掷，动费千缗；花柳三生，遂倾万贯。是时，旧院里有两个名妓，一个叫做秀玉，一个叫做非烟。那秀玉虽短于才，然貌极美艳，精伎艺而善诙谐，独擅风流之誉；那非烟虽逊于貌，然才尤敏妙，富诗词而工翰墨，颇高花案之名。平康车马，章台杨柳，一时俱出其下。二妓年俱不满二十，所居亦相去不远，而王孙公子日游其门。于是名噪一时，眼空群媚。权一庵与此两妓，所交最厚。眠花醉月，暮舞朝歌，无日不恣情欢畅。但人耽谑浪，性爱轻佻。虽秀玉与非烟，俱属心知。而于秀玉，尤为钟爱。然秀玉志尚风华，心图美丽；非烟酷好风雅，尤爱人才。故非烟所重于权一庵者，放逸之才；秀玉所密于权一庵者，奢靡之费。权一庵凡金珠贻赠，每临秀玉之家；而诗酒唱酬，则入非烟之室。不三五年，权一庵耗费殆尽，资财零替，家道式微，渐至变易田房，典鬻产业，僮仆星散，衣饰荡然。可惜个万金之家，弄得尽情破败。究其所归，耗于非烟者十之二三，耗于秀玉者十之七八。然心迷情欲，沉湎不返，直至住居并废，衣衫尽无，尚自耽恋青楼，不知醒悟。然囊橐空虚，冠裳褴褛，又恐他两人窃笑，只得求恳哥子。只说贸易营生缺少资本，不论多寡必欲移贷。哥子念手足之情，或百或十，欣然应付。权一庵刚待银子到手，不问何听从来，便往妓家一挥而尽。不消

世风日漓（lí，音离）——社会上的风气越来越不好。漓，薄。

歿（mò，音末）——死。

樗蒲（chū pú，音出仆）——古代一种游戏，像掷色子。

缗（mín，音民）——穿钱的绳子。亦指成串的钱，一千文为一缗。

平康——旧时泛称妓家为“平康”。

章台——旧时为妓院等地的代称。

囊橐（nángtuó）——口袋；袋子。

半月，依旧剩个空囊，也并不懊悔，并不可惜。思量无奈，只得又往别个哥子处，只说经纪折本，照样求借。谁知弄得到手，仍葬烟花。一连三个哥子都借遍了，只得老着脸，重复恳告。哥子道：“父母一般分授，未尝偏厚于兄。汝自不肯学好，至于荡废。因念同胞情分，勉力周恤，怎倒习以为常，频来取足。我三人劳苦撑持，虽有薄蓄，亦非容易。汝若洗心涤虑，痛改前习，我兄弟三人，当勉凑三百余，与你图个店业，可作长久衣食。若仍不检束，丧志青楼，我纵钱财粪土，也不与你填此欲海。汝便冻馁待毙，只索硬着心肠，没有照顾你了。”权一庵道：“蒙兄长如此教诲，自当一心学好，若负恩德，与日俱逝。”哥子只道他果然收心，便每人出银百两，交付与他，仍再三叮嘱。那知入手之难，反不如挥洒之易。今日秀玉，明日非烟，或驾楼船，或乖舆马，玉楼按舞，金谷开筵。未及两月，仍是一双空手。那时再向三兄求告，徒招责备，莫假分文。妻子抱恨而亡，亲族干求殆遍，食不充口，衣不遮身；求乞无门，栖身无室，只好在秀玉与非烟两家吃几碗饭儿。有诗为证：

红牙碧管玉楼春，
轻薄东风倍恼人；
台榭月移珠翠冷，
湿云细雨怨香尘。

未几，秀玉又接了个豪富少年，宴游极侈，宠赠尤多，终日檀板金樽，蓝舆画舫。权一庵日造其门，便拒而不纳，哀请再三，终不一见。因想无路可入，只得修书一封，备言昔日万金之产，为他荡费；今衣食不周，立锥无地；苦楚万状，且不必言，但终身之约，置于何地。写得恳恳切切苦央鸩儿递进。过了一日，忽然唤他进去，秀玉俨然乔坐，绝非向来妩媚之态。权一庵痛哭流涕，直溯根源。秀玉正色答道：“前日捧读尊翰，已悉来情，不必再说。但姊妹家不过行户生涯，原非钟情之辈。若但图欢合，岂遂无夫，何必穷极技能，辱身下贱。君家万金之产，虽云因妾费尽，然君自娱乐，妾亦未曾相强。今如此狼狈，欲妾相从，日费万钱，何从所出。况百凡之费，赖此微躯。若不另交贵客，卒守前盟，妾一家老幼将与君共填沟壑耶。至于死生之约，虽订终身，君不知青楼中剪发焚香，无所不至，不过取一时欢爱，诱其金帛耳。若竟以为实然，则妓女个个从良，章台可为节妇坊了。妾念君痴心未绝，特请来说明。今后永决此念，不必再来下顾吧。”权一庵听这番说话，就如冷水在头顶里一浇，恍然大悟，知不可恋，便抽身而出，想道：“青楼大抵无情，我自被迷，到此地位，悔将安及。非烟同是平康人物，谅亦无情，何苦也讨他厌贱，竟不必去了。”亏得还有些志气，也不向亲友干求，并不与三兄启齿，只得往牛首山做个香火，在僧家吃碗黄齋饭儿过日。不觉住了一年，那权一庵是富家子弟，何曾受此淡泊，弄得形容枯槁，须发苍黄，一身破衲，绝非当年气宇。偶值三月春天，游女纷纷入寺。忽一日，见个美人，淡妆雅素，下了轿，步入殿中。仔细一看，却认得是非烟。非烟也一眼瞧见。权一庵羞耻无地，掩面惊走。非烟忙唤丫头，一把拖定。权一庵急欲逃脱，怎当那丫头揪得甚紧。大叫道：“权相公你好负心，怎丢下我

经纪——经营资产。后亦指商贩。

检束——拘束，约束。

衲（nà，音纳）——僧徒的衣服常用许多碎布补缀而成，即为僧衣的代称。

家姐姐了。”权一庵着急道：“我不是什么权相公，你不要错认了人。”正好挣脱了要跑，早被非烟走上前，携住手儿流泪说道：“贱妾不知何事得罪于君，竟蒙弃置，致妾终朝悬念，一病几死。天幸今日复遇，尚欲狠心抛撇。男儿薄幸，以至于此，生死深盟，置之何地耶！”权一庵向只道他与秀玉同做了逝水桃花，谁知听他口角，婉转多情，也垂泪道：“不佞何敢负卿雅爱，因沟壑之状，无颜见江东耳。”非烟道：“郎君仪貌，胡为憔悴若此？”权一庵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便把秀玉变弃情状，与自己依身卑苦缘由，尽情说出。非烟惊道：“不料秀妹如此无义，独不思君之破家，为我两人，忍便负恩背约。此处岂能淹留骥足，自弃上进。妾既以身许君，安有他适。可速请归，竟在家下读书便了。”权一庵羞惭无地，再三不肯。非烟便唤乘轿儿，将他抬了回去。香汤沐浴，换了遍身罗绮。收拾书房供奉，日用三餐，极其周至。权一庵好不感激，死心塌地埋头读书。一应书籍，都是非烟购买。到得录科小考，并次年乡试，诸项使费，亦皆非烟慨然厚赠。权一庵运当亨泰，忽然中了举人，反怪三兄落后不照顾他，足迹不登其门。三兄也不来媚他。是时，打发报银，并谒见座师，备办礼物，尽属非烟资帑。亏得非烟是个名妓，蓄积颇厚。因想：“权一庵既中举人，若仍住我家，可不褻了他体统。”便罄倒囊筐，尚存五六百金，替他买下一所住宅，置些田地，并竖起一根旗杆，诸色家伙，都把自己的搬与他用。过了几月，又该上京会试。此时非烟现银用尽，只得将金珠首饰、衣服玩器，尽行变卖，凑了二三百金银与他，又备下一席盛酒饯行。权一庵再三感谢道：“蒙卿如此厚情，救我于困穷之际。今日之遇，皆卿赐也。此去倘能侥幸，便娶卿为正室。须保身以待，决不相负。”非烟道：“终身之誓，君虽不贵，妾亦岂有更张。况君簪花在迩，故不惜倾家相赠。但恐联登之后，情殊贵贱，路隔云泥，必为郎君所弃。”权一庵道：“不佞若忘大恩，誓必身罹刀剑！”两下再拜而别。非烟亲手赠与盘费，送至百里之外方回。诗云：

红楼莫漫说多情，
今日多情仅见卿；
我惜风流当此遇，
香奁终不愧题名。

次年，权一庵又中了进士，殿了探花。因才品风华，另加特恩，除授翰林修撰，十分荣贵。忽然脱尽贫穷面目，渐成显官规模，耻娶青楼之妇，另聘了孙侍郎之女为婚，竟在京中作家，寄书决绝非烟。非烟哀恻痛恨，又被老鸨羞辱了一场，当夜悬梁而尽。权一庵闻知断绝，心中甚觉快畅。又亏孙侍郎照拂，一升侍读，再升祭酒，做了十五年京官，由学士升到户部侍郎。孙氏夫人，生个女儿，年已十四，正欲联姻。权一庵忽奉王命，转除山西巡抚，挈家小一同赴任。未到任所，路过峻岭，冲出一伙强人，罄其囊橐，将

薄幸——犹言薄情，负心。

佞（nìng，音泞）——才，有才能。旧时谦称不佞。

座师——明、清举人，进士，亦称其本科主考官为“座师”。

资帑（tǎng，音倘）——此指非烟的私房钱。

红楼——华美的楼房；旧常指富家女子的住处。

奁（lián，音连）——女子梳妆用的镜匣。

挈（qiè，音窃）——带，领。

权一庵并夫人仆从，尽皆绑入寨中。权一庵抬头看那寨主，年可十五六岁，面庞与非烟无二。忽然触着旧事，冷汗淋身。那寨主便叫将他妻女侍妾，押入上房淫乐；众多男子推出山前砍了。原来十五年前，非烟含怨已死，精灵不散，直诉阴君，托胎到山西地方，做个男子。少负豪气，乌合强梁，立为绿林之主。权一庵亏心负义，昧恩致命，神人厌怒。故天差地遣，恰好经此山。那寨主虽未必晓得前世的怨尤，见了他自不觉勃然怒发，将他戮于山前。恰恰应了当日刀剑身亡之誓，可见天之报施，不过因人所自蹈，绝不假丝毫作用。至于稚女诘妇，悉恣淫污，又岂非负心弃盟之报。世间忘恩负义之徒，对此而不生悔悟者，非人情矣。

待在下再说个极负义之人，并写个极不忘恩之人。其事确凿可凭，其情凛然生动；令读者可以咬牙，可以堕泪，可以寒心，可以鼓掌，可以明目张胆，可以扬眉吐气；老僧可以悟禅，烈士为之按剑。

这件事却在明朝初时，广东南雄府仁寿村地方，有一人，姓干名将，字白虹，年方二十，性极豪迈。也不读书，也不经纪，只靠着数亩田地，倩人耕种过日。他父亲是个军籍，故并无亲族，单单生他一人。父母亡后，也不想娶妇成家，性亦不贪女色。从小便有膂力，十三四岁就能力举百斤。到十五六上，真个百夫莫敌。虽然血气方刚，并不好勇斗狠。只觉义气激昂，言词伟烈。遇有不平之事，挺身教授，不避嫌忌。平日酒量甚弘，一饮能吸数斗。但家极贫贱，不能日醉垆头。然里中或有慕他高义及受其恩力者，常常招他吃个尽酣。也不耐烦去行令细酌，并不虚文推逊，只提起大碗，一连数十余斤，大块的鱼肉都连盘一光。乡人莫不笑他，他也不怪人笑，只顾盼自雄，岸岸然有旁若无人之概。

一日到村上闲走，见一老姬，同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，都在向阳去处，不知摘些甚么，旁边歇着一副篮儿，他两个摘下来就向篮里放着。干白虹走到篮边一看，见摘的却是槟榔。便问道：“你取这些槟榔去卖钱的吗？”老姬道：“那里有得卖钱，我家自种的用不够，还要问别人家买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家要这些何用？”老姬道：“将去浸酒用的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家里做许多酒，用这多少槟榔？”老姬道：“我家一年的酒，极不济也要做他几千担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主人怎生好量，饮得那几多的酒？”老姬笑道：“呆官人，遂你好量自家那饮得许多。都是做来发店卖的。若说我家老爹，便一杯也不舍得吃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人生几何？遇饮须饮，得乐且乐，何苦如此算计。想是挣得来传与儿子了？”老姬道：“儿子吗，还不曾养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老爹多大年纪？既没有子息，可续些姬妾吗？”老姬道：“今年他已六十五岁，自从老奶奶死后，也不续弦，也不娶妾。虽有丫环婢女在房中服侍，只终日操持握算，夜里不得安睡，一条心挂紧在利息上头，那里还有工夫去干那样风月的事。”干白虹大笑道：“钱财乃命中之福，若不肯用，要他何益。纵有儿孙，穷通亦自有命，何况高年无后，把血挣来之财，倒为别人守着，岂不可惜。”老姬与童子听了，忍不住都笑起来。干白虹也不回去，转寻些闲话儿与他说说。直待他摘满了篮，那童子用扁担挑着，老姬也背了一篮，两个匆匆而去。干白虹看他去了，也不回家，竟尾之于后。走上一里多地，方才到个人家。童子与老姬，负着槟榔都进去了。干白虹从外面一望，这人家原有十来进高大房子，好个冠冕门径儿，门首却堆着许多

垆（lú，音炉）头——古时酒店里安放酒瓮的土台子。

缸鬻。干白虹见四顾无人，便挨进墙门，悄然走到屏门一张。只见厅堂高峻，阶级周回，许多榨酒家伙，七横八竖，排着满堂，俨然是个蛮富户的光景。

正是：

无子偏能挣，
多财愈觉慳；
想因前世债，
积厚待人还。

你道干白虹与姬子惓惓而谈，及至去了还跟他到家，流连观望，依依不舍，是甚么缘故？原来干白虹好饮之人，闻这老姬说他家做酒如是之多，不觉垂涎，想要扰他一醉，故预先认得了家里，好来赐顾。正瞧看时，只见个老者，穿着件旧布直身，头戴顶黄毡帽儿，手中拿着一把厘戥，一个算盘走出厅来。口里一头对小厮说道：“东田庄那张奉溪家，还少十一两五钱银子，约定今日有的，这时候不见送来，你去催他一声。说前日还我的银子，还少三分等头，钱半银水，一总也补足了。你转身再到西田庄李思萱家，说一月前发去的酒，尚有六个空坛不曾送还，前日对我说被儿子打碎了一个，也要补还我五六分银子，叫他明日就送了来。”那小厮应了就跑。老儿又唤转来说道：“后边茅坑里粪已满了，你顺便也对佃户说声，或是油，或是稻柴，把些来换去。如今春天，粪是贵的，比不得前番样子了。”小厮刚待要走，老儿又吩咐道：“这番的粪，没有浸过水的，一担要算两担的价钱，极不济也算担半。他若要贱，你再到别家去讲讲，不要一家就成。”说罢，摆下算盘，忙忙的去打帐了。干白虹知他就是主翁，忍着笑跑了回来。想道：“那老儿有这些家私不肯受用，又没有儿子，挣积在那里，终久不知甚么人承受他的。总替别人费这些心机，讨这些劳碌，象个没有死日的光景。可惜我会费用的，钱财偏没得到我手了。别的也不在我心上，只是今晚要醉他一个尽兴便可。”放下念头，等到黄昏时分，信步儿走到那老者门首，只见门已闭着。干白虹是有手段的，怕甚么铜墙铁壁，瞧瞧四下无人，双手搭上檐头，两脚一纵，早已爬到屋上，径往里头走来。一时动了贪酒之心，遂为此走险之技。只因这番偷酒，有分教：翁边醉倒刘伶，垆头惊起卓氏。未知干白虹此举，可偷得着偷不着？那老儿家中知觉与不知觉？终不知弄些甚么话说出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鬻（bèng，音泵）——瓮，坛子。

慳（qiān，音铅）——吝啬。

刘伶——魏晋文学家，字伯伦。因嗜酒佯狂，任性放浪。后世常以刘伶为纵情饮酒的典型。

卓氏——文学故事人物。蜀郡临邛富豪卓王孙之孙女。与司马相如私奔，婚后，文君当垆，相如涤器，以卖酒为生。

第二回 多情怜白面，干白虹潦倒醉乡 贱价买黄金，金守溪浮沉利海

词曰：

潦倒瓮头春，狂里酩酊 梦里醒。醉去不知天地窄，真真，世路离披任此身。不醉也痴人，白面还牵少女情。不惜黄金赠知己，谆谆，认取同心是酒宾。

——南乡子

却说干白虹，有心要到金老儿家偷酒，乘夜步至门前，便从屋上进去。轻轻过了一进房子，跳下庭中。扑的一声，里边忽大叫道：“外头甚么响？同我点个灯去看看。”只听得里边一路开出门来。干白虹想了一想，连忙将身儿闪在榻子旁边。只见那老者提着盏灯笼，手中拿了根棍子。一个小厮也捏着个纸灯儿，走出厅来。才跨出中间榻子，被干白虹在左边闪了入去。老儿不曾提防，那知他恁般即溜，先已升堂入室，并无阻碍，直到内里，一路门都开着。只见中门供着妻子的灵位，干白虹便把他做个藏身之处，悄然钻在魂桌下面躲着。那老儿同小厮走出厅来，周围照看。见外边的门依旧关好，不见有贼，仍进去睡了。干白虹等老儿睡熟，才敢出来。黑暗里摸了半日，只不知那里是酒房。偶然寻到一处，只觉得酒香扑鼻，随手摸去，却有个小小门儿，用两把铁锁锁着。心里转道：“这所在一定是了。”便用手扭掉锁儿，走了进去。果然都是酒坛，不胜之喜。便随意开了一坛，只觉甘香可爱。但没酒具，不得口。遍处寻觅，并无碗盏，只摸着了一把铜勺。干白虹不分好歹，拿来就吃。一勺不止，两勺不休，吃得高兴，那里肯住手，把一大坛酒咕嘟咕嘟吃个干净。欲要再开一坛，不觉脚已软了，身不由主，一交跌在地下，鼾鼾的睡去。此时虽有些声息，幸喜宅子宽大，房户隔远，老儿与小厮、丫头辈都绝不听得。干白虹一觉醒来，却将夜半，月已上了，见窗上微微有些亮光。睁眼看时，方知醉倒在此。喜道：“人生之乐，莫过于此，有酒不醉，真是痴人。我也不图他下次主顾，趁着天还未明，索性吃他个像意，才不枉来这一次，就醉杀了，也说不得。”便又打开一坛，提起铜勺，缓斟慢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只因宿醒未解，吃到半坛，已觉醺醺大醉。正是：

人中豪杰酒中仙，
醒来天真醉近禅；
大地嗤嗤都一醉，
问谁得似此君贤。

{ewc MVIMAGE, MVIMAGE, !00200740_0255_1.bmp}

干白虹又吃了半坛酒，醉上加醉，自觉酩酊。因想道：“我若再睡一觉，倘然天明，便不好走。乘着这点酒兴，只索回家去吧。”因出了酒房，一路开门出去。到厅后一重石门，用了多少老力，再不能开。原来那石开，却不用门的，只做个鸳鸯榫儿，最是坚固；除了自家晓得，别人那知道个诀窍。干白虹弄了个把时辰，那里得开。便道：“我何必要去开他，莫若仍上了屋，走出外头，好不便捷。”肚里虽然算计，终究头昏目眩，趁了十分醉态，离离披披，不管好歹，竟望檐上乱爬。那知酒后力软，比不得方才轻便。扒了

酩酊（mǐ xiāo，音矛洵）——大醉的样子。

恁（rèn，音任）——如此，这样。

像意——满意，称心如意。多用于早期白话。

醒（chéng，音呈）——酒醒后所感觉的困惫如病状态。

上去，又跌下来。一连五六交，勉强挣得上去。只因衣服一绊，檐上的瓦卸了满地。呼喇一声，好不利害。那老儿睡在床上，听得外边响声，乱喊有贼，把一家老小都叫起身。点灯的点灯，拿棍的拿棍，飞的都赶出来。那知干白虹虽上了屋，肚里的酒涌将上来，越发沉醉。又听人声喧沸，一发慌的乱了，不知东西南北，倒望了里头乱跑。过了七八层房屋，一个头晕，脚步把捉不牢，扑的滚到地下。只听背后一个女人喊道：“贼在这里！”干白虹急道：“我不是贼！”女子道：“既不是贼，半夜里在人家屋上走来！”干白虹道：“因慕宅上酒好，特来尝一醉儿。”那女子便叫他起来。仔细一看，见是个白面少年，果然烂醉。便道：“我看你不象个歹人，如何做此勾当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又不偷盗东西，不过吃些酒，有何歹处。”那女子想道：“他若利我什物，怎肯专顾了酒，自然不是偷窃之辈。”因问道：“你实是何等人？难道不盗东西，特意到人家偷酒吃不成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就住在这个村后，叫做干白虹，谁不认得。只因生平爱酒，偶尔游戏至此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听人说干白虹是个义士，不想有此伎俩。如今还好，若外边听得就许多不便。我今做个方便，悄然送你到后门出去吧！”干白虹喜道：“如此感激你不尽。”因偷眼看那少女，一身缟素，美丽非常，年纪刚好二十内外，却顾盼多情，语言钟爱。那女子送到后门口，携定干白虹的手道：“你既好饮，可常常走来，我送你些酒吃。”干白虹谢了一声，匆忙而去。有阕《皂罗歌》曲云：

只恐遭逢天狗，又谁知织女会着牵牛。虽逢天贼为吾仇，酒坛狼藉君知否？若还破败，须伏罪由。亏他福厚，红鸾护耦，不将名列官符首。明星近，月一勾，玉堂瓦陷一声愁。天成巧，放窃偷，贪狼小耗酒垆头。（计集星名十七）

你道干白虹跌入庭中，被那女子叫喊有贼，怎么没人听见走来拿他；那女子转得从容详问，送他后门逃走，竟无一人知道？却因那老儿大惊小怪，说有贼在厅里，把合家都唤醒了，忙忙的点灯执杖，一径拥出外厢，那里防着后边有贼。赶到前面，门已层层开出，吓得魂也没了。直至厅后。见满阶瓦片，一发惊骇。连忙照看，独有石门倒不曾开，知是上了屋去。乱慌的赶出前门，叫唤四邻都来拿贼，遍地搜寻，那里有个贼影。闹上一会，不见踪迹，仍关了门，到里头查点什物。自内至外，别的都一毫不动，单单酒房里空了两个酒坛。老儿捶胸跌脚，大哭大嚷道：“我做了一生的酒，费尽心力，自家酒珠也舍不得一滴落肚，不知那个天杀的吃去了这许多酒。”这边闹得乱横，那知贼已在后门走了。故女子虽然叫唤，众人在外头忙乱，那里听得。

看官，你道那女子是何等样人？原来是老汉的女儿。那老汉姓金，名聚，号守溪，是湖广汉阳府人。从小流落在外，替人摇船。后来挣得数十金，搭了两个伙计，贩些杂货，到广东南雄府发卖。不二三年，仍折了本，弄得精光，又不能回去。亏得识几个字，会看银色，会打算盘，便想寻个行户人家，做个店官。是时，城里有个开行的张莲峰家叫他抄帐，每年除日用之外，束脩不过五六两。后来见他诚实勤俭，绝无轻佻游荡之习，渐渐托他掌柜，劳心操持，愈见驯谨。每年的束脩并不花费一文，积了几年，便想盘些利息。偶然一日，有起福建客人，到了许多南货，另有两担生铜。是时省里铸钱，布政司行文各府县，采买铜觔。一时铜价腾贵，民间器用之物，无不倾卖。金守溪着乖，思量买他。叫客人打开一看，只见都是囫囵大块，非黄非黑，

行（háng，音亢）户——商行（宋以后称加入商行的商户）。

束脩（shù xiū，音术修）——古时指学生向老师送的礼物，引申为报酬。

不象好铜。那客人巴不得出脱，便道：“铜虽不十分好，若亲翁要买时，情愿相让。”金守溪贪他的贱，便半价买了。第二日就叫人挑到收铜之处，将他转卖，指望赚得几两。谁知嫌其黑色，不堪铸钱，监收的不肯买他。金守溪好不气闷，只得仍挑了回来，倒费了一二钱脚价。忙向客人说道：“这铜没有人要的，我一时眼错，误买成了，如今只得要告退，将来别卖吧！”客人道：“从来客货出门，那有退还之理。若兴此例，我们准万两银子货物，难道都带回去不成。”金守溪道：“别人还折得起，可怜我只此几两本钱，若买了滞货，把几年的辛苦都丢在东洋了。”客人笑道：“昨日你自情愿，我已让了半价。今日告穷告苦，关我甚事！你不买时，我也强不得你。既买之后，我便顾不得你了！”金守溪见不肯退还，眼泪都急出来，只得哀求主人一齐苦劝。那客人发急道：“凡事要个顺利，我许多的货尚不曾卖，第一桩生意就费这许多周折。既主人家说时，在你面上，送还他一两银子，退是决不退的。”张莲峰又从中曲议，那客人只得挖出二两银子还他。金守溪只是要退，倒是张莲峰觉得说不通，勉强劝他干休。金守溪只得吞声忍气，袖着二两银子，把这两担铜收进房里。自己终日袖了块样铜，各处捩卖，再无买主。又恐荒废工夫，讨主人憎厌，只得认个晦气，丢在一边。过了年余，忽有十来个云南客人到广东收兑珠子，也住在行里。偶然空闲，走到金守溪房里坐坐。见了这两担铜，便大惊道：“这宝货是那位客长的？”金守溪道：“是小弟旧岁买得。”客人道：“原来是金相公的。如今可欲售吗？”金守溪道：“正要寻个买主。”客人道：“既肯兑时，只请教金相公个价钱，不知要多许换数？”金守溪听了这句，转吃一惊。他向来厌这滞货，没处脱手，但有人买，就是造化，那里还论什么价。不想那起客人问他要多少换数。金守溪是个乖人，见问得蹊跷，便不肯说价，只混答道：“任凭老客长定价，差不多就成，太少了我便不卖。”众客人道：“也说得有理，我却不少你的，竟是十二换吧。”金守溪听得一发呆了。不知这是什么东西，或是他看错，反没了主意。只摇头道：“那里有这样价钱！”客人道：“也差不远了。”又一个道：“竟再添一换吧！”金守溪已知是件宝货，越发装腔起来，只是不肯。直增到十六换，方才成了，兑下数万银子。众客人连珠宝也不及买，如飞起身而去。正是：

黄金变土岂为奇，
土变黄金亦有之；
总是时来便相值，
不须惆怅运穷时。

你道这是甚么宝物，值得重价买他？原来这两担都是倭金。此金出在南海岛中，可值二十余换。若是将来倾锭，掺入大半银子，还是上赤真金。然彼时识者甚少，故算作废铜尚没人要，不知福建客人怎生得来。也是金守溪命中造化，应该发迹，恰恰买了。彼时卖又无主，退又不肯。那知遇云南客人识得，骤致巨富。谁料客人出了十六换，尚道便宜，恐他反悔，故急急走了。张莲峰眼见其事，不胜惊骇。然各有福分，也妒他不得。此时金守溪已是富翁，就在城里买了所大宅子，开张典铺，收买奴仆。张莲峰心里欣羨，便将个十八岁的女儿与他联姻，指望有些沾染。谁想金守溪一个钱也算入骨

挖——抓。

捩（yà，音亚）卖——强人收受不愿意要的东西。

髓，那里肯在丈人面上容情。翁婿之间便觉不睦，两边都不往来。金守溪因是异乡人，出身又微贱。忽然骤富，人人覬觐，不论乡绅百姓，有势力的都来弄他。金守溪生平怕事，虽然鄙吝，遇有衅端，只得逼勒出来。数年之后才生一个女儿。此时富名愈著，外侮愈多，连官府也来拨富。遇有荒歉，要他出粟赈贫。隔几年，不觉资本索了大半。自觉富不起来了，连忙收起典铺，卖掉住房，搬在这仁寿村居住。恐怕招摇，不敢仍开当铺，只得做酒经营。后来女儿长成，姿容甚丽，就叫他小名丽容。到了十七岁，嫁了里中一个富家子弟。不上五载，女婿已死，只得接他回家。因无所出，等他服满，原欲别配。未几妻子又没，衣衾棺槨，含殓治丧，又费了好些血汗。因坟地未定，故灵柩尚停在家，是夜倒被干白虹做了藏身之处。只因落后惊觉，把小厮、丫头都叫起来，相帮赶贼，连女儿房中一个也没得陪伴。丽容闻得外面有贼，也自惊醒，连忙披起衣服。因有些害怕，不敢走出外头，只得坐在房前的天井里看月。忽然屋上跌下一个人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喊时，外边那里听见。但金守溪既在拿贼，为何自己女儿反教他逃走？只因青春寡妇，见此白面少年，转加怜惜，不忍声张。况且闻得干白虹的美名，谅来不是做贼，故悄悄在后门放了他去，还约他常来走走，甚有钟情眷恋之意。可惜干白虹是个豪侠之士，不知儿女情态，故洁身而出，行谊皎然。若是个轻狂少年，软语柔情，相怜相惜，不但宥此偷酒之愆，兼可试其偷花之技。因此时孝服未除，故干白虹所见，尚是一身缟素。自此之后，丽容常忆着干白虹之人才品质，每每寝食俱忘，只无由与他会面。那知干白虹也一心挂着金守溪家，却是想他的酒，并不想他的色。过了月余，酒兴复发，想着前日吃得燥脾，欲待再效故技，又恐弄出事来，不好看相。想了几日，忽又生个计较，反正正经走到金守溪家，要他催工做酒。金守溪道：“我家做酒的尽有，看你力气倒狠，除非在此踏麴，只是工钱不多，每月只好六钱银子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踏麴也罢，工钱也不许论，只是夜间要在此宿的。”金守溪道：“我家踏麴所在甚宽，就在麴房里睡也使得。只是你可会吃酒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一滴也不用的。”金守溪道：“这等便好。你姓什么，可有名字的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姓平，没有名字，只叫做平大郎。”金守溪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去寻个保人来，写文书便了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雇工小事，要甚么保人。”金守溪道：“没有保人，那晓得你来历？”干白虹恐怕忒腔，只得应声而去。原来金守溪因前日贼发，巴不得要人帮护。见干白虹膂力雄健，故欣然允他住在家里。只道他果然可以防贼，那知自己反做贼的招牌。干白虹见他疙瘩把细，心里好不暴躁。若别的事情，就夹嘴一拳，走他娘的路了。只因看了酒家的分上，勉强忍住性子。况且雇工贱役，正欲掩饰姓名，不与别人晓得。谁知反要熟人作保。心里没法，只得寻个知心朋友，与他说明此事，同到金家。金守溪又再三盘驳个尽情，议到十分稳当，方才叫他立契。写道：

雇工人平大郎，因口食不敷，情愿将身雇到金宅踏麴使用，每月工银六钱。自雇之后，甘任勤劳，不致偷安怠惰。倘有脱逃、偷换等情，保人理直。此照。

从此，干白虹住在金守溪家，人人称他为平大郎，他也居然自任。幸得

覬觐(jìyú, 音记于)——希望得到不应得到的东西。

宥(yòu, 音又)——宽容，原谅。

燥脾——痛快，快意。

盘驳——盘问辩驳。

麴房与酒房相近，干白虹原自乖巧，每到夜间，抻开锁儿，反不在坛里抽丰，只在缸中拨富，常常吃个微酣，并不知觉。他起初还饮得有些分寸，住到一月之后，渐渐胆大起来，每夜必要吃个酩酊尽醉。偶然一次，觉得有兴，把二三十缸酒逐缸尝遍。醒了又吃，吃了又睡，直到日高三丈，尚在酒房里鼾声如雷。幸喜金守溪这日清早到城中括帐，不在家里，倒被丫头听得，慌忙报与丽容。丽容着惊，如飞走出来看他。果见干白虹象个六月里的睡狗一般，尚在缸边。叫了几声，也不答应。丫头也去推他，总是不省人事。丽容没法，反叫丫头泡些浓茶，扶他起来。吃了两碗，方才有些清楚。丫头掇条板凳，抱他靠在墙上坐着。干白虹还闭着眼，说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！吃得惬意。”嘴里还咂个不了。丽容见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恼。因故意嚷道：“你这人在我家做工，怎如此放胆，把我家酒来吃到这个田地。幸是老爹今日不在家里，若他在家时，可不气死。”丫头也说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懵懂，我家老爹的酒，可容人白白喝一杯的。你却不知死活，灌了这许多酒去。若老爹知道，定然打个半死还要送官哩！如今我家大娘在此，还不起来讨饶，尚自痴痴迷迷的不肯苏醒。你看还有许多缸酒在这里，请你再吃些吗！”丽容道：“也不要骂他，我与你且进去，只把酒房锁着，过一会儿等他醒来了，再与他说。”丫头即便把门锁好，竟同丽容入去。不多时，干白虹渐渐醒来，忽把身子欠伸，一交滚在地下。双手揉一揉眼，睁开一看，却见门已闭着，缸盖上放有茶壶碗碟，大吃一惊，知是里头晓得。正思想寻路逃走，忽见丽容同了丫头开出门来，立在面前，吓得羞惭无地。丽容与丫头两个，着实数剥一番。只因这一会，有分教：无意姻缘而得姻缘，实非负心而若负心。未知干白虹此时怎生脱身？丽容与丫头怎生把他发放？金守溪回来，毕竟知也不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 风雪途误识奸雄面

词曰：

周易误前程，非关人负心。尽逍遥柳陌花村。海誓山盟都不顾，拼一醉、弗教醒。为女续良盟，儿夫不姓平。请贤翁、识认佳甥。却笑酒佣游戏处，花烛下、转心惊。

——唐多令

干白虹被丽容与丫头一番责备，自觉惊慌无措，连忙作揖告罪道：“小子其实好饮，一时偏见，遂致相扰过多，实实有罪。但求小娘子念我初犯，望恕这一次，不要与老爹说吧。倘日后再犯出来，任凭小娘子怎样治我。”丽容见他情态迷离，十分可爱，反不忍嗔怒他，心里转有些爱怜之意，反好言相慰道：“我看你平日做人，甚是正经，怎么单单这样贪酒？既然你如此说，这一次也不与老爹讲了，下次切不可再做这事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多蒙小娘子厚情，下次我真个戒酒了。”丽容便叫他出去，把酒房仍旧锁好，吩咐丫头，切不可在老爹面前讲起。幸得这丫头是自己陪嫁的，遵他约束，果然不露一字。原来丽容起初已知他改名雇身，不道他为酒而来，认是有情于己，常常等父亲出外，见个空儿与他说说闲话，倒也亲热。过了几月，两下便如兄妹一般，朝暮相见，并无顾忌。丽容每每乘隙把些情话儿勾挑几句，怎当干白虹礼貌端庄，语言持重，略无暧昧之色。丽容虽非所愿，然见他人品端庄，愈加钦敬，知他不是雇工人物。这日偷酒败露，自替他掩饰其事。又吩咐丫头在父亲面前莫说，每事周旋，百般曲护。谁知是前世有缘，心心念念，只想嫁他。到了夜间，等丫头睡熟，悄然带了些私房，轻轻的开出重门，直至干白虹卧所。此时干白虹尚点着灯，正想又去吃酒。忽闻叩门，连忙开了。见是丽容，忙问道：“小娘子此时不睡，到此何干？”丽容道：“妾有要言相订，不惮星夜而来。因思郎君非雇工之辈，不过癖于口欲，屈身至此，可为惋惜。故妾之爱君，非一日矣。不知君亦鉴吾心迹否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屢次蒙小娘子相救，感不可言。至于爱念之恩，人非草木，焉有不知。但卑人非淫邪之辈，不敢妄及于私。况犬马贱佣，小娘子闺闱淑质，何敢非礼相犯。是以有负深情，非不抱歉。幸小娘子垂谅！”丽容道：“郎君才品端恪，妾实敬仰。如君所言，私媾则不可，明娶则无害。今妾既丧偶，君亦未娶，婚姻虽不计财，但吾父尤拘俗见。知君贫困，敬以白镪百金，与君转为聘物。若果三星相照，得遂予怀，吾家粗醅甚多，可以任君长醉，未知可否？”干白虹听到结语，触着酒兴，忙答道：“明娶既不失礼，有何不可。况蒙小娘子如此周全，恩情深厚，何敢固却。只恐小娘子虽屈尊俯从，尊公好高重利，以我为贱，焉肯允诺。”丽容道：“君原未露真名，父亲谅不知觉。若必欲稳当，东村有个王三秀才，是地方中一个光棍，父亲最惧怕他。只去央他作伐，再无不成的了。”干白虹喜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，我与王三秀才曾有一面，此事定肯出力，小娘子放心请回，自不敢负。”丽容便将银子取出，付与干白虹收好。又再三叮咛了一番，方喜孜孜回房去了。正是：

情深莫漫说投梭，

深夜怀金赠酒徒；

端恪（kè，音客）——正派，谨慎。

醅（pēi，音胚）——没有过滤的酒。

作伐——作媒。

手引红丝牵白面，
春风应自值钱多。

次日，干白虹只说身子不健，告辞回家。金守溪虽时刻少他不得，怎奈再三强留不住，只道果然有病，勉强许他回去半月，养好身子，再来做工。干白虹见老儿肯容他归去，好不欢喜，便到齋房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连被窝卷做个包儿。丽容知他这日要去，又悄然到齋房后头，婉转嘱咐了几句。干白虹口里应着，作了两个揖，谢别出来。又向老儿说了一声，方才取路而回。谁知到了家里，酒兴愈觉勃然，一心一念，只想酒房中的乐境，日夜摹拟，想出了神，喉馋心痒，好不难过。挨到第三日，渐渐有些熬不住了，只得倾出丽容所赠之物，拈一块儿往市里买了两坛酒，也照样放出那酒缸边的本事。醉了醒，醒了醉，不够一日，光剩两个空坛。明日起来，又觉冷清清过不去，只得再解开包儿，取块银子，又买来吃，仍醺醺的过了一天。从此，用得手滑，反不吝惜。今日也是酩酊，明日也是酩酊，竟忘怀了丽容所订之事。把这银子，没早没晚，尽着狠醉。不是跌倒田间，定是离披陌上。幸而有些酒德，还不至于使酒生事。只是开怀放胆，跌荡逍遥，将丽容一段婚姻之约，丢在脑后。不上半年，这百金之赠，早已使得精光，仍旧是个空身汉子，那时方才得醒。

那知金丽容自从与干白虹订约，叫他托病回家，只道定然就央人来求亲。谁料一去之后，日日盼望，并不见王三秀才过门作伐，心里好生着急。等到月余，并无音耗，也便料他酒性不改：“定然将这银子去尽着狠醉，竟忘了我终身之约。不料干白虹没正经到这个田地！”心中越想越觉气恼，但人已出去，没法处他，只终日暗暗的焦闷，又不敢向父亲说起。过了几个月，只是不来。丽容望眼几穿。干白虹此时正在醉乡，不知天地何物，却那里晓得这边如此牵挂。丽容不胜衔恨道：“我看他是个端方之士，谁知如此负心。银子的事虽小，但我怎生待他，反无情无义，把我置之度外。我只悔当初错认了人，今日自取惭愧。”背地里反不知怨了多少。因是儿女私情，恐怕风声漏泄，又不敢央人叫他，只得常向父亲说道：“前日这平大郎甚是得力，怎不去唤他来使用。”金守溪也放不下他，因不认得住在那里，只好去寻保人转换。谁知干白虹做了酒中李白，正好醉倒长安，便皇帝也召他不来，那里唤得他动。保人只隐然替他回复。倏忽半年，不见一些影响。丽容心里越加气闷，渐渐养成一病。茶饭不思，梦魂颠倒，终日只昏昏沉沉的痴睡。金守溪见女儿如此，好生着急。诗云：

儿女知春太有情，
郎当无那惜深盟；
东风只是牵人恨，
吹过南楼不见声。

却说白干虹，自从酒醒之后，方才想起丽容之事。忽然大悔道：“我真个疯了！小娘子何等待我，我却负他，真畜生之不若也。只如今怎么回复他才好？”肚里虽然懊悔，怎当银子却已用空，一时手足无措，心中日夜不安，常欠欠然自知抱愧。一日忽发猛省道：“我自从为人以来，未尝少有亏心之行。今日狂悖若此，致他含怨无归，陷身不义。想丈夫处事，岂可昧理负心，轻狂自弃。且堂堂六尺，忘恩负义，何以为人。”便将自己这数亩腴田并几

块园地，连忙都出了经帐，托人寻主求售，一总只卖得五十两。又拉几个村中弟兄，做下二十金的会债，并两间栖身房子也卖了十余两。把来凑在一块，用纸封好。虽然酒兴本豪，只得勉强遏捺，随他口里流涎，竟不敢分毫耗散，次日就去央王三秀才，到金家说亲。那王三秀才专靠趁闲钱，吃喜酒的，有甚不肯，便一诺无辞，连忙到金家求帖。金守溪接着道：“王三相公许久不来，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”王三秀才道：“此来别无他干，因有一头好亲事，特来与令爱作伐。”金守溪正因女儿的病，只是沉重，明明晓得他青年丧偶，守了三年，有些情动伤感而成，正想要寻媒人与他觅配，恰好王三秀才正来说起这事，便连忙问道：“小女欲寻个人家，只不知王三相公说与那一家的子弟？”王三秀才道：“离此不远，有个干家，这官人叫做干白虹，青年好义，在村中也算个有名的豪侠，因父亲早背，尚未有家，不知可使得吗？”金守溪听说干白虹三字，虽不识面，那义勇之风，藉藉在耳。且王三秀才又是平生惧怕的，便满口应承道：“那干白虹我也闻得，原是好好人家。既王三相公说来，再无不从之理。至于六礼丰俭，悉凭王三相公斟酌，也不敢讨论。”王三秀才道：“婚礼原不论财，只要对头好便可做得人家。总是小弟在内主持，还你停当便了。”金守溪不胜之喜，遂留王三秀才吃了便饭，写个年庚与他。王三秀才谢别出门，便到干家回复。干白虹见已说允，满心欢喜，也不卜问，就选了行聘日子，行礼过门。丽容闻知这信，想道：“他一去半年，只道做了浮萍无蒂，谁知终不忘情。但怎生到今日才来纳聘？甚觉猜详不出。及闻得作伐的果是王三秀才，看那帖子确又是干将的名字，便已放心。金守溪回聘请客，忙了两日，然后再看看女儿的病。可也效验，竟能起身吃粥了。再过两日，已是霍然。有阙《入赚曲》云：

女不中留，年长应须觅好逑。休迤逗，春心一发便情稠。任绸缪，恹恹鬼病春深后，医药如何得疗愁。要他瘳，除非早把姻盟偶。胜如针灸，胜如针灸。

自从干白虹行聘之后，丽容便已安心。金守溪也觉完成了女儿身事，免得牵牵挂挂。不隔两月，干白虹托王三秀才到金家约日完婚。金守溪因女儿已是标梅过期，难以久待，只得乘势应允。但自己身子，觉得有些老倦，正没人帮理家事，眼底又无亲戚。便与王三秀才商议，想要入赘干白虹过门。王三秀才也就与干白虹说知。干白虹正想要亲近那酒缸，还恐不能遂念。忽然说着入赘，正中机谋，连忙应诺。到得毕姻之夕，依旧纱灯鼓乐，高头骏马，迎接新郎过门。堂中灯烛辉煌，氍毹烂熳。干白虹入堂交拜，好不兴头。金守溪一见，却就是踏粗工，大吃一惊，心里陡然发怒。捋出拳头就要去打那新郎，却被王三秀才一把拉走道：“这是怎么说。儿女完婚，良时美事，就心里有些不像意，也不是此时发挥的。况花烛在前，新郎并未失礼，如何做此情状？”金守溪气得话也应不出来，只摇头道：“这是我家雇工人，什么新郎！”原来王三秀才不知道这段话柄，见金守溪说得古怪，便丢了这边，连忙去问干白虹。干白虹笑而不答。金守溪怒跳如雷，又一拳打来。幸亏王三秀才拦住。干白虹也不理他，竟喜孜孜与丽容交拜。金守溪正大嚷大骂时，两个新人已携手入房了。金守溪怒得眼里爆出火来。无奈王三秀才紧紧拖定，不得脱手。丫头奶娘也来解劝。王三秀才扯他坐下，好好问道：“此事毕竟怎样来头，亲翁这般着恼？可对我说个详细。”金守溪双手揉着心头叹了几口闷气，才一句一喘的把平大郎的雇工之事说出。又道：“明明是这狗才假

冒了干白虹诳骗我女儿身子。王相公，你也不该同他耍弄我！”王三秀才方知其事，不觉大笑道：“原来有此一番把戏，怪不得亲翁发急。但今日干白虹却是真的，前日那平大郎倒是假的。”金守溪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平大郎面貌，岂不记得，难道我认错了不成！”王三秀才道：“你也未必认错，但他当日雇工，焉知不为令爱而来，故隐讳姓名，屈身游戏。如今总是自家骨肉，也不必讲了。”金守溪听着这句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干字加两点便是平字。据王相公说来，似有此情。但闻干白虹平日端方不苟，今作此邪行，便不是个人了。”王三秀才道：“家丑只可掩饰，不可昭彰。令爱既不能守，将机就计，也可了局。况且雇身之事，外边绝然不闻。你也不必提起这事，播扬他的短处。”金守溪听到期间，气已消了八九分，因说道：“这也不干女婿的事，总是我女儿不肖，辱没家门，是我晦气，养下这等没廉耻的东西，只得由他罢了。”王三秀才道：“你也不要说坏了令爱，我看干白虹并非好色之人。前番举动，或者别有隐情，未必为此。总是日后便可见他心迹了。”金守溪无可奈何，只得移嗔作喜，摆下酒筵，与王三秀才尽欢而别。诗云：

少妇樽前话合欢，
新郎只觉酒肠宽；
泰峰底事翻惊讶，
为尔当时不姓干。

次日，干白虹夫妇出堂见礼。金守溪并无半言。三朝满月，治酒宴客，反觉着实破慳，在女婿面上，几乎费了十来两银子。干白虹与丽容两个十分相爱。偶然一日，夜间对饮，丽容因笑问道：“前日赠君聘资，意谓即来纳采，不意一隔半年，杳无音耗，使妾不胜悬望，一病几危，直至今日方成吉礼，未知是何缘故？”干白虹笑了一笑，也不隐瞒，竟将前情直说。丽容道：“你总是为酒误事，犹幸不忘妾约，尚是君子。倘做了负心酒徒，可不将我置于死地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卑人虽处贫贱，实以豪杰自命，岂敢忘恩。故发愤悔悟，百计图维，方得成此良缘，以偿前罪。”丽容道：“我父亲尚不知郎君善饮，故不十分防范，可以任我取之。若欲尽酣，须是夜间在房中私饮，在父亲前，切不可露出本相，使他牢守酒房，便没得吃了。”干白虹恐怕送断后根，果然依他的教导，在丈人面前，只吃一小钟儿。金守溪再要斟时，就推吃不得了，立起身还作许多醉态。金守溪信为实然，甚是快活。那知到了房里，最少要吃一坛还不尽兴。金守溪见他老实勤俭，把一应帐目都托他盘算。干白虹是豪爽的人，这锱铢 繁琐的事，那里有心去操握，便丢起一边，只是饮酒。倒是丽容着忙，恐防露出马脚，悄然叫小厮到外头催讨。算结一宗，就叫他交还丈人。金守溪不晓得里头全亏个幕宾 ，只道女婿能干，做得井井有条，帮他挣家，好不欢喜。那知干白虹心里甚是厌烦。过了两年，金守溪因平日劳伤过度，忽发吐红之症，奄奄床褥，久药不效，便将帐目收起，外边所欠，俱叫小厮日夜坐索，尽行讨清，归在女儿之手。干白虹见丈人病势沉重，各处延医 问卜，设占祷神，替他祈寿。金守溪闻知，恐怕费了银子，连忙止住道：“虽承你的孝心，但我若该死，吃药献神总是无益；倘还有寿，自然痊可的，何苦用于无用之地。钱财乃难得之宝，岂可轻易耗费。今后切

锱铢(zhī zhū, 音滋朱)——指很少的钱或很小的事。

幕宾——原指将帅幕府中的参谋，书记等。也称“幕友”。

延医——请医。

不要为我祈福，使我病中不安。”干白虹见他这等吝惜，反在背地里祈祷使用，总不与他得知。过了三四个月，终无应验。金守溪虽然钱财是命，这时候只得丢着万贯家私，一双空手去干前程了。干白虹夫妇不胜悲痛。衣衾棺槨，开丧举殡，事事从厚，不失富家之礼。虽甚非死者本怀，聊以尽后人志愿。至于启建道场，荐先设食，三年之内，殆无虚日。自此以后，只小夫妇两个当家，一切本利帐目，俱是丽容执掌。干白虹别无他事，只终日以酒娱乐。一年之内，准要醉他三百六十日方始欢畅。一日对丽容说道：“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何苦孜孜较量，劳心操握。人生在世，只图安闲快活，过了一生，就是便宜的了。那些子母，贫不能还者，须当弃之。下人劳苦，必应体恤。乡人告急于我，亦宜济其缓急，休得概为拒绝，致他无门投奔。须外存厚道，内蓄热肠，使乡党无有怨心，邻里不生嫌隙，则吾享用其财，始可安而无愧。”丽容道：“君既能作豪侠丈夫，妾敢不勉为慈顺之妇，扶危拯困，亦有同心。况妇道从夫，自当赞成斯美。”便吩咐小厮，各处债负，但取本银，利息不论久近，一概免收。若贫无所偿者，竟还其券，本银亦不必索。乡党有贫者，散之以钱；病者与之以药；死不能殓者，殓之；贫不能葬者，葬之。如是年余，丽容即生一子，干白虹甚是欢喜，便雇奶娘服侍。到四五岁上，聪明俊秀，迥异群儿。干白虹替他取个名字，叫做干旄，字曰浚郊。才交六岁，即能读书，夫妇十分钟爱。正是：

积厚宜流庆，
欣看似续贤；
鄙夫每无后，
空有臭铜钱。

一日，干白虹游南雄岭，路至半中。是时深冬天气，正值大雪。虽身被重裘，尚觉寒风凛冽。因见雪景旷阔，琼瑶万顷，殊堪纵目。因冒着风雪，一步一步的挨将上去。只见珠楼玉宇，璀璨四围；粉蝶银花，飘飘万谿，俨然置身琳琅之际。不觉尘襟顿涤，烦虑皆消。因大喜道：“真好一片雪景，就如锦装世界，粉捏乾坤；四山尽列晶屏，万树皆飞琼屑；人在冰壶，天开玉镜。真大观也。”正在那里狂呼乱叫，忽听雪深之处似有呻吟喘怯之声。乃大惊道：“山空地旷，雪深数尺，何处来这声音？”连忙寻觅，果见有个坎陷，一人僵卧于中，身上的雪也积厚尺许。干白虹叹道：“如此寒天，这人跌在雪里可不冻死！”又认不出是乞丐，还是平人。就用手替他拂去了雪。却见那人头戴儒巾，身穿一领蓝绸褶子，脚下穿双旧红鞋儿，象个斯文人物。如飞一手扶起，却有气无声，已是将死的了。干白虹忽动热肠，忙替他解下湿衣。在自己身上脱下一领羊裘，将他裹了。只因这一救，有分教：热肠适取祸危，豺虎自招入室。未知那人是何人品？干白虹救得他活救他不活？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乡党——相传周制以五百户为党，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乡，后泛指乡里。

褶（dié，音迭）子——夹衣。

第四回 患难临头，陈与权雪中遇侠 冤家狭路，刘天相杆下亡身

词曰：

穷途落魄谁依仗？风雪将身葬。一朝起死遇贤豪，金玉丛中顿改旧丰标。凄声幸入仁人耳，陡惜他人死。一般恩义两相加，他日酬恩贤否自争差。

——虞美人

却说干白虹一时动了个恻隐之念，在风雪里救起那人，连忙解衣披上。那人只是僵着，不肯活动。干白虹心下想道：“我虽与他这领羊裘御寒，但人已冻坏，不能便醒。若弃之而去，他依然是死。除非背他下去，寻个人家，借些汤水救灌活了，也是好事。”便把他双手搭上肩头，驮着下岭。那人伏在干白虹背上，因得了暖气，觉手脚微微有些渐伸。走下岭来，干白虹见有个酒肆，心里大喜。连忙驮入店中，先叫主人家烧碗姜汤与他灌下几口，已觉渐有声息。停了一会，再灌了些。那人果然便醒转来，睁开眼一看，只哀哀的哭。干白虹喜道：“如今好了！”随叫主人暖壶好酒，滚热的灌与他吃。未几，发出一身冷汗。众人都说道：“如今亏这酒力，寒气已逼了出来，不妨事了。”干白虹然后叫店主人四周生起炭火，把那人坐在中间，熨了一会，便能言语。干白虹恐怕耗他的神，不敢问其来历，只叫主人收拾肴馔酒饭，就在炉边坐了，与他两个缓斟慢酌。那人吃了些酒，觉元神稍复，便挣立起身，向干白虹双膝跪下，极口称谢道：“不佞身毙穷途，若非老丈实心相救，万无生理。从此苟生之日，皆老丈所赐也。恩情深厚，如何报答。”干白虹连忙扶起道：“同有此生，孰无爱人之念，见危思救，理所必然。足下何须称谢。”那人道：“不佞落泊异乡，亲情已为陌路，崎岖风雪，几丧残躯。何况不相关涉，索昧平生，而能仗义施仁，救我于死生之际。如老丈者，岂非体天地之心，具父母之爱。红尘中有此俊杰，不佞敢不下拜。”干白虹笑道：“扶危救溺，人情之常，乃劳足下如此称谢。足下高姓大名？何方居址？到敝地做何台干？乃奔走于风雪之中，驰驱于险仄之地，流离狼狈，以致若此。其间必有隐情，望为引教，以释吾疑。”那人听问，便扑簌簌掉下泪来。干白虹又笑道：“丈夫眉宇，固当磊落。何事戚戚于中，作此儿女之态。”便又满满斟下一大瓯酒，递与那人道：“借此满觥，少助豪兴，当发快谈，一洗胸中傀儡。”那人双手接过，一吸而尽。有阙《一江风》曲云：

论人情。炎暖徒相朦，凉冷谁相问？羨仁人。风雪丛中，生死关头，顿续须臾命。嚶鸣眼底亲。风云异日生。巧心机更向杆头进。

那人向干白虹道：“承老丈下问，不佞敢不直告。但言之可悲，听之可恼。当细陈始末，以博老丈喷饭。不佞姓陈，名可立，字与权，淮南人氏。少读诗书，长游庠序。父母家计颇饶。因中年无子，遂承立母舅之子刘天相为嗣。从幼抚养成人，读书婚冠，吾父所费不赀。后来进学进监，又费千余。天相非惟不知感戴，反日图吞占，私营巢穴，暗耗血费。父母至五十外，始生不佞。时刘天相之妻胡氏，见我父母已生嫡子，诚恐嗣续有人，则外姓承祧，难据陈氏家业，遂乘先母病故，遽操家政。一夫一妇，内外把持。凡

庠（xiáng，音详）序——古代学校名。《汉书·儒林传序》：“乡里有教，复曰校，殷曰庠，周曰序”。

不赀（zī，音资）——不可计量，表示多或贵重。

承祧（tiào，音挑）——祧，远祖的庙。指承继先代奉祀祖庙。

遽（jù，音句）——急，仓猝。

有所蓄，尽归己橐。刘天相又夤 谋乡榜，挥洒万金，居然无忌，因而恃了孝廉之势，另立家业。把我父母所存箱篋，搬抢一空。田房契券，搜索无余。先君气怒成疾，数日而死。刘天相不吊不送，也不居丧守制，竟约了三四个同年，俨然上京会试。把几十年恩养父母，一旦弃如陌路。”干白虹听到此处，就击案起舞道：“世间有如此负心之人，眼前恨不一见，当手刃之，以快公愤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蒙老丈如此不平。若说到临了，其情更有不堪哩。那时先父既歿，不佞未及数龄，鲜知人事。族之尊长，遂将所遗什物变卖，仅完丧葬，而住房已为刘氏占去矣。明年，天相不第而归，不佞孤苦伶仃，只身无策，只得走告苦情，冀其提挈。不意天相夫妇，反大言呵叱，宛然以下人看待，略无照拂的念头。后不佞依栖邻家，勉强攻苦。到十六岁才进了学。虽是忝列黉 宫，然窘迫益甚。往往想起父母家业，心里未免有些不甘，只得邀三党亲族，与之理论。岂知天相不加怜恤，反肆凶威，暗地贿嘱当道，坐不佞以逐继兄之罪，申文学院，褫革 除名。不佞前程既失，天相欺凌益甚，遂将吾父血资，买官压制。是年河工告匱，朝廷大开恩例。天相计输万金，抚臣题奏捐金有功，特恩除授广东广州府通判。此时，不佞追想：“父母万贯家财，尽为天相占去，功名富贵，田产妻孥，那一些不是陈家之物。今天相已授高官，莫说至亲骨肉，就是朋友，苟有一面的也可到任上说个情儿，抽丰他一百五十两银子。况他现受陈氏大恩，涓埃 未报，若相随到任，必然另眼相看，沾他些不费之惠。前情虽欠，不佞亦可相忘，凭他牛马看承，也便死而无怨了。谁知，天相择日赴任，不佞勉力饯行，竟狠辞不赴。至发装之日，又望门相送，亦复不容一见。号恸竟日，始得入堂一揖。及不佞告以穷迫之状，天相只唯唯而已，绝无片言。不佞见光景不谐，急趋而出。又万不得已，只得赁个小舟，尾之而行。他一路人夫接递，昼则击鼓叮咚，夜则提铃喝号，何等风光。不佞一叶孤舟，片帆风雪，不瞅不睬，好不凄凉。未到半途，盘缠已竭，正饥寒不前。天相忽发下个小封儿，上写着程仪二两，也没名帖，竟叫家人致意，令我回去。此时欲待受他，就象甘心忍辱，所望并非如是。欲待不受，则冻馁驱驰，必将死于道路。只得含着眼泪，忍着羞耻，反谢了一声，把这二两银子勉强受下。一半做了船钱，一半将来买些饭吃。半饥半饱，又挨过千余里，才到了贵地。只因渡南雄岭时，他一行人，纷纷然雇轿的雇轿，赁马的赁马，独不佞萧然一身，分文莫假。又值隆冬雨雪，壁壑凌空，腹枵 脚倦，料不能行。只得老着脸皮，趋至天相跟前，哀恳救援。不料天相抬眼一看，怒发如雷，大骂道：‘我许多时已将二两银子，叫你做盘缠回去，谁叫你跟来。幸在此地还好，若到了任上，这一副嘴脸，可不辱没杀我体面。总之穷人不可照顾，一照顾便来歪缠。我既送过程仪，情已尽了，今日断不能再有假借。’说罢，一纵车马，闹哄哄上岭去了。这时，不佞着实哭叫，他头也不回，并无恻隐之念。此际上天无路，乞授无门。因想在此也是一死，莫若拼命匍匐过岭。一路求乞，追至任所，与他做场结煞。心里虽有这志向，谁料才过半岭，筋力已竭，腹中空馁，寒气侵心。

夤 (yín, 音寅)——深。

黉 (hóng, 音红)——古代的学校。

褫 (chī, 音齿)革——褫夺衣冠，革除功名。

涓埃——比喻微小。

腹枵 (xiō, 音肖)——空腹，饥饿。

且雪深泥泞，遂至颠仆崖坳，强挣不起。雪势愈大，命尽须臾。幸蒙老丈大德，极力相救，乃得复活。”干白虹听完，不觉怒发冲冠，挥拳擦掌道：“这厮忘恩负义，昧尽良心，尚自列于荐绅，不如速死。只愁地北天南，终须湊值，吾当剖其心肺，以为足下雪仇。今足下资尽途穷，将何所适？”陈与权道：“家园已尽，亲故谊寒，桑梓风味，殆不足恋。至轻身异境，只为父母血贖尽属天相，痴心未忘，故命亦几丧。今日想来，如此负心之人，纵到任所争衡，必至中其阴害，莫若不去为是。但今住又乏食，归又无资，进退艰难，行藏未决。承老丈动问，不敢不以实情相告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今足下之意，还欲返棹故乡，或即营家别境？尚可逗遛异国，不特足下室家产业，弟能薄力周旋，即功名之事，亦可不患无成。若欲仍归梓里，弟亦少图相赠。虽不足附远游之望，亦可稍助一餐。不识尊意何居？愿熟筹以示。”陈与权穷到彻骨，死而复生。既得了命，已自欣然。忽听干白虹说肯周济他，一发喜出意外。因想：“我若回去，即有厚赠，料亦不能起家。若在此居住，他许我室家产业，并功名之事，甚为动听。倘其言不谬，便可复振家风，何须必欲还乡，自失机会。”一时着了贪心，便欣然答道：“蒙老丈格外周恤，生我成我，不过如是。况既蒙厚德，虽日夕追随，犹恐不能报效，怎敢轻易图归，远失恩人之面。丈夫四海为家，何必依依桑梓。老丈如可见容，愿罄一长，以为犬马之报。”干白虹大喜道：“足下胸次脱然，乃见丈夫作事。小弟虽力微不足以待君，然亦断不致君失所。”两下甚是讲得投机，又复畅饮一回。不觉日已抵晡。干白虹便叫店主雇下两乘小轿，算还酒钱，和陈与权一同上轿而归。诗云：

只为图贖便负心，
受恩深处已忘贫；
君今莫怨人相负，
慎勿他时负别人。

干白虹慨然同了陈与权回去，因向丽容说道：“我适往南雄岭，遇一书生，僵卧于雪深之处。遂发恻隐，扶下岭来，多方救活。问其来历，乃是富家之子，父母误以外姓为嗣，吞占了家产。今其嗣子已为吾省别驾，此子跟随到此，被他负心抛撇，以致流落无归。我观此子，气宇清明，吐纳风雅，故携之以归，意欲少加培植，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”丽容道：“救人患难，最是好事。况君既作主，妾亦安有阻挠，听凭扶持他便了。”干白虹闻言大喜，便打扫书房，与他住下。因自己是不甚识字的人，家中并无书籍。干白虹便将数百金，贮之箱囊，抬入书房，听凭陈与权买书观看。三餐供奉，无非美味佳醪；遍体衣衫，尽是绫罗锦绣；十数个小厮，轮流服侍；出入舆马，享用奢靡。陈与权是个彻骨穷人，忽受干白虹如此培植，一朝富厚，俨若王侯，另换上一种骄矜气概，顿忘却先前曾有过这番穷苦之厄，寒酸气骨，消除殆尽了。干白虹却真心实意，要长就是长，要短就是短，凭他挥洒，并不拗他；只除了自己身上的肉不曾割与他吃，还怕不十分足意。又念他青年无偶，先将个美婢送入书房，以伴寂寞。一面叫媒人选择亲事，却寻了城里一个乔贡生家的女儿。年方十七，貌极美丽，媒人分外形容。陈与权闻知此女

行藏——《论语·述而》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，后指出处或行止。

胸次——胸中，心里。

晡（b，音不 阴平）——申时；黄昏时。

有貌，等不得卜问，立意要成。干白虹便依他成了。问名纳采，礼金钗币，皆极其华盛。到结褵之夕，诸般使费，蝟集蜂攒。干白虹毅然独任。至于迎亲宴客，绮筵绣帐，鼓乐花灯，以及彩仗蓝舆，珠冠玉佩，无不事事整齐，尽皆干白虹八面完成，略不费陈与权一毫心力。但劳他坐花烛，饮合卺，解同心，交玉颈，向珊瑚枕上翡翠衾中去云为雨便了。从此他夫妇和好，自不必说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过了年余。正值宗师科试，干白虹便打算重新替陈与权图个进学地步。恰好城里有个乡绅，与宗师同年，且系厚交。干白虹便欲起个黑早进城与他商量此事。隔夜先吩咐丫头煮熟了饭，打点早走。原来这仁寿村离城有二十多里，干白虹一觉睡醒，见窗外月明如昼，心里恐防天亮，不知迟早，便起身梳洗。吃饱了饭，急急出门，大踏步走到近城。远远听见谯楼上才是咚咚四鼓，方知为月色所误，来得忒早了。欲待仍旧回去，路又遥远，且出门走回头路又恐不利。因想道：“此时尚是四更天气，城门还好一会才开哩。莫若寻个幽僻的所在，打个盹儿再处。”反缩转身走来走去，挨到一家门首，檐下有条小廊，廊下一条石凳，且四无邻里，甚是清闲。便在石凳上坐了一回，觉得有些眼倦，便向石凳上曲肱而卧。因心上记着正事，不得熟睡。朦朦胧胧只听见屋里边有一男一女的声音，在那里呜呜的哭。那男子道：“我祖上也算个富足之家，不想如今穷到这地位。虽有几亩荒田，年年赔粮，就送与人也不要。今所遭遭折，以至数年积欠，终日受此敲扑，血肉几尽，算来不寻死路，再无别法支持。就做个自尽孤魂，也免得毙于杖下。”妇人道：“就是那些宦家逋负，也都为这几亩荒田的遗累，难道容你不还。我夫妻两人，就把身子割肉来卖，也抵不得一桩半项。你既要死，难道我妇人家倒当得这些迫害。莫若与你同死，岂不干净。”男子道：“我做的事，何忍连累及你。”说罢，又哀哀的哭。正是：

泪尽穷檐不忍闻，
凄风吹雨咽孤云；
愚夫底事轻生死，
逋累驱人胜溺焚。

干白虹听了一会，因想道：“这小小人家，却有这许多逋负。听他口气，夫妇两个都要寻死。可怜为着贫穷两字，就把性命也看得轻了。总之钱财一物，可以生人，可以杀人，有甚么好处。我今早空身出门，不曾带有银子，却怎样个方法救得这两口儿性命便好？”忽又转一念道：“此时只好才交五鼓，进城尚早，等在此又觉厌烦，莫若跑回家去，取些东西，周济了他，也是一件好事。来回不过四十多里，我的脚步便捷，到城里也不甚迟。”算计定了，立起身来，仍从大路回去，恰好穿出官塘，尚是一天明月。只听背后远远一丛车马，闹哄哄的走来。干白虹认是客商走动，便立住了脚。回头一

合卺(j n, 音仅)——成婚。

宗师——原指受人尊崇奉为师表的人。明代称提学道，清代称学政，后分别是明清两代管理一省学校和考试的官员。

谯(qiáo, 音乔)楼——鼓楼。

处——安排。

遭折——指钱和食物。

逋负——拖欠租税或债务。

看，只见前面先有三四个骡子，骑骡的人各各佩着弓箭，中间一乘骡轿，后面又跟着五六个马骡，行李箱囊，十分冠冕。干白虹见他气概象个官宦，忙将身子闪过一边，让他过去。谁知众人走到面前，瞧见干白虹遮遮掩掩，反认是歹人，便将大铁棍子望干白虹兜头一下。幸得偏了些，打在肩膀上，若是懦弱些的，就被这一下打倒，断送性命于道路了。谁知干白虹膂力勇壮，兼有些手法的，这一下但打得有些酸疼，不觉怒从心起，就大骂道：“那里来这一起狗娘养的，人也不识！我好意让你，为何反打我这一下，我是好惹的吗！”便把身子挣扎，乘势儿翻过手来，将他铁棍紧紧搭住。又尽力一纵，把棍子夺在手中，那人已跌翻在地。众人大喊有贼，一齐拥上前来，想要把干白虹获住。谁知干白虹但有寸铁，便可力敌百夫。见众人都来动手，心里大怒，便举起铁棍，把骑骡的众多汉子一个个都打倒在地下，挣也挣不起来，只哼哼的叫痛。干白虹还把铁棍一人一下，细细的轮流打去。轿内的人，急得没法，反高声哀告道：“我们这些下人，无知冒犯，望好汉饶命，情愿倾囊奉献，单留这条性命过去吧！”干白虹大笑道：“我岂是歹人，谁个要你东西。只是我方才好好让你走过，为甚么将铁棍子打我这一下。”那轿内的人，听说不要东西，方知不是窃客，便已安心。连忙走下轿来，向干白虹拱手道：“方才实实有罪，望看我薄面，饶了这几个愚人吧！”干白虹道：“只问你是何等样人？这些人敢如此撒野？”那人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便是邻郡广州府通判，奉抚院差往京师进表。这几个都是衙役，所以粗鲁。”干白虹大惊道：“这等说起来你就是刘天相了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可认得有个陈与权吗？”那人忽听干白虹说着陈与权三字，谅必见其肺肝，自觉心虚胆战。便躬身答道：“陈与权是舍亲，你从何处认得他来？”干白虹听着，仰天大笑道：“大海浮萍，定有相逢之日。此等负心汉子，今日偏偏遇着在我手里。岂非天乎！”便指定刘天相说道：“你这人负义忘恩，伦理丧尽。亏你还说是亲戚，反不若路人多矣。容你这样昧心人活在世上，也是徒然。倒不如赏你个死，也替仕途中争些体面。”便将大铁棍望刘天相顶门里尽力一下。可怜好个广州通判，直打的脑浆迸裂，血肉淋漓，死于非命。干白虹将他箱囊打开，逐一检看。那些文札纸张，尽皆丢过。只取了盘缠银两，拴在腰中。想到：“此等无义之徒，杀之不足为过。今不免就将此不义之物，做个方便，把去周济了这穷人，有何不可。”一头算计，一头往方才那坐处走来。那些众人，被这几下铁棍打死了一半，有几个强壮的还不至死，直到天明时候，才挣得起来。见本官已死，连忙报了地方。先禀保昌县，金了二十名健壮，分头搜捕强人。一面飞回广州，通报督抚各宪，具题广缉。只因这番公愤，有分教：知恩者生死报恩，好义者始终仗义。未知干白虹杀了刘天相，可能脱祸？那穷汉终是何人？可曾受干白虹的恩惠享用刘天相囊中之物？毕竟不知做甚局面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金（qī n，音千）——通“签”。旧时官府交给差役拘捕犯人的凭证。

第五回 救饥溺暗里赠多金 为朋友热心得奇祸

词曰：

热肠招怨。积恨生奸。人心只是有间关，恩仇难混。争排挤，互摧残。何日相忘一笑看。世务休干。转眼处，有狂澜。须知防矢暗中难。求疵何处，偏报复，在儒冠。安得天家文网宽。

——声声令

话说干白虹打死了刘天相，悻悻然攥了囊中之物，拴在怀中，走到先前坐的所在，仍悄悄儿从门边窃听。那夫妇二人，还悲悲切切的哭着。那男人道：“我与你哭也没用，到得天明，这些冤家又来纠缠了。你既情愿同死，我也阻你不得，竟苦一条绳子，两头缢着，做个悬梁夫妻便了。”妇人道：“非是我情愿轻生，这些逋负实实没法支持。今晚到此地位，也不必说了，可快些上这条路吧！”两人便不言语。干白虹听得仔细，便将手在门上敲了两下。里头那人，却不知好意寻他，反认是催官粮讨私债的，不敢答应，只悄悄向妇人道：“外边催命鬼到了，快快死休！”又听淅淅簌簌，象个上吊的光景。干白虹恐救不及，慌忙把门一脚踢开，赶进里头。果见一男一妇，高挂梁间。干白虹便将桌子接了脚，轻轻的解放下来。幸喜吊不多时，才解开绳子，喉间早已气接。睁开眼看了一看，转大哭道：“我要做个清净鬼，那一位不干好事的反过来救我，正不知是害我哩！”干白虹见两人已活，忙向腰间解下银子，放在桌上道：“你们二人不消息迫，这包囊中现有白镪，可将来还清逋负，好好做个人家，切不可寻这短见，把性命来轻贱了。”那人耳朵里逼清听见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忙要挣起身来问个明白，谁知干白虹是不自见德的人，反恐他们相认，日后定然感报，未免近于沽恩，并非丈夫胸次。才放下银子，即往外飞跑。也不进城，竟望家里走了。那人没命的爬起身，忙向桌上一摸，果然有个斗大的包儿，却是硬的。便双手去拿，再也拿不动。慌忙打开一看，果然是许多白物。那人喜从天降，便向婆子道：“原来皇天照顾，赐下绝大一包银子在此。”那妇人听得，半疑半信，也爬起来，一步一跌的挣到桌边，见了许多买命东西，喜得眼睛都没了缝，便道：“钱财便十两五两也是难得到手的。方才那汉子不知何等样子，却把这许多银子留在这里，是甚缘故？”男人道：“便是。况这般世情，借贷也不肯，那人怎轻易把这几百两银子，慨然周济我们？”妇人道：“你须赶上去，寻见了，他，问一个详细。若果救我两人性命，便是天大恩人，该询知他姓名居住，也好上门叩谢，日后慢慢里报他的恩。若居然将这钱财享用，不知感谢，我与你两个便做了忘恩负义之徒，枉生于天地间了。”那男人道：“说得有理！”便叫婆子守着东西，自己跑出门去追寻。只道去尚不远，正不知干白虹早走了好些路了。那人不知东西南北，一气跑了十数里，过路的人尽多，认得那一个把银子周济他的。没头没脑，料想寻问不出，只得快快的走了回来。诗云：

小惠人人望报深，
谁能夸伐总无心；
丈夫此日施恩去，
肉眼应从何处寻。

且说干白虹救活了一男一妇，又替陈与权报了夙恨，心里十分爽快。忙忙回到家中，走进书房。见了陈与权大声称喜道：“今早我欲进城，虽不曾干得正务，却做了一件快心之事，特来报你知道。”陈与权忙问：“何事？”

干白虹道：“足下颠连困厄，九死一生，不知何人所致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此是刘天相负心，提起便恨入切骨，虽死不忘。老丈为何忽然问及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小弟正因这事，已替足下泄了旧恨，故此喜之如狂。”便将遇见刘天相，被打一下，自己夺他铁棍，将众多衙役及刘天相一并打死，倾其宦囊，把来周恤了穷人的话，细述一遍。陈与权额手叫快道：“苍天有眼，这负心人也有日在狭路相逢，受其恶报。多蒙老丈高义，为小弟泄此积愤。且以不义之物，加惠贫民，仗义施仁，一举两得，岂不快畅。但这番举动近于抢劫，官府必然搜捕，老丈人须要谨慎，不可使人生疑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从来丈夫作事，杀人救人，何计利害。且祸福自有天命，非人可强。足下请勿挂怀。”到次日，干白虹带了银子，依旧进城去谒那乡绅，为陈与权图谋进学之事。那乡绅姓段，号曰学夫，与宗师乡会都是同年，因在陕西汉中府做过太守，在任上也略略要些，家中已尽够丰足。只因宗师又是汉中府宁羌州人，曾称过公祖，写治生帖子的。故此与段家甚是相好。那宗师复姓欧阳，名健，是翰林院庶吉士出身，放为京畿道御史，特差了广东学院。为人甚是耿介，遴拔孤寒，振兴文教，绝不通一毫贿赂。只因与段学夫有两重年谊。未到任所，段学夫出境先迎，再三恳他照拂。欧阳健力辞不得，勉强许了一名，已是破例。段学夫见宗师首肯，便托亲戚在外打合。恰恰干白虹凑巧，正来寻他。段学夫连忙出来相会，分宾主坐定，献过了茶，干白虹略略叙些寒温，便谈及此事。段学夫恐风声不谨，如飞携他进书房里坐下。干白虹道：“晚生此来，特有个舍亲姓陈，名可立。虽青年绩学，诚恐不获见知于文宗。因闻老先生与文宗有同谱之谊，特托晚生拜恳，欲求老先生力为汲引，如可见收，愿报以诵诗之数，未识肯玉成否？”段学夫道：“文宗与小弟，不特年谊可嘉，且颇称莫逆，此事再无不妥。但三百之惠，似觉太轻。况文宗端介自持，非小弟为力，再无别路可托也，不要看轻易了。”干白虹见他作难，知有请益之意。因说道：“舍亲既爱功名，自不得过惜小费。晚生现带有四百金，当尽以相奉何如？”段学夫道：“亲翁如此高雅，小弟也不敢讨论，只图个相与罢了。”当下盛席款留，写了合同议单，兑准银子。干白虹欢欢喜喜，别了段学夫便欲回家。刚待出城，只见城门口挤着一堆人，不知看些甚么，干白虹也挨进去。只见簇新挂出一张告示，硃笔淋漓。干白虹原识不多几个字儿，看来不甚明畅。只听得旁边的人念道：

南雄府正堂孙，为地方异变事，据保昌县呈称：据地方报单前事，某日五更时分，有广州府刘通判奉院进表赴京，路由南雄府，遇盗截劫，杀死命官及衙役多人。劫去盘缠银两。事干大盗劫杀，理合申报，伏候转申等情到县。该本县随经勘验明确，合先具由，呈报等因到府。据此，除一面通详各宪具题外，切照南雄禁地，岂容巨盗逞强，杀伤官役，劫赃逃遁。已经差捕严缉，仍示谕军民人等，有能察获盗赃，当官出首，定行给赏，如有容留伙盗，及知情讳匿者，获日一并治罪。事关盗案重情，勿得以身试法。特示。

干白虹听众人念完，大吃一惊，不敢站立，慌忙转身就走。只因心里有些惶惧，却忘怀了袖中的议单，垂下手来，早已失落在地，竟被个人拾着去了。干白虹那里知道，直走到半路里，陡然转个念头，连忙伸手一摸，已不在袖中。吃了一吓，如飞缩转身，一路找寻，那里见个字影，只得仍奔到段学夫家，告知其事。段学夫大惊道：“你怎如此放心，这事关系文宗名节，

额手——以手加额，表示庆幸。

请益——受教后仍不明了，再去请教。

非同小可。不知是何等样人拾去？万一其人不良，泄漏风声，连我也甚是不便。可惜今日这番，非但画虎不成，连是非还不知怎样哩！”干白虹被他一场埋怨，顿口无言，只得别了出来，路上好不气闷。因想道：“我怎一时懈怠，把这件有关系的议单，落在别人手里。这四百金事体还小，只是枉费这些心机，却不曾替陈与权干得正经。倘弄出事来，我与段学夫咎固难辞，并文宗亦有干碍，还连累陈与权讨些寡气哩。”心里愈加焦躁。直至傍晚，才到了家中。陈与权接着，问其事体若何？干白虹只不回答。陈与权着疑，再三盘问。干白虹是直性的人，那里晓得藏头露角。便将遗失议单的事，向陈与权直说。陈与权听了，跌脚叹惜道：“老丈人怎把这样大事，一点也不谨慎，竟至遗落。倘被人兴起风波，这张纸儿岂不是个凭据吗！”口里虽然不敢十分埋怨，心中已是怫然。干白虹也并无抵答，只闷闷走进里头去了。

你道这幅议单是何人拾得？原来这人姓阴，名读，乃是江北宣州卫人，曾中过乡榜。哥子叫做阴泽，也是个进士，现任浙江盐运司通判。当初欧阳健在京做御史时，那阴泽尚系京官，曾差山西主试。有个恩拨门生，姓璩名逊玉，同时做到礼部员外。是年抡才会场同考，阴泽向因兄弟春闱不售，知璩逊玉差了分房，好不得意，便将兄弟托其提拔。璩逊玉因恩师嘱咐，岂敢有违，便与他个字眼儿。三场完卷，果然中了出来。谁知中便中了，未免风声不谨，早被欧阳健察知其事，把璩逊玉一本纠参。圣旨发下三法司勘问，将璩逊玉流徙，阴泽革职，阴读也革去举人，永不许考试。阴家兄弟，好不衔恨，终日思想报复。只因欧阳健刚直峻厉，寻不出他破绽，无因下手。过了两年，那阴泽神通广大，不知怎样谋为，却又补了个通判。只因积恨未消，一闻欧阳健转了学院，阴泽便大喜道：“从来宗师一官，谤声易起。苟有沾染，便是我报仇的把柄了。”即令阴泽带了些本钱，乘便到广东做客，瞧他破绽。那阴读时刻留心，怎奈欧阳健冰清玉洁，伺察了半年，只无隙可乘。是时欧阳健将欲按临南雄府，阴读也束了行装，预先赶到南雄住下。这日才到，便闻巨盗杀死职官的事，知府已有告示，挂在城门首。耳中颇觉骇闻，便步至城下，把告示看了一遍。正想回寓，不料也是冤孽，恰恰干白虹心慌意乱，落下这张议单。阴读一眼瞧见，不知是甚纸儿。连忙拾起看时，见是买秀才的关节，不觉大骇道：“我半年来费过多少心机，瞧不出一些弊窦，今日无意间倒拾这桩奇货，岂非欧阳健合当破败，故天差地遣，把这议单轻轻落在我手里。”便象天书一般藏着，但不敢轻发，直候欧阳健考过南雄。那知陈与权果因段学夫之力，倒进了学。阴读此时，已有凭据。忙写起许多匿名谤揭，贴了满街。星夜收拾铺陈，到浙江与哥子商议去了。正是：

祸自因公结，
奸从积恨生；
如何挟乘矢，
暗里使人惊。

却说段学夫虽得了干白虹四百两银子，在年兄面前讨情，把陈与权弄入了学，却闻知外边贴了许多谤揭，十分惊骇，已知前日议单毕竟落在个奸人手中，生出这一番风波来了。慌忙叫家人四处寻看，或是涂黑，或是揭去，不上半日，已无了踪迹。虽然如此，那议纸尚被人捏着，终久恐有后患，心里怀着鬼胎。未几，这些事情渐渐传到欧阳健耳中。欧阳健大怒道：“我一

生做官，从无苟且，反被段年兄在外招摇，把我声名败坏。”因致书责备，段学夫好生没趣。阴渎赶到哥子任上，备细说知，阴泽十分得意，便写封密札，并这张议单，一总封好，叫兄弟将到京中，送与一个科里同年，嘱他劾劾。那同年得了实据，连夜就参一本。朝廷大怒，立差校尉，提取欧阳健、段学夫，并陈与权、干白虹一千官犯，解京严审。欧阳健得了这信，好不怨杀，当面把段学夫着实发作了一场。段学夫也自知做差了事，不敢辨白。抚按因钦犯重情，便先将陈与权并干白虹拿来监候。陈与权平日得恩不知，如今犯出事来，便好意翻成恶意，却疑干白虹使心害他，早已恨如切齿。干白虹也不敢教他莫恨，只仰天长叹道：“我实心为人，不意反招嫌隙。我死固不足惜，只连累官长诖误，朋友离心，都是我一念不谨，以至如此。”陈与权道：“从来事由心发，若果真心为人，如此关系事件，岂有忘怀遗失之理。既然弄出这般祸来害我，反不如莫做这样豪杰也罢。”干白虹没奈何，只得凭他数剥。过了两日，校尉已到。那校尉姓夏名礼，字杞徵，河南永康县人。乃是大理寺正堂夏时之弟，奉命来到广东，立催人犯起解。抚按也因钦案事情，不敢耽搁，忙将官犯逐一交明，送了程礼，连夜就发三十名官兵，沿途护卫。夏杞徵作别客官，立刻开船出境。有阕《黄莺儿》曲云：

烦恼已临头，热心肠招怨尤。恰青衿早已披枷杻。文宗枉收，乡绅枉求，笑财星敌不过文昌宿。好担忧，未曾科举先去上皇州。

晓行夜宿。不则一日，已到了苏州。夏杞徵便吩咐在枫关外泊了船。备起两席盛酒，到得晚间，请过欧阳健与段学夫一同坐下。又叫人把干白虹、陈与权也去了刑具，请过船来。干陈两人，见说校尉相请，不知是甚缘故，且又除下锁杻，换上衣巾，心里愈加疑惑，只得随着使者，战兢兢走过船来。夏杞徵连忙拱进舱里，逊他入座。干白虹与陈与权鞠躬至地道，“某等草莽贱夫，罪犯上案，方将待死之不暇，何敢当此荣遇。”夏杞徵道：“欧阳先生与段老先生，向有同朝之谊，干、陈二君亦既属在斯文。因彼处耳目之地，未曾尽个情儿，今晚特设一酌，为两位老先生与二兄解闷。但恐客次不恭，有慢贤者，还祈台谅。”欧阳健与段学夫恭谢道：“弟辈天末罪臣，远劳大人旌跋涉，正愧不能少申芹献，怎敢反当大人厚款。”干白虹、陈与权也再三叩谢。夏杞徵道：“今宵小酌，原不足以款待诸君。因有要言相订，故不揣简牘，特屈过来一商耳。”欧阳健忙问道：“不知大人有何台教，可即赐闻之否？”夏杞徵道：“请开怀一觞，容当奉悉。”便邀四人入席，逊欧阳健与段学夫坐了客位，自己与干白虹、陈与权三人，昭穆相陪。夏杞徵殷勤曲劝。酒过数巡，才走出位来，屏退从者，悄悄向欧阳健、段学夫与干陈两人说道：“小弟有句机密话儿，特欲为诸君保全此事。诚恐临期不便交换，故先相订一言。今大理寺堂官夏时，乃是家兄，与二位先生实系同年。家兄因知欧阳健先生素性耿介，必系仇人暗害。故令小弟预先相约，此案是属家兄审理，家兄忝在年谊，岂肯倒长奸人之智，使诸君受害不成！但庭鞫之下，此事再认不得。若一认时，便没法挽回了。”欧阳健道：“弟辈若蒙令兄救援，感不可言。但此事已有形迹，且事涉钦案，难道不认就能了结？”夏杞徵道：“纵不了结，也做个疑案，便可设法相救了。”段学夫道：“说是这

诖（guà，音挂）误——贻误，连累。

芹献——旧用“芹献”为自谦所献菲薄，不足当意之辞。

昭穆——旧亦泛称一般宗族的辈分。引申为按次序排列。

等说，只恐不认时刑部与都察院就要动起刑来，却怎生区处？”夏杞徵道：“欧阳先生与段老先生原系命官，初次取供，未曾奉旨，自不敢用刑。只干陈二兄，恐不能免。临时若能禁架，不但自己身家保全，并不坏了两位老先生的名节，未知二兄力量如何？”干白虹连忙答道：“晚生到法司案下，情愿受刑，决不敢辜负恩德。但陈舍亲书生懦弱，万一受刑不过，一时供出真情，如何是好？”夏杞徵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弟与家兄商酌，另生个法儿干全罢了。只有一件，倘若部里要磨勘起来，陈兄的文才，可也敏妙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晚生虽然寡陋，也还做得几篇。因恐未能稳进，所以更谋荐引，实非不知文也。”欧阳健也说道：“陈生文字原佳，就不借段年兄之力，亦可首拨。若言磨勘，委系真才，全仗令兄照拂。”夏杞徵道：“既如此，诸君且请放心，自然没有大害。”因让逊四人入席，列座呼卢，开怀畅饮，直到参横斗柄，月下松梢，方始酩酊而散。次日清早，便叫开船。到扬州起早，雇下骡马，竟从陆路进京。将近京师，夏杞徵便叫干白虹并陈与权依旧上了刑具。欧阳健与段学夫也换了青衣小帽，连夜解赴法司。点名过了，押入天牢，次日会同三司审讯。只因这一审，有分教：险处破财，祸中得福。未知夏杞徵言语是假是真？次日三曹讞鞫，是凶是吉？毕竟欧阳健与段学夫可能保得前程？干白虹和陈与权果否免得罪案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磨勘——考核复定。

讞鞫（yàn jū，音厌居）——讞，议罪。鞫，审问。审判定案。

第六回 三司设计救危难，豪杰遭刑万金荐友入风云，奸雄得路

词曰：

友谊重金兰，艰危处，不避摧残。千金浪掷如灰土，成君之迹，秋闱之便，毕竞相干。兴至酒杯宽，消磨尽世味炎寒。平生气谊雄谭里，十分破费，十分劳顿，他却心安。

——青杏儿

夏杞徵将四人提到京中，隔夜先与哥子说知详细。次日，夏时会同刑部、都察院提齐欧阳健一千官犯，当堂审讯。先唤欧阳健上去，问道：“你在粤东做个督学，职掌一代文衡，便该提拔孤寒，肃清士习，为何擅听夤缘，慨从请托，致被科臣参劾。尚有何说？”欧阳健道：“犯官自到岭南，实以冰蘖自矢，甄拔无非英俊，遴选悉系真儒，绝无贿赂可通，岂容滥竽而入。陈生委系真才，并非夤进。望各位大人面试优劣，真伪立辨。至于科垣纠劾，实据阴读首呈。但阴读昔为科场关节，曾被犯官参处。今怀挟私恨，捏造议单，曲意诬陷。幸各大人犀照高悬，冤情洞见，乞赐超豁。”夏时便叫他下去，再唤段学夫上来，问道：“你也做过官儿，居乡便该谨恪，却怎不守法度，兜揽说情，招摇生事，这怎么说？”段学夫道：“犯官曾读诗书，岂有不爱名节，自蹈国宪。且放处数年，兢兢自守，虽未能泽及桑梓，幸不曾足厕公门。至于文宗试士，并无子弟与考，夤缘之事，犯官实在不知。各位大人秦镜高悬，岂敢一词讳饰。只求电察，便见真情。”刑部便拍案怒道：“贿通关节，现有合同私议，怎系旁人告发！台谏纠参，证据昭然，何得尚尔巧辩！”便将那议单掷下案来，与段学夫识认。段学夫道：“此议单并非犯官所写，委系阴读与欧阳健夙恨未消，妄牵枝节，殃及池鱼。其私议一纸，实属做笔捏造，希图借此报复。犯官今日宁可死于各位大人案下，决然不甘妄供，以丧廉耻。”都察院道：“情词闪烁，虚实未知，你且写几行字来，与本院对验笔迹。”值堂书役，将楮笔递下。段学夫不敢违命，只得写几行变体字儿。书役接送到案。都察院与刑部看了道：“这笔迹在疑似之间，难分真伪。且唤阴读上来。”问道：“奴才，这事明明是你怀挟私仇，从空诬陷。若不实招，取夹棍伺候。”那阴读只一口咬定，随你严刑极讯，还铮铮硬质。刑部道：“且退下去！”唤干白虹来审。干白虹跪到案前，刑部高声问道：“你这厮何等样人，辄敢替人夤谋关节。当初怎生往段乡绅家说合，怎生立议，可从实供来！”干白虹道：“陈可立虽与小的同居，小的在外做些经济，他去考试，也不曾与小的说知，也并不知他有关节没关节。若说段乡绅家立议，实实没有此事。”刑部怒道：“还不实说，与我夹起来！”左右一声吆喝，把干白虹用起刑来。刑部又问道：“如今说也不说！”干白虹道：“其实冤枉，叫小的供些甚么出来。今日就夹死了，也不敢屈认。”夏时道：“既招不出，且松了刑具，再唤陈可立上来。”可怜陈与权，在法司威严之下，已吓得三魂失了二魂，只抖个不住，那里还讲得一句话来。早被都察院把公案一拍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侥幸功名，夤缘进学，当日段乡绅家立议，你也在那里吗？若不实说，就动刑了。”陈与权战抖抖的答道：“犯生闭户读书，守身如玉。虽然进学，实非夤缘。况段乡绅与犯生并未谋面，立议说情，从

夤(yín, 音寅)缘——比喻拉拢关系，向上巴结。

冰蘖(niè, 音聂)——比喻寒苦的生活或处境。

希图——心里打算着达到某种目的。

无此事。伏望各位老爷开恩矜豁，万代阴功。”夏时假意怒道：“不动刑罚如何肯供，手下的与我夹起来！”左右一拥上前，把陈与权拿至阶下。才把夹棍套上，便杀猪也似的哭喊起来。夏时道：“住了，我想书生谅受不得官刑，若一体滥加，必然妄扳屈认。纵至成案，未为得情。况朝廷文网之严，不过要得真才。小弟明日就出一疏，将陈可立发到礼部磨勘。若果然文理精通，此案定属冤陷；倘文辞鄙劣，便系夤进无疑。不知二位寅翁以为可否？”都察院与刑部齐说道：“既寅翁台意，听凭施行。”当下仍将四人发去收监，候旨再审。诗云：

学为身宝洵非讹，
今日文章得力多；
早信方兄能儆事，
当时休怨读书苛。

夏时一心要替同年斡旋此事，次日汇疏具题，言阴读怀挟私怨，妄陷真儒，叩请敕部磨勘。朝廷果然敕下礼部，将陈与权磨勘文义。礼部奉旨，就调陈与权入去。幸喜陈与权幼时用过功，原做过几年秀才，经过几番科岁，骨格已是磨练成的。故到了礼部堂上，还不致十分窘涩。况且出的题目可也凑巧，恰恰又是陈与权窗下曾做过的熟题，一发不假结撰，只提起笔来，一挥立就，便双手跪呈到案。礼部见他略不思索，便已称奇。及观其文，原系珠辉玉映，一发信是真才。乃极口赞道：“观子所作，深沉敏练，正如积玉夜光，自非躁进之辈，几乎为人诬陷。今暂归桎梏，本部即刻面君，自当超豁。”当下礼部退堂，仍将陈与权还狱。陈与权到监中先与欧阳健、段学夫及干白虹说知其事，三人暗暗欢喜。隔了数日，果然奉旨将四人免罪释放。原参给谏，降谪外僚。阴读发边卫充军。此时欧阳健虽然复职，怎奈粤东已选了新任文宗，反只好在京候补。段学夫谢别了欧阳健，自回广东。干白虹只因连累了宗师，心里甚是不安。段学夫虽约他两人同行，干白虹却劝陈与权盘桓一两月，候宗师补了官，才可安心回去。陈与权也说有理。两人送了段学夫出京，正想要寻个下处安身，忽然背后有人叫道：“相公们出来了么？大娘叫我赶上京来照看相公，在此候好几日了。”干白虹回头一看，却认得是家人何寿。

原来金丽容因丈夫同陈与权被逮进京，连忙叫何寿带了些银子，赶到京师，寻门路替他营救。何寿还道这事情磨延几多日子，偏不道就开豁了出来，与家主瞥然相遇。干白虹便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如今可曾下在那处？”何寿道：“在前门外寓着。相公在那里作寓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还没有定。你住的所在，可宽大吗？”何寿道：“虽不算宽大，也还容得两三人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住得下，我们也就到你那里寓几日吧。只不知房主是何等样了？”何寿道：“主家姓侯，号叔子，是个钻天光棍，最有才干的人。”干白虹大喜，三人同到前门外。见房子也颇是幽雅，会过主翁，即同住下。干白虹问何寿道：“大娘可曾叫你带些银子来？”何寿道：“大娘正念相公必需费用，一总带有千金在此。”干白虹喜道：“也足够了。”便将二百金，叫陈与权写个名揭，送与欧阳健京中使费。自己同陈与权两个，终日呼卢浮白，坐月眠花，好不快活。

一日，对陈与权说道：“我想天下文士，游庠序者十常七、八，入成均

者不满二、三。看起来毕竟监里比外省易中。你莫若也进了监，这科就在北雍乡试，来岁春闱，也省这数千里往来的劳顿。”陈与权道：“此说岂不甚便，但恨手中乏物，力不能为，如何是好？”干白虹笑道：“足下的事，即是小弟的事，何必更分尔我。囊中所有千金，愿为足下纳例并在监读书之费便了。”陈与权听说，重新感激，顿非来时埋怨的面目了。有《梁州新郎》曲云：

（梁州序换头）怨时节忽改尊颜，感时节顿移炎面。笑人情变态，恩怨俄迁。总成均路巧，庠序群空，定属青钱选。功名方寸地，可回天。自古文章不擅权。（贺新郎）真豪杰，谁曾见，千金不惜成人善，天不负此佳念。

干白虹一心要替陈与权成其美事，就将三百两银子托个人到国子监，将陈与权名字纳了援例监生，送入雍中肄业。次日谒见司成，送礼执贽，诸般费用，都是干白虹替他料理；其余逐日供应，节礼贺寿等费，又应接不暇。一年之内，看看千金用尽，干白虹也并不吝惜。一日，房主人侯叔子忽请干白虹饮酒。干白虹道：“小弟在此打搅，未曾少有所敬，怎么反承你厚情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小弟俗冗碌碌，再不曾少致殷勤。今日偶然得暇，特屈来叙叙情儿，谈些衷曲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这等，待小弟相邀才是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另日扰你不迟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小弟作东吧！”两人呵呵大笑。不多时，捧出酒肴。虽不十分丰盛，却也精洁可餐。两人对坐谈心，一斟一酌，可谓气谊相投，酒逢知己。侯叔子向干白虹道：“弟有句闲话，一向不曾相问。那位陈兄，既系令亲，听他声口，却不是贵省人，未知何故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实不相瞒，乃是萍水相逢的朋友。”侯叔子笑道：“又来哄小弟了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怎么哄你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既是朋友，又系萍水相逢，却替他挥金援例，椎甘任劳。尝思世上那有这等好亲戚，因而相问。今兄说是朋友，所以不信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朋友相恤，固系恒情，何足为异。”侯叔子道：“世路低昂，人情炎冷，朋友之道，相戕久矣。惟其相恤，所以为难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须不是小弟故为慷慨，因为他原系富家子弟，只为表兄负心，以致流离漂泊，将欲死于风雪。小弟适然相救。”遂将陈与权前后始末，备说一遍。侯叔子听完，直把舌头伸了出来缩不进去。大加惊叹道：“天南地北，陌路相逢，而能疏财仗义，生死同心，真千古贤豪，能不叹为莫及！”干白虹道：“扶危持颠，是本分中应行的事。至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有聚必有散；聚而不散，是为鄙夫。今日为知己而稍有所费，岂矫名长厚，实不欲以鄙夫自待耳。若惜此阿堵，而以鄙夫面目待人，此世途陋态，小弟何敢如此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吾兄英豪旷达，盖世无双，以视薄俗纷沦，沽名计利者，相去奚啻霄壤。陈兄苟有知识，自当感恩思报，方不负兄一片仁心，始终周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施恩求报，小弟实无是心。彼若形迹未化，必效世俗之报恩，岂不把我做个小人看待了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兄高怀大度，迥异凡情，小弟实乃见浅。”两人谈一回，饮一回，好不有兴。诗云：

对酒情何极，论交谊独深，
三生劳侠骨，一剑老雄心。
兴至谈偏壮，囊空思不禁，
千秋尊友谊，萍水报知音。

阿堵——六朝人口语，犹言这，这个。

奚啻——犹何止，岂但。

两人谈锋转剧，饮兴愈豪，不觉坛罄兰陵，盘空珍馐，直饮至西林月落，北斗参横，干白虹还不肯住手。侯叔子道：“干兄有此妙量，小弟虽无佳肴，幸多村酝，当与兄尽此一宵之乐，未知可否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固小弟所愿。”两人放开豪量，畅饮如狂。原来侯叔子量亦甚弘，与干白虹不相上下，故甚是投机。干白虹道：“小弟在京已有一年，千金之资殆尽，欲待回去。但陈与权在监读书，难以相别。况他困厄已极，必得他中个举人，方不为乡党窃笑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吾兄爱人之心，如此周至。但功名利钝，非人可必，为之奈何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便是小弟意中，欲替他觅个机缘，奈无熟径可托，不敢轻以告人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吾兄既有此意，何不早与小弟商酌，倒有个绝妙的门路。”干白虹喜道：“小弟那知吾兄却有机会，可惜不曾早来请教。只不知那路数可妥贴吗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怎不妥贴。当今有个司礼太监，最是专权。文武百僚，莫不受其弹压。此人贪财好利，得他有力，人便不敢讥议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这等绝妙，但要多少东西，才肯成事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我闻得有人出过手了，却要一万哩！”干白虹道：“怎么要这许多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或者少些也肯，且看陈兄的缘法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但有一件，我银子尚在家里，回去取时，往返要四五个个月，如何是好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此事非现银不成，必要取来才可做得地步，但是吾兄要费些跋涉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也说不得，总是如今场期尚远，一往一来，也可赶得及了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几时起程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有此机会，事不宜迟，自然明日就走。”当夜高高兴兴吃个酩酊。次日向陈与权说知其事，陈与权就象登时一名举人上身，几乎乐杀。便道：“若蒙如此周全，感激不尽。但大费尊蓄，小弟如何报答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与兄怎样交情，何惜这些薄产。但替兄成得美事，我心里便觉快活。”陈与权道：“但日子局促，往返匆忙，途路未免辛苦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途路辛苦，弟所愿当，足下但须埋头课业，养精储锐，以待将来，不可负我一番属望。”陈与权满口应承，万分称谢。干白虹连忙叫何寿打叠铺陈，一面向侯叔子作别道：“小弟此去，断不失约。吾兄于内监处千乞先容。小厮何寿，留在此服侍陈兄。至监中诸费，小厮身边仅存数十金，万一尚有欠缺，仗吾兄挪移一二，等小弟来时奉还。百凡仰借照拂，感激不浅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吾兄台教，敢不尽心。但须早去早来，幸勿失此机会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此事何消嘱咐，准期七月中到京，定然不敢迟误。”侯叔子又置酒与干白虹饯行。干白虹略饮数杯，便匆匆作别。陈与权同侯叔子都送到二十里外，方才转身。诗曰：

人生莫漫说贤豪，
交到钱财志便消；
谁似此君真侠烈，
万金挥洒等鸿毛。

侯叔子自干白虹别后，心下想道：“那干白虹与陈与权陌路相逢，救他一命，便已奇了，却又抚养读书，家私奴仆，享用奢华；兼之婚娶成家，夤缘进学；迨官司牵累，甘心受刑，以至援例肄业，悉出己资，略不骄吝；更欲扶持中举，一挥万金；且往返数千里之外，辛勤跋涉，水陆风霜，皆所不惜。总为朋友恩情，彻心尽瘁，世间有此豪杰，岂非千古奇人。但陈与权自家亲戚，得了他万分好处，尚且弃如陌路。干白虹面不相识，反从风雪中解衣相救。他日肥马轻裘，扬眉吐气，非干白虹恩深义重，安能有此。”心里展转追思，愈加敬服。后来何寿身边资斧告竭，侯叔子便应出几十金与他用

度，亦不负干白虹一番相托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干白虹，自离了京师，一路心忙似箭，晓夜遄征，不辞劳倦。未及两月，赶到家中。金丽容接着问道：“恭喜官人已回，前日这番惊吓，如今没事了吗？我家中日夜忧烦，特着何寿带些银子赶来与你使用，不知见也不曾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多承你费心，亏得那银子，够这一年使费。”便将礼部磨勘，及法司审谳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金丽容道：“谢天地，还亏学院与大理寺有旧，总承我们都没事了。只是你倒吃了些亏。如今陈官人与何寿怎么不见？”干白虹道：“陈与权我已替他纳了监，在京里候乡试，留何寿服侍他哩。”丽容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道不早些回来，却到今日。”陈与权妻子乔氏，知干白虹已归，忙来问丈夫消息。干白虹备细与他说知。乔氏知丈夫没事，便已安心。干白虹的儿子干旄，已长成八岁了。看见父亲回家，连忙作揖。干白虹搀住手道：“我儿小小年纪，便也晓得礼数。”金丽容道：“孩儿甚是聪秀，但这时候已该读书。因你不在家中，不便请师教诲，只得附在邻家书馆内，暂读些书，专等你回来，请个先生教他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在邻舍，且等他读一两年，我还要进京，不得住在家里。”就将为陈与权营干乡榜的事，与丽容说明。因道：“你快些收拾万金与我拿去，恐迟了就不济事。”丽容道：“你虽然恩义待人，也须有个分寸。那陈官人已受你许多好处，也尽够了，怎轻易还把准万银子替他谋望功名。我家虽有些薄蓄，日后儿子不要活命！若厚于外人，薄于子孙，虽然任侠，亦非正理，还请三思，不要一时高兴，日后懊悔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儿孙各有福分，何必苦挣与他。但使向上，空手亦可成家。倘若不肖，虽积玉堆金，也容易荡废。朋友有通财之义，当此流离困阨，我不提拔，更有何人。况在京业已面许，岂可吝财帛而轻信义。丈夫作事，决无懊悔之理。”丽容道：“前番为着进学的事，险些弄出祸来。如今乡场大事，万一败露，不是当耍。”干白虹道：“祸福有命，成败在天，那里虑得多少。”丽容道：“你今日扶持了人，倘日后我家落泊，却有何人搭救！”干白虹道：“穷通得丧，自有大数，须照顾不得。可快些收拾，不要耽搁我日子。”丽容知劝不转，没奈何，只得倾箱倒囊，约莫凑出万金之物。干白虹道：“这才够正数，余外难道没有些使用，须再得一二千方可。”丽容不得已，又取出千余金。干白虹大喜，当下作别妻子，并向乔氏说了一声，连夜起身而去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文因贵而得售，虎添翼以噬人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谋客货计赚井中人 露官银屈遭盆下狱

词曰：

仁者恩周，欺罔互驱于后。井有人其从之否？任君厮诱，可使往救，谓诳以埋之所有。惻隐存心，嫂溺不妨援手。好意将多金相授。反成灾咎，孽缘深厚，没福分把他消受。

——风中柳

干白虹赶到京里，才是七月中旬。侯叔子大喜道：“吾兄践言信诺，盖世所无。内监处弟已相约，专候吾兄驾到，便可成议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多蒙费心，小弟恐兄悬望，故此星夜赶来。”正说话间，陈与权也回寓来。见干白虹已到，不胜之喜。侯叔子当夜备酒，与干白虹接风，直至夜分始散。

次日，干白虹与侯叔子面谒内监，亲致殷勤，讲至楚军之数，方始成议。光阴荏苒，不觉早是八月初旬。陈与权忙忙打点入场，三闱完卷，果然中了第四十五名举人。陈与权好不得得意。干白虹连忙治酒，款待报人，打发报银去讫。陈与权谒见座师房考，诸色送礼杯币，尽皆干白虹逐项备办，加意丰华。忙了数日，才拜拜同年，粗完事务。是时陈与权已是贵人，志得意满，分外骄奢，报到南雄府，却拖带妻子乔氏，竟风光杀了。连忙在门首竖起四根顶大旗杆，改造门间，焕新堂构。府县都送了旗匾，好不热闹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干白虹，当初在南雄城外，把刘天相宦帑周济了穷人。那穷人姓戚名宗孝，当初也是个乡村富户。父亲叫做戚仲礼，原有万金家产。那万金家产，也不是苦挣来的。那戚仲礼幼时，还没有发迹，常替人摇船，搭个伙计，叫做王八。那王八为人，最是奸狡，兼有机变，在河路上甚觉洒脱，故戚仲礼与他极合得来。一日，有两个湖广客人，一个姓陆，一个姓杨，来叫他的船，装载广货回去。戚仲礼见是桩好生意，欣然愿往。讲定船钱，发下货物。戚仲礼买些鱼肉，烧了顺风纸儿，连忙开船。一路里见那些广货足有数千金之外，好不眼热。与王八两个，终日垂涎。那王八利令智昏，就起了个不良之心，悄然与戚仲礼商议，要谋他的受用。

一日，陆客人要上崖出恭，使叫戚仲礼泊了船，讨张粗纸上去。王八看这所在，甚是僻静，十分得意。见陆客人上了岸，连忙也要解手，随他去寻茅坑。陆客人道：“不消要坑厕上去，竟是这空地里倒好。”王八道：“空地上有日光照着，罪过得紧，宁可走远了几步，寻个有屋的所在便好。”陆客人被这一哄，信为实然，反跟着他转弯抹角走了二里多路。却见一口枯井，约有三丈余深，下面且甚空阔。王八先望里头一张，故意大惊小怪道：“这泥坎里不知怎生跌个人在下边？我同你做好事，救了他起来。”陆客人只道果然有人跌在井里，连忙也走上前一步，鞠着身子，睁眼张望。早被王八从背后尽力一推，那陆客人一个翻身跌入井中去了。随他大呼小叫，因荒僻之地，没人往来，四下又无村庄，那里有人听见。王八向着陆客人笑道：“如今好出恭了吗？可安心等一会儿，我就叫你伙计来领你回去。”说罢，转身就走，把个陆客人气得太阳里火星都爆了出来，着实哭喊。王八竟不睬他。正是：

谁道愚夫智独超，
锱铢着眼祸心包；
驱他陷阱还相谗，

不怕杨雄会解嘲。

王八急急奔到船头，向杨客人假意慌慌张张的说道：“方才陆相公同去出恭，我在前面走，他后边踹错了脚，跌在一个枯井里去，再也爬不起来，如何是好？”杨客人大惊道：“怎么恁不小心，竟踹了下去。我同你拿根绳子去，挂他起来。”王八道：“人在下面，上边最要用力。我身子懦弱，恐怕济不得事。”杨客人道：“这也说的是，你倒在此守了船，我同你伙计去来。戚仲礼已是会意，如飞上崖。问明了去处，随他就走。那杨客人虽然船里有许多东西。因伙计在井中，不得不去救他。况且扯了一个船夫同走，谅来没事。二人走到井边，杨客人一看，果见这姓陆的伙计正在里头哀哀的哭着。杨客人道：“我来救你了，只是你好端端走路，怎生就喘了下去？”陆客人惊问道：“你怎丢了船走来！那王八是个歹人，把我推在井里，要想谋我东西哩！”杨客人听这一句，吓得呆了，连话也应不出来。戚仲礼便假意怒道：“我这伙计如此放肆，必然见二位相公有物，起了不良之心。杨相公须速速赶去，获住了他，不要反教他撑了船去。我在此救陆相公起来，随后就来相助。”此时杨客人已吓得没了主意，被这一哄，果然飞的赶到船边。只见古岸依然，碧流宛在，那里见个船的影儿。杨客人大跳大喊道：“坏了，坏了！果然遇了歹人，把这一船货物都撑去了。如今怎么好！”忽然想到：“也不妨事，这戚仲礼现在，他是伙计，虽不同谋，自然晓得去路，只消拿他到官，便有着落。”又转身赶到井边。只见陆客人依然在井中叫号，那戚仲礼已走得影也没了。杨客人呼天不应，入地无门，只得也放声大哭。陆客人慌问缘由，却知船已撑去，急得眼泪直流。杨客人慢慢的弄了陆客人出来，才去报官捕缉。可怜两人行李全光，分文莫剩，遂至流落无归。王八与戚仲礼约在一个去处，下了船，一同回家。那戚仲礼心肠极贪，念头最大，路上暗想：“这许多货物，若与我一个变卖，也尽够发迹。但是分这一半，就觉不见好了。莫若一发谋死了他，那满载的东西，便稳稳是我独享，岂不有趣。”心里算计定了。到广河里，王八偶然小解，被戚仲礼背后一脚，踢入水中，在波涛里现报了。戚仲礼反不回家，在路上做了些衣服，装做客人模样。另外雇了两个水手，叫他撑船。直到雷州府，竟投了牙行，把这些货物起在行内发卖。不多几月，尽数卖完，收清了帐，便起身回去。到了家中，买田买产，竟成富家。又趁这几年好运，盘利万金。谁知不上数年，大限已尽，天谴难逃，竟患了个扁白的症候，满身发胀，孔窍闭塞。一日，忽然大泻，却放下几担清水，身体消瘦，肢骨如柴。陡见王八走入房来，戚仲礼口中大叫道：“我当初不合，见财起意，把你推在水中。今日既来索命，谅不能逃，只得随你去吧！”恰好说完，气已断了。见者无不称异，方知他先前有此一番亏心之事。有阙《北雁儿落带得胜令》曲云：

我则道昧心人终运亨，又谁知淹死鬼来催命。也应思钱财难强求，须信是饮啄皆前定。（呀）

不管赚杀井中人，只要驱却眼前钉。尽教人意多深险，那知天心常不平。偏生恃着恁惯使强儿性，难凭谁道是强中更有人。

是时，戚仲礼儿子戚宗孝，才交十岁，人事不知。父亲死后，一应外边负欠之物，都被人赖去。不上三年，就是一场天火，把家中什物烧的丝寸无存。田地年年荒旱，赔粮亏课，无所不至。兼之戚宗孝从幼好赌，到二十岁

牙行——旧时提供场所，协助买卖双方成交而从中取得佣金的商号或个人。

就十分萧索。虽然勉强娶了老婆，那老婆周氏又不善于作家。再过几年，看看弄到立锥无地，把肥些的田亩，尽售与人，只留百多亩荒瘠的没人要他，自己年年耕种。平日借银借米，做了工本。及至秋成，竟无颗粒。一连如此数年，便觉债负山积，官粮拖欠，敲扑捶楚，身无完肤。自分立脚不牢，求生不得，千思万想，没法支撑，夫妇两人，只得俱要寻死。也是命不该绝，恰好干白虹将刘天相宦囊周济了他。戚宗孝将这银子还清官债，完纳官银，剩来做些经纪，就得安饱过日。乡里人家见戚宗孝忽然骤富，虽个个疑心，但查不出他根脚。

{ewc MVIMAGE,MVIMAGE, !00200740_0291_1.bmp}

一日，戚宗孝到城中闲走，带了银包，思量买些东西回家。却见个人，手中拿一座鼎炉，一条汗巾，插着个草标儿，沿街求售。戚宗孝看见，认是穷户人家将出来变卖的，价钱一定相巧。便叫住了，待要买他。那人见戚宗孝叫唤，连忙上前说道：“老爹要买吗？小的其实没银子用，情愿贱些儿卖与你吧。”戚宗孝道：“这两件东西，你要多少银子？”那人道：“这座鼎炉，乃宫中之物，是宋朝遗下来的，内外鎏金，四围嵌宝，实是一件重器。当初原系五十两银子买的，如今但凭老爹吩咐。”戚宗孝道：“目下生意艰难，须论不得向日的价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我因欠了些官粮，故此急欲变卖。只要银子真纹，少些也说不得。”戚宗孝道：“我都是瓜纹在此，正好与你完官。”那人道：“相求一看如何？”戚宗孝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便向腰头挖出银包，在人家柜上解开，拈一锭与他看样。那人接到手，仔细一看，突然大惊道：“你这银子从那里来的？”戚宗孝道：“是生意中用下来的。好不好，何妨明说，怎么如此大惊小怪。”那人道：“谁人用与你的，这银子共有多少？”戚宗孝道：“银子朝来暮去，那里记得。你问他怎的？”那人把他衬银包的纸儿也取起来一看，更觉骇然。戚宗孝发急道：“卖与不卖也由得你，如何这等盘问。难道这银子偷你的不成？”那人道：“却有缘故。你尊府住在何处？”戚宗孝见他如此纠缠，又好笑，又好恼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撞你这个人，絮絮叨叨是甚么意思？”连忙把银包拎了，放在腰头，转身就走。那人着乖，反不跟他，故意走了那一头去。偷眼瞧戚宗孝走远了一二十家门面，才缩转身来，悄悄尾定了他。戚宗孝却不防他跟着，走了回家。那人远远看他进去，便吩咐邻里好生看守，忙去报官不题。诗云：

疑信关头勘假真，
当场相识岂无因；
早知奇奇逢人卖，
悔杀将金赚与人。

戚宗孝见这人盘问得蹊跷，到了家中，心里疑疑惑惑，不知是甚缘故。停了一会，忽见方才那人同着五六个青衣捕快凶凶狠狠走进门来。看见戚宗孝，不由分说，从怀里取出短棍，拦腰几下，打得蹲倒在地。口里骂道：“你这贼囚，做了大伙强盗，却藏匿在这里，累我们三日一比，吃过多少痛苦。今日天网恢恢，原被我们获着了。”戚宗孝不知那里帐，只大哭道：“我良善百姓，犯甚么法，却来拿我！”一句话还不曾说完，早被方才那人，举起棍儿兜肩几棍。戚宗孝昏晕于地。众人赶到里头，尽情搜卷一番，方才取大

萧索——衰败，冷落。

比——察。

葡萄链子，把戚宗孝锁着，乱拖乱打，拿进城中去了。妻子周氏，号天叫地，哭个不止，却没头没脑，又不知是甚么事情，引得过路的人都蜂拢来看，也都猜解不出。

原来，卖炉的那人，却是刘天相的家仆，叫做屈四，只因家主遭此一场劫案，缉获了年余，没些影响。众家人也分头挨捕，或扮客商，或装僧道，或做买卖，沿街穷访，遍地追求。不期冤家凑值，恰好遇见了戚宗孝，要买他手中之物。那屈四乖巧，就骗他银子出来看样，偏偏这锭银子心里有个安字。屈四却认得这锭银子，是新安县解上来的中伙银子，刘天相扣他做俸薪的。又见他衬银包的纸儿，有几行细字，也取来一看，恰又是广肇道驳下来的详文，现有刘天相的关防在上，当初偶然将他封了银子。也是合当败露，戚宗孝把来衬着银包。屈四等众人，正因寻缉了年余，没有形迹。忽地看见了戚宗孝这锭银子，陡然着惊。且又见了纸上的关防字迹，认得明确。只道那戚宗孝定是当日这伙大盗无疑。况戚宗孝又含含糊糊，不说这银子是甚么来路，一发信为真实。但系大盗，恐有防备，一个人不敢拿他，只得暗暗跟到其家，吩咐里邻看守，如飞到府里报了捕役，一同来捉。昏天黑地，锁了出门。这些远近邻里，闻知戚宗孝盗情事发，被捕快拿去，都走来看。只见家里搜得精光，婆子周氏坐在床上，眼都哭肿。众邻里问他来历，周氏总推不知。邻里笑道：“我说向来你家穷得异常，旧年忽然有这些银子撒漫，定得着异路财帛，如今果然破败了。”众人都一笑而去。

却说屈四，同捕役拿了戚宗孝，解到府前私衙内，才是二梆，便带去西廊下锁着。把他家中搜来的赃物，逐一检看。只见一个皮匣里，尚剩百余两银子，尽是宦囊中物。方才那银子包也在其内。众人见了真赃，一发没有疑惑。未几，知府升堂，捕快忙把人解进。正是：

银在人何在？
赃真盗未真；
当初蒙侠士，
今日陷平人。

太守坐了堂，众捕役同屈四上去禀道：“旧年打劫刘通判这大盗案，已获着了一名，解在台下，求老爷细鞫。”太守道：“可有赃证吗？”屈四道：“真赃现在。”便将方才遇见戚宗孝，认出安字原银及纸间印信的话，备细禀明，把银子送上案头，与太守查验。太守逐一看明，便拘齐地方邻里，然后唤戚宗孝上去，问道：“旧年行劫刘通判是你吗？”戚宗孝跪上案前，哭禀道：“青天爷爷在上，小的其实是村庄小民，现住南雄城外，种田过活，并不曾做过犯法事情。老爷高悬明镜，怎敢半句虚言，求老爷笔下超生，洪恩万代。”太守怒道：“真赃现获，何得尚尔抵赖！只问你当日劫得多少银子，同伙共有几人，执何器械杀死刘通判，是何人动手，怎样分赃，如今伙盗现在何处？可一一招来，免得受刑！”戚宗孝道：“小人实实没有为盗，招出甚么来。”太守道：“叫地邻上来。”地邻跪上丹墀。太守问道：“你既是地邻，可知戚宗孝平日做甚么勾当，与那样人往来？劫的赃物在家，你们可知情吗？须实实说上来。若替他讳饰，就动刑了！”地邻禀道：“小人

撒漫——犹挥霍。任意用钱。

地邻——耕地相邻的人家互称地邻。

丹墀——古时宫殿前的石阶以红色涂饰，故称“丹墀”。这里指台阶上的空地。

们虽是地邻，他做歹事，如何肯与小人们晓得。他向来原种些田，只因连年荒歉，官粮积债，日不离门。旧年本城失事之后，戚宗孝忽然骤富，小的们也疑心他做了歹事，只因拿不着把柄，未知真假，不敢首他。不想今日终得败露。这些都是真情，望老爷详察。”太守听得明白，又叫戚宗孝上去问道：“去岁失事之日，那些邻里见你骤富。这等看起来，明明是你打劫的。赃真证确，还敢强辩吗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小的若打劫了刘通判，分有赃银，便该灭起踪迹，如何肯把原银出来使用，并将纸上印信，露别人的眼目。只求老爷详情，便知真假了。”太守喝道：“你既不曾行劫，这银子那里来的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小的实有隐情，今老爷下问，怎敢不说。当初小的其实贫穷，求生不得，实欲寻死，方将自尽，忽有一人，打门而入，救活小的夫妇两命，丢下这包东西，与小的活命。小的不知来历，误受了他，并不是打劫来的。若有半句虚言，愿甘万死。”太守道：“这个人可认得他吗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当日是黑地里把与小的，不通名姓，悄悄去了，那里认得。”太守拍案骂道：“好胡说，这人既不识面，怎肯与你许多赃银。既与了你，怎又猝然遁去，显系同伙，还敢巧辩！不动刑罚，如何肯招。皂隶，与我夹起来！”皂隶吆喝一声，拿下阶前，退去鞋袜，套上夹棍，着力一收。可怜戚宗孝，从未受刑，痛昏在地，再忍不过，只得屈供道：“小的果系行劫刘通判的，总是一死，求老爷免了夹吧！”太守便叫松了，问道：“当日打死刘通判是你动手的吗？”戚宗孝道：“是小人动手的。”太守道：“你同伙有多少人，如今逃在何处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同伙有五个人，原是路上约会的，不知住处，也不晓得名姓。”太守道：“既与你同伙，岂不知他姓名去处？再夹起来！”戚宗孝乱哭乱喊，只得随口捏了几个姓名，并四散去向。太守当堂差了捕快，出境缉获。又问戚宗孝道：“当日既是你为首，分得多少赃物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小的因是为首，独分了二百两。”太守道：“打死刘通判是甚么器械。”戚宗孝本不曾做盗，不知说甚么好。只得胡乱答道：“是棍子。”太守便要再夹，戚宗孝没法，只得又说是枪。倒是捕快，把铁棍往地上一丢道：“凶械现在，还想胡赖吗！”可怜戚宗孝，只得认是铁棍子打死的。当下太守将戚宗孝拟了强盗，已行得财伤人之律，问成斩罪，画了花押，吩咐收监。只因这一案，有分教：侠士拼生，村夫奋义。不知戚宗孝后来可能昭雪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桃花马陌上聘佳人 玉洞轩垆头醉才子

词曰：

过眼骅骝 看不足，香尘起美人如玉。俨若飞仙浑如天女，但见片云垂绿。司马高堂刚一宿，回马处但存华屋。笑杀东床，空思南国，何日旧盟仍续。

——明月棹孤舟

话说南雄太守，因戚宗孝胡乱供了同盗姓名，并四散去向。随即差捕缉提。那知戚宗孝本非真盗，只因夹得慌了，招不出同伙，便随口捏造了几个名字。太守以为实，勒限要人。那些捕役，搜风捉影，那里寻处？只得回道没有。太守又调戚宗孝复审，几番夹打，终招不出。太守又疑捕役懈惰，或系买放，也拖带他吃了许多敲扑。戚宗孝妻子周氏，闻丈夫问成死罪在监，不胜号恸。家里东西，已被捕人搜尽，仍是衣食不周。思量要买些食物，到监里看看丈夫之面。争奈手无分毫，只得将些家伙变卖，弄得千文。就买了些鱼肉之物，把来煮好。又买一瓶酒，煮些饭，把筐儿盛了。剩几百钱，带在身边，做监门使费。提着筐子，走到监来。狱卒问道：“你这妇人，看那一个？”周氏道：“看我丈夫戚宗孝的。”狱卒道：“这是盗犯，岂容你进去。”周氏道：“不过送一餐饭，如飞就出来的，”便取出铜钱，递与他道：“不多几文钱，送与长官买壶茶吃，千乞做个方便，容我进去，感谢不尽。”狱卒接了道：“这几百钱，成甚么规矩。只要十两银子，就放你进去。”周氏道：“可怜家里已被捕班大叔搜尽，寸草不留。这几百钱，是卖家伙的。其实拿不出手，只是再没处生发了。求各位长官做个情吧！”狱卒笑道：“这样个老妇人，还亏你说个情字。”又有两个做事的说道：“不要打趣他，容他进去一会吧！”便把筐子内食物查看明了，恐怕有药，叫周氏逐件把来尝过，方才引他进去。众狱卒紧紧守着。戚宗孝一见妻子，放声大哭。周氏也哀号不止。戚宗孝道：“当初那义士，本是好心救我，不想今日反害我性命。总是我命里已是该死，只因偷活了一年，违拗天命，便不得善终。如今我的性命，总是在早晚了。你也不要想念我，可另寻个门路去吧！”周氏哭道：“再不想当初那人竟是个大盗。可惜不曾问他名姓，没处追寻，反替他当此杀身之祸。”戚宗孝道：“也不要怨他，那人岂是有心害我，总是我与你两人没福享受，自家败露出来，到此地位。”周氏道：“你且安心坐一两月，只等巡按到来，我便拼命进张纸儿，恳他审豁，或者天可怜我夫妇二人，还有个出头日子，也未可知。今日携得些酒饭在此，你且吃一口儿。”戚宗孝道：“我心里哀切，那里吃得下去。”周氏道：“这点东西，我费许多心机买来，如何不吃。”戚宗孝道：“也罢，我就吃这一餐，便算活祭了我。料今生不能和你生聚了。”说罢，大家哭个柔肠寸断。众狱卒等得焦躁，忙忙催他吃完酒饭，叫周氏出监。周氏还想再讲讲儿，早被众狱卒不管他哭死哭活，生生的扯了出去。周氏再三求告，那里睬他，只得含泪而归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干白虹同陈与权在京，真是富贵齐来，风光美满，逍遥跌荡，快饮豪呼，不觉过了残冬，已是新年。干白虹一发开怀乐意，不分昼夜，时时倾倒，刻刻沉醉。到了初五这一日，却是春朝，陈与权到房师处庆贺去了。干白虹独自在下处吃些酒儿。因是闷酒，觉得没兴，便欲邀侯叔子来同饮，恰恰又往亲戚人家拜年。干白虹没瞅没睬，只得叫了何寿守了下处，

骅骝（huáliú，音华留）——周穆王八骏之一。亦谓骏马。

自己往郊外玩玩景儿。却喜春气温和，风光明媚；陌上游人，穿红着绿，往来如市。但见：

东风荡漾，春色鲜妍。翠馆朱楼，处处弹筝院落；红牙碧管，家家试舞筵前。茶垆畔，锦簇银灯；酒社中，花迎珠展。少客打毬沉醉，豪儿狎妓风流。小妇钗头，遍贴宜春之燕；上林枝畔，何须剪彩为花。楼头遍倚红妆，陇上尽飞白玉。正是：翠袖红裙歌罢后，玉楼金谷宴开时。

干白虹见了这般春景，喜不自胜，乃大笑道：“我来此二十多月，只终日为这些世情俗累，纠缠不了，那知外边景致，即如此风华。若当此新春，尚在寓所闷坐，可不被春光笑杀。”正游玩时，只见远远烟尘卷地，欢呼震天。家家红袖倚楼看，阵阵香云从地起。若男若女，若老若少，准万人重重裹着，不知看些甚么。干白虹见如此热闹，连忙也赶上去。走不多数步，只听人说有两个美人，在那里走马试技，好看得紧。干白虹大以为奇，也想要上去看看。争奈人千人万，挤得异常。干白虹汗都挤了一身，那里走得一步。偶抬头见有个酒社，十分轩敞。当前五间大楼，朱栏碧楹，窗牖玲珑，异彩围环，鳌灯高耸。门首一个匾额，题曰玉洞轩。干白虹看这酒社，甚是可坐。况且走马的美人打从楼下往来，一发好看。便尽力挤上数步，竟入酒楼。店家见干白虹人物伟俊，气概轩昂，定然是位上客。连忙搬上极丰美的肴馔，摆在正中。干白虹道：“把桌子再移前些，靠近这窗口才好。”店家道：“爷们要看走马哩，待我把左右的小窗一发开了。等这走马的女人，这头来，那头去，远远都看得见。可好吗？”干白虹大喜道：“你这人果然有窍。”才坐定了，便把酒连连斟饮。不多时，那走马的两个美女，整束停当，跨上鞍鞞，如飞云掣雾，远远而来。只见：

绣带飘扬，云鬟散乱。玉容娇艳，浑如西子飞来；金蹙凌空，仿佛云娥下坠。红尘从地起，天骥群空；紫雾绕蹄生，康庄价重。梅花乱落，琼英与粉汗争飞；柳带斜飘，金螭与娥眉相映。青楼掩歌扇，玉面蒙尘；紫陌踏残花，金鞞耀彩。珊鞭到处，香生曳路春风；翠袖飘来，色减上林花露。共指巫娥云外至，鬓髻瑶钗；争看青女月中来，臂松金钏。人人喝采，何须赠锦缠头；处处欢欣，不必赐金买笑。只愁天马行空去，断送玉容人上天。

干白虹看了，好生惊羨道：“世间女子，却有恁般绝技。不但天生美貌，抑且骨格灵奇。虽沙场老将，亦不能有此轻身驰骤。技至此，可谓神矣。我今日何幸，乃得一见。”那两个美人，走了四、五回，马也倦了，便去歇息。干白虹也入坐来，仍旧饮酒。心里想道：“今日幸是出来走走，却有些奇观。若苦苦的在下处吃这些闷酒，如何得醉。”正觉快畅，偶然回头，见旁边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人，年纪只好二十来岁，青年俊雅，白面青衫。案上摆着一壶酒，两碟菜。那生手托着腮，象有心事一般，恹恹惶惶的坐着，也不饮酒。干白虹惊讶道：“外边美人走马，如此热闹，随你泥人木汉，也要动心。这样一个少年，怎不散散心儿，却这等闷坐？”心里耐不得起来，便问道：“郎君有何心事不佳，却对此好景儿纳闷？”那生听见干白虹问他，也不回答，竟扑簌簌掉下泪来。干白虹一发疑心，因立起身，走到那生身边。又婉婉问道：“郎君怎因小弟相问，反至悲伤。有事不妨明言，小弟若可替兄分解，自当为力。”那生因干白虹问得殷勤，便走出位来，深深一揖道：“承台翁下问，小弟实有说不出的苦衷，难以相告，故尔不答。非敢慢尊客也！”干

轩敞——宽敞明亮。

鞞（du，音朵）——下垂。

白虹道：“郎君愀然独坐，弟又无客相陪，请过来谈谈何如？”那生道：“再不敢当盛意，请台翁自便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朋友声气相通，何必见拒。”便携了他手，同到自己座间，对面坐下，便满满斟上一杯酒，递过来道：“郎君须开怀畅饮，以洗愁肠，慎勿戚戚。”那生忙立起身接着，也就回敬了一杯。虽美酒当前，佳肴在案，只双眉如结，并不沾唇。干白虹道：“郎君果有何事，难道终须隐忍？想小弟不足与言，因而吝教了。”那人深深一拱道：“台翁何出此言。非小弟敢于得罪，实有桩心事，难以告之亲友。就告之亲友，亦万万不能补救。故不若不言之为便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郎君所言，皆论世人之常态耳！若丈夫真心为人，天下那有不可为之事，怎说不能补救。郎君请试言之，看我干白虹还是补救得来补救得不来，便见我为朋友的肝胆了。”那生知他是个豪杰，便说道：“弟与台翁，素昧平生。既蒙垂爱，自当倾心相付。然秘而不言者，一则琐事不敢渎听，二则私情难以告人。今既谆谆辱问，自不敢不说，幸台翁听之。小弟姓曾，名鼎，字九功，北直大同人氏。先君系是孝廉，做过溧阳县令。单生小弟一人，年甫十三，先母遽尔见背。彼时便有个庠士，叫做陆卓人，他父亲是洪武年间进士。因殉建文之难，永乐定鼎燕京，即膺恤典，荫陆卓人为恩贡，选授户部仓官。他与先君交好，胜如昆弟，所生一女，才十一，便欲与小弟联姻。先君念系至交，甚为相得，便行聘定。谁知不上三年，先君又歿。伶仃孤苦，亲属凋零。又因先君素性耿介，宦囊萧然，所有薄蓄，仅完丧葬，而住房什物，日渐消沉。比时承内父美意，即欲收拾小弟到家读书。小弟因想男儿志气，必要自己挣立，若碌碌依人，虽至富贵，终必为人窃笑。因再三辞他，且到进学之后，方议完婚。内父知小弟志向如此，也便不来相强。小弟到十九岁，先父服满，才应童子试。幸属文宗见知，就拨了第一名进学。是时内父方欲议及毕姻之事，忽然竟奉上命差往陕西，护解边关军饷。不惟钱粮重务，抑且束呼紧急，儿女细务，只得暂置一边，忙将银子上上了车儿，讨二十名官兵护送。未到半途，一日忽见前面三檐黄盖，一对银瓜，两条开棍，远远喝导而来。后边一顶绿绸官轿，坐着一人，气度颀昂，丰神安雅。内父见他气概，定是一位显官，便叫歇下车子，自己与众兵道：‘是奉户部差到陕西解兵饷的。’那官府道：‘既是京里下来，解官是那一个？’内父连忙应道：‘是户部仓官陆卓人。’那官府道：‘可是陆某之子吗？’内父说声‘正是’。那官府道：‘这等说起来，是我年侄了。’内父就问轿内是那一位老爷？那官府便道：‘老夫是兵部侍郎张西庵。’内父想一想，果然有个张西庵，与父亲同年，是个忠正之士。自永乐登极，便不肯出来做官，久已在家享福的了。内父慌忙下马，口称年伯，深深行礼。那张西庵也就出轿扶住道：‘老夫久不在京，朝中这些僚友，都已疏远，正欲问问消息，请到舍下去坐。’内父因部限紧切，不敢耽擱，再三力辞。张西庵道：‘舍下去此不远，聊奉一茶，以表年谊，且陕西抚台，两次致书通候老夫。今老夫正欲修启一封，烦年侄附去。’内父因是年伯，不敢违拗，只得叫众官兵赶着车子，一同跟张侍郎走去。约有四五里地，方才到了。果见门墙高峻，宅第连云。门首的对联道：

膺——受也。

恤典——政府对已故官员一切饰终之典例。

僚友——旧指在同一官署任事的官吏。

司马名高户拥貔貅 百万，

平原客重门迎珠履三千。

到了门首，张西庵先出轿来，拱内父入去。内父连忙下马，同入厅中，重新施礼就坐。使者捧上茶来，张西庵道：“老夫一向散处林皋，满腔事业，尽付东流。今僚属知交，或迁或罢，落落无多。每一言及，不胜可叹。年侄久在京师，诸公近况，必然熟悉，幸为老夫告之。”内父约略答了几句，便起身辞别道：“老年伯若有台翰，幸即挥付，以便登程。”张西庵道：“年侄姑请宽坐，老夫尚有要言相托。”才坐下，便治酒出来。珍羞罗列，樽罍交陈。张西庵逊内父入席，内父再三告辞道：“小侄单身客路，正愧无物相敬，何敢遽当老年伯渥款。且部限甚促，万万不敢羁留。且俟回京之日，便道再来候教。”张西庵道：“上限虽严，也不在这半日。况前途山坡险峻，此时已不可行。莫若在此过了一宵，明早老夫遣众家人护送过岭。况今晚尚欲写书与抚台致年侄途中劳苦，抚台自然先容，就迟一两日，也不妨事。”内父见如此说，只得勉强入坐。张西庵便吩咐把饷银抬进内厅，拨四个管家，陪着众官兵在东厢房用饭，直饮至深更时分，方才酒散。张西庵令内父安置，方才进去。到得五更时分，又治饭与众人吃了。张西庵写了两封书启，一封送与抚台，一封送与提督。内父满心欢喜，再三谢别。张西庵果唤十余个家人，送过了岭，方才回去。内父催众人又走了五十多里，方才歇息。内父下马闲看，只见车内的银鞘有些不同，心上疑惑。令众兵抬下车来，见封皮宛然，但觉殊批略异。忙叫打开一鞘，并非元宝饷银，却都变了石块。内父惊得魂飞魄散，慌忙都开看时，那里有一毫银子。内父哭死方苏，众兵无不骇异。”干白虹也惊问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曾九功道：“说来真个奇怪，当时内父所遇的那个官儿，却并不是兵部侍郎张西庵，竟是一伙大盗。原来这银子上鞘时节，他先在京中，看得仔细。乃至差了内父，他便查明跟脚，又知张西庵久不在京，与内父定未谋面。内父未出京之时，他预先赶到这所在，赁了房子，做成假鞘，中间藏了砖石，依旧用封皮封好。又着人在百里之外，打听内父到来。他乘车轩盖，故意遇着。一片胡谈，将内父诱归己室，连忙设席相留，把官兵哄开，悄然换入假鞘。又恐天明起身就看破了，却令伙党乘黑早护送过岭。内父不知是计，走了大半日才看出来，方知昨夜堕了贼计。星飞赶到旧处，单单只剩空房，拆看两封书札，皆是素纸。内父计无所出，几番要死，众官兵再三不容，只得报知当地官府缉拿，自回京中伏罪。朝廷以为贻误军机，敕下法司严刑勘问，连张西庵都拿了来与内父识认，却并不是这面貌。可怜内父奉旨追赔，终日严比，不堪痛苦，死于狱中，田产奴仆，尽皆籍没，不想小姐也入官为婢。”说这句，便放声大哭。干白虹说道：“原来令岳为这一场冤屈，尊阃遂致生离，怪道吾兄这般忧戚。如今尊阃现在何处？”曾九功道：“人口入官，系奉王法，弟有何怨。不想押解到京，京中有个土豪叫做暴无忌，现充刑部书办。他一见陆小姐容颜美丽，便唤个心腹，冒称陆氏宗亲，在当官纳了身价，将小姐领去为妾。那小姐虽入虎穴，宁死不从。小弟因夫妇之情，不能自重，几次在暴无忌面前，长跪哀求，愿还身价，赎归完聚。暴无忌反加呵叱，坚执不许。小弟哭拜再三，那

貔貅（píxiú，音皮休）——古籍中的猛兽名。喻指勇猛的军士。

罍（léi，音雷）——古代器名。青铜制。

阃（kǔn，音捆）——妇女居住的地方。这里指妇人。

暴无忌便说‘若有一千两银子便与你赎去，若少一厘休要妄想。’他料我是个寒儒，必然没有千金之物。即小弟意中，亦自揣不能见面了。故展转思之，愈加悲惨。当初内父招我过门，自不合妄矜志向，失此良缘。今日悔之何及！”干白虹道：“郎君爱念前盟，如此真切，足见情种。今日幸遇小弟，便系有缘。郎君但请开怀一醉，尊阃之事，都在小弟身上，包管完聚便了。”曾九功听说，连忙揖谢道：“台翁果然能为我图维，苟有完成之日，当为犬马以报深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郎君何出此言。小弟既然相许，断不失信。”便将巨觥斟过酒来，曾九功双手接过道：“浅量本不能饮，承台翁过爱，自当勉受。”果然放下愁怀，说说笑笑，直饮至日落西山。曾九功被干白虹力劝多饮了几杯，不觉醉倒。干白虹见天色已晚，曾九功又不能醒。欲要送他回去，又未问他寓所。反只得扶了他到自己下处来睡了。只因这一遇，有分教：君子知恩报恩，小人取祸得祸。未知干白虹果否与他谋为此事，那陆小姐毕竟弄得出来不出来，可能与曾九功完聚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恶衙蠹坑人，穷秀才望门堕泪 贤闺女矢志，侠丈夫飞垣救人

词曰：

坑汝千金，偿他一剑，须知天眼当头。尽炎威如灸，此际都休。莫笑寒风灰无用，须知有烈火焚丘。空财色，未能消受，先丧吴钩。知不？邪难胜正，信强须逊弱，刚不如柔。叹红颜薄命，金屋深囚。堪羨冰心靡改，凭驱迫逝死河洲。幸喜有，昆仑飞技，拍合鸾俦。

——凤凰台上忆吹箫

干白虹见曾九功烂醉如泥，又不知他寓于何处，只得扶他到自家下处来，睡在床上，把被盖好。曾九功已人事不醒，酣酣睡去。陈与权见干白虹出去了一日，却搀了个醉汉回家。那醉汉又不识面，心里疑惑，便问他何人？干白虹实告以所言之故。便道：“我前日带来万金，尚剩有三千银子，替他成全了夫妇，也是好事。”一宵晚景休题。次日，干白虹黑早起来，就兑起一千银子，把来封好。陈与权看见干白虹又周济人，心里着实有些偏妒。因是干白虹自己的银子，又不好阻他，只闷闷的走开去了。

却说曾九功看见天明，一觉醒来，却不是自己下处，干白虹早已立在面前。如飞爬起身来，鞠躬谢道：“昨日醉饱恩德，过于狂放。又蒙提挈，感不可言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小弟昨日劝兄开杯，不想果然大醉。又不知尊寓远近，所以扶归一宿。”梳洗过了，干白虹便教他相见了陈与权。少顷，治出酒来，三人同饮。惟曾九功宿醒未解，且事在心头，再吃不下。干白虹笑道：“曾兄总是为着令阍之事，再不开怀。今早小弟已兑下千金在此，且尽欢一酌，便去干些正事。”便叫何寿捧来银子，与曾九功观看。曾九功见了，吃惊道：“只道台翁为小弟助一臂之力，借重在暴无忌面前鼎力挽回，便是万分恩德。怎敢当台翁千金之付。小弟一介寒儒，如此多金，日后怎能清楚。”干白虹大笑道：“此些些之赠，曾兄疑小弟是图利吗？小弟若欲见还，今日便不肯轻轻相托了。”曾九功感泣道：“台翁如此仁恩，真令人粉骨难报，他日苟有寸进，决不相忘。小弟虽不揣寒贱，愿与台翁结为兄弟，未知肯相容否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既蒙不弃，甚合予怀。但叨痴长，不敢僭先，如何是好？”便叫何寿铺下红毡，两人对天下拜。干白虹也欲邀陈与权一同结盟，陈与权再也不肯。干白虹便不强他。曾九功道：“今日既蒙哥哥慨授千金，全我夫妇。事不可迟，小弟只得领去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吾弟到彼处，恐尚有许多耽搁，且用了饭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贱内身陷虎口，小弟就如万箭攒心，巴不得此时便能见面。今既有银往赎，何忍再迟片刻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吾弟夫妇之情。如此真挚。”便又取出三十两银子道：“我今早所兑，俱系真纹，银色谅没有憎嫌。但暴无忌这厮，万一用大砵码兑了，还要勒措你补秤，你把这封银子带在身边，以防添用。”

曾九功接了道：“哥哥如此周全，真是天高地厚。”干白虹便把一千两头，用个大皮匣子盛了。叫何寿背着，一同跟去。曾九功忙忙出门，欢天喜地，竟往暴无忌家而去。正是：

愁中夫妇难中人，辜负情真与义真；
不使楼头遇知己，春风还笑阮生贫。

俦（chóu，音仇）——同伴，伴侣。

小弟虽不揣寒贱——我家境虽然贫寒。

勒措——强迫。

曾九功到了暴无忌家，却叫何寿远远借人家门首坐着，自己先去看个天色。恰好暴无忌正在家中，一见曾九功走来，便笑道：“你这个朋友，终日痴痴的来此纠缠，却甚么相干。直待有了一千银子，竟与你领去，若没有时，就死在这里，也不中用。”曾九功道：“男子汉还有出头日子，岂值得死在你家。况千金也是小事，倘然我在朋友处借了来，就要还我人的呢。”暴无忌大笑道：“怪道说是书呆，这样一个寒儒，却说千金事小，在朋友处可以借得。那个朋友，除非也象你这样呆人，就肯借与你了。”众家人道：“想是这官人忆着老婆，心也想痴了。”曾九功听见，气得肚子几乎胀破。便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不要我有了银子，你倒变起卦来。”暴无忌道：“你果然有一千银子，我自然不悔。若是没有这许多，不如莫说这大话吧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如今也不与你分辩，我取了银子来，少你一厘便不是人。你若多要我的，也不为好汉。”暴无忌道：“谁希罕多要你的。”众家人道：“空口说白话，有何用处。你且有了银子，再来算计。”曾九功向暴无忌道：“你在厅上等一会儿，我顷刻就来。”说罢，飞的出门去了。暴无忌道：“想这孙子说了大话，觉得没脸，借这因由逃走去了。”家人道：“想必他被人哄了，走到这里做梦。”说未了，果见曾九功掇了一个皮匣，兴兴冲冲走入门来。跨进厅中，就把那皮匣子放在中间桌子上，在腰里取钥匙打开，果然都是雪白松纹，便叫取天秤来兑去。暴无忌与众家人看见，舌头都伸了出来。起初，不过把这话来难他，料他穷儒，断然没有这些银子。不想轻轻便便，早弄了来，连暴无忌倒没了主意。只得叫家人取出天秤，弹兑银子，只因银色真纹，果然没得开口。单单天秤差了二十两，曾九功道：“有言在前，少你分毫，也不为好汉。”便在怀里取出那三十两头，又凭他秤了二十两去。暴无忌把银子一总包好，叫家人拿了进去。曾九功道：“今日件件依你，可有甚么讲。如今快些将陆小姐交还我去。”暴无忌道：“你请少坐，待我就去打发他出来。”说罢，竟往里头踱进去了。正是：

带来结同心，
空输买笑金；
只愁莺语咽，
无处听佳音。

暴无忌进去了半日，只不出来。曾九功频频催促，家人道：“小姐在那里梳妆的，尚有一会哩。”曾九功只得耐心又等。直到午后，只不见动静，心里好不焦躁。便又催家人进去。家人道：“我家相公事忙得紧，那得工夫打发，你且去去再来。”曾九功发急道：“不过送了出来就是，费他甚么工夫。烦你进去说声，不要收了银子倒来哄骗我。”家人道：“你且不要急性，少不得打发你去。”都一个一个的走开去了。曾九功急得没法，坐一回，走一回，象煎盘上蚂蚁一般，好不难过。渐渐天已傍晚，并不见一些信息。心里按捺不住，便自走到屏门后，高声叫唤。几乎喉都喊破了，那里有人应他。只得又走出来，寻着家人，叫他进去传语。那些家人，也有个应他的，也有个笑他的，总不在心上。看看天已垂暮，一发没了影响。曾九功惊慌不定，暴躁如雷，只狂呼痛哭。闹了一会，只见暴无忌挺着肚子，笑嘻嘻的踱将出来。看见曾九功跳个不停，反慢佯佯的问道：“吾兄有何尊干，却到舍下如此发狂？”曾九功听了大惊道：“我在此等了一日，怎还不交我陆小姐。倒来问我何干！”暴无忌笑道：“这陆小姐吾兄几时交与我的！”曾九功听这一句，就如把桶冷水在顶门里一浇，只大嚷道：“你收我一千银子，天秤不

足，还补上二十两，因是赎陆小姐的，你敢图赖吗？”暴无忌道：“谁人收你银子，甚么人见证？可曾有收票与你吗？”曾九功道：“银子是你亲手兑的，当面交割，有甚么收票。至于见证，自有天地神明，昭昭洞鉴。你想坑赖得去吗？”暴无忌道：“你且请了天地神明来与我对证，才交还你陆小姐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京城地面，岂容劫抢财物。你若不还我人，少不得到上司告你。”暴无忌道：“我在那里劫抢你的！既如此说，且等你告了来便还你人；只怕就到当官，那官府料你这穷汉自然没有这一千银子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我银子是借来的，其人现在，不会质证吗！”暴无忌道：“你借与不借，也不关我鸡巴的事，你老婆被官府卖了，反在此撒赖，还不走你的路！”曾九功大怒道：“你坑我妻子，哄我财物，倒还这等无状。你恃着衙门威势，就不怕王法了！”暴无忌道：“你家丈人犯了法，那陆小姐是我当官买的，那见得还是你妻子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人口没官，也不容你衙门私买，况又白骗我银子，不是个知法犯法吗！”暴无忌道：“我在部里十余年，上下衙门都是我相熟，凭你到那里申冤，少不得死在我手里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你纵钱索通神，少不得贯满天殛，不知我死在你手里还不知你死在我手里哩！”暴无忌怒道：“这厮在我眼前敢这等放刁，小厮们与我扯他出去！”众家仆听见家主吩咐，一个个磨拳擦掌，走将拢来，揪衣的揪衣，扯手的扯手。曾九功正待发恼，早被众家仆拖拖拽拽，身不由主，已扯到大门之外。曾九功欲待再走入去，又被众家仆兜颈一叉，跌了一个大跟头。才爬起来，就是夹嘴两掌。曾九功见不是势头，只仰天大哭。有阙《锦缠道》曲云：

最伤心，叹池鱼生分瑟琴。儿女枉情深。自从海棠开，想到如今。只因为被奇灾，因此把良缘陆沉。恨豺狼，赚娥眉，黑陷难禁。何处望佳音？恼杀了愁潘病沈。望苍空泪零，休说是同衾共枕，买相思，早已葬千金。

曾九功此时，进又不得，退又不甘。因想千金之物，白白被他赚去，买不得陆小姐见面，枉负干白虹一片恩情。展转思量，愈加恼恨。欲待寻死，又想恩仇不白，枉为男子，况陆小姐又终无出头之日。欲待再与干白虹商议，争奈银子已被骗去，干不得事来，又不好见他的面。想到此处，不觉泪如泉涌。看看天已昏黑，惭愧不前。忽又转一念道：“干哥哥好意成全我夫妇，此时自然悬望，若不去回复一声，岂不做了逝水浮萍得恩忘返之辈。只得老着脸，去赔罪的是。”因勉强步履，含着两眶眼泪，孤孤恹恹的望干白虹下处走来。干白虹正望得眼穿，几次心里想到：“交银赎人，原没甚么拖延，为何去了一日，不见回来？难道他领了妻子，竟不与我说声？又决无此理。”正欲叫何寿去问个音信，忽见曾九功垂头丧气泪汪汪走入门来。一见了面，就双膝跪下。干白虹大惊，连忙扶起。问是何故？曾九功哽咽道：“小弟深负哥哥恩德，实无颜以见江东，愿受鞭责，稍释罪戾。”干白虹笑道：“有话且说，怎这等慌张失志？莫非那暴无忌又有些变卦吗？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不幸遇此凶徒，人财两遭坑骗。”就将暴无忌收了银子又把陆小姐图赖的话，尽情与干白虹说了。干白虹大怒道：“清平世界，不信有如此豺狼。这银子的事虽小，只是坑人妻女，太觉情法难容。今若讦讼干连，他衙门积蠹，纵使问罪加刑，那里在心上。你这懦弱书生，谅不是他敌手，如何是好？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就弃这穷命，也说不得，定要告他几状，或者官府廉明，断还我妻子，亦不可知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只恐徒为无益。”想一想道：“你

殛（jí，音及）——杀死。

在暴无忌跟前，说这银子从何处来的？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说是朋友处借的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可曾提起我的姓名住处吗？”曾九功道：“这倒没有提起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如此我便有个方法，包管你与陆小姐完聚。”曾九功喜道：“哥哥有何方法，真个弄得陆小姐出来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怎么弄不出来，只今晚你不可住在这里，可速速赁个健骡，连夜赶到张家湾，买个小舟候着。只说有一位公子，要进南国子监读书，我今晚将陆小姐权改男妆，明日黑早，定送到张家湾下船，竟星夜潜奔江南。他们只道你必回大同府去，定然追赶，便不相值。你切不可误事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蒙恩兄如此用心，小弟岂敢自误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此刻须速速赶去。”便取出五十两银子，付与曾九功做盘费。曾九功接了银子，泣拜而别，果然星夜赶到张家湾赁船去了。幸喜这夜陈与权因在同年人家吃戏酒，不曾回来。干白虹等到更深时分，向囊中取出千金，用布裹好，叫何寿拴在身边。并将一顶儒巾，一套衣服，并鞋袜之类，也叫何寿藏着。又往邻寓人家，借一匹好马，令何寿牵了，离暴家门首半里之地，悄然等候。自己短衣束带，身佩腰刀，轻身健体，步至暴无忌家。正是：

钿云久已锁香尘，
赚杀多娇泪满巾；
赖有押衙肝胆赤，
从空提出网中人。

干白虹见暴无忌家早是重门深闭，夜幕沉沉。便飞垣而上，直入内室。只不知那里是陆小姐的卧房，在屋上东寻西探，却并无动静。直到后边一间小阁上，见灯光影影，里头似有哭泣之声。干白虹把身子伏近檐头，细细窃听。有个女子声音说道：“我到你家里，原不欲生。只因父亲骸骨未葬，丈夫恩义未酬，故不敢轻死。若只苦苦凌逼。我好人家儿女，断不肯失节。身边现有匕首，就拼一死，做个冤鬼向你索命。”只听暴无忌答道：“我实实为你，费过多少心机。把你做个掌中之宝，在此好不受用。还只管想那前夫，有甚么好处。我每夜求你，只不肯从。今日你丈夫又在此缠帐，未知把你守得牢守不牢。今晚必要上上手儿，也不枉春风虚度。你若寻死，我宁愿在园地上挖个坑儿葬你。”那女子哀哀痛哭，矢志不从。干白虹听得分明，已知即是陆小姐。想道：“原来这小姐如此贞烈，真堪敬服。今日我不相救，可不污了他的节行。”便待跳将下去，又恐暴无忌惊走，反要叫人追赶。只得轻轻转过旁边，却喜有带小廊，直接窗口。干白虹悄然爬下屋来，从廊下走至阁前，反不跨进，只靠窗前，一手执刀，一手把窗上轻敲几下。暴无忌听见，认是丫头送茶进来，连忙开窗来接。干白虹一闪退一步，诱暴无忌走出窗来，就举刀劈头一砍，正中脑门，只“哎哟”一声，扑倒在地。干白虹跨进阁中见陆小姐，低声说道：“暴无忌已被我杀死，你快快伏在我肩背上，救你出去。”陆小姐不知来历，听说暴无忌已杀死，不管是祸是福，只得搭在肩头。干白虹走出小廊，依先升屋。叫陆小姐双手挽紧。不可失错。飞檐走脊，如履平地，到得外厢。干白虹一手挽紧陆小姐，一手搭住檐木，把身子悬空挂下。真是神不知，鬼不觉，一个陆小姐竟盗了出来。暴无忌家中婢仆，影响不闻。直到明日，送茶饭到陆小姐阁上，已不见了人。各处寻看，方才见了暴无忌尸首。连忙报官，陆小姐与曾九功不知去多少路了。

是夜，干白虹扶陆小姐飞行向前，遇见何寿。干白虹解他腰间银子，拴

在自己身边。叫陆小姐更换了衣巾鞋袜。陆小姐再三问故，干白虹只说道：“你丈夫曾九功，现在张家湾守候。今路次匆忙，不及与你细说，日后自然知道。”便把他扶上了马，双双骑着，叫何寿悄然回去，不要使人晓得。自己同陆小姐加鞭策马，如风驰电掣。尚未天明，已到张家湾。曾九功果然赁个船儿候着。见干白虹同着个少年，远远飞马而来，已知是这话头了。便连忙赶上岸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大相公来了吗？快些下船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老爷吩咐，大相公赶在半月内到监的，若迟了要打哩。”曾九功应了一声，船家就接口道：“下去顺水，自然快便，定不误爷们的事。”干白虹把腰间银子解来，藏在船内。又悄悄叫曾九功，叮咛道：“我今日虽弄了陆小姐出来，暴无忌已被我杀死。你已不能回籍，但此去江南，无所依傍，故将这千金奉赠，当节俭成家。住乡村僻镇，潜踪敛迹，慎勿往外招摇。况正在青年，当以功名为重。今北闹似觉不便，可将二三百金，就在南雍援例。倘然得中，便可无患。曾九功感泣道：“蒙哥哥为小弟如此用力，冒险不顾。又蒙多金慨赠，展转曲成，此恩此德，如何可报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此际不宜久谈，可速速解维，脱此危地。”说罢，腾身上马，连加数鞭。如飞箭一般去了。曾九功见干白虹飘然而去，心里无限感激，不敢出口，只暗暗洒了些泪，忙叫舟子开船。恰喜天从人便，这日正是大西北风，扯起布帆，一泻千里。曾九功与陆小姐两个，好不得意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免奇祸而得佳遇，寒士时来；仗公义以报私恩，英雄愿遂。未知曾九功与陆小姐，可走得脱这段祸殃？干白虹回去可免得没事吗？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逃灾难举目无亲 救无辜挺身代辟

词曰：

狱宜平允，风马俄相证。可笑桃僵李代，任豪杰，尚驰骋。亏他肝胆赤，愿救无辜命。况有炎炎大义，真面目，请厮认。

——霜天晓角

话说陆小姐一路追想干白虹提救之恩，悄地向曾九功细问道：“前日在暴无忌家，救我出来的那位义士，不知是你甚么瓜葛，却为我两人施此冒死之计？我与你只道永无见面之日，谁知又得团圆。若非那义士厚恩，安有今日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此人叫作干白虹，是我结义的恩兄。当初在都门酒社，偶然遇合，遂成生死之交。只因暴无忌将小姐赚归，卑人屡次登门，愿偿官价，赎归完聚。这厮必要措我千金。料寒儒无力，自必干休。这干白虹见我有悲惨之状，细问来由，就慨然假我千金，求赎小姐。不想暴无忌坑匿多金，恃威不放，只得奔告恩兄。他就令我在张家湾买舟相候，因而挟刃奋臂，向重门深院，杀死奸豪，救出小姐。复以千金相赠，使我纳例南雍，以避祸患而就功名。如此恩义，如此贤豪，岂复人间所有。”陆小姐大惊道：“原来与他陌路相逢，就为你挥金不惜，冒死无辞。求之桃园三杰，亦不过是。世间有此好人，我和你怎生答报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他待我俩人恩深义重，岂是将言语形容，把东西孝顺，便可报得万一。总之，我与你铭心刻骨，苟有用力之处，便当死生报答便了。”一路夫妻恭敬，分外和好。终是读书守礼之人，舟中并不及乱。直待到了金陵，在离城数里，寻两间房子住下，方始拣选良辰，略备花烛，拜了天地，才成夫妇。过了数日，果然将些银子在国子监纳了例。曾九功潜心养锐，在雍中刻苦读书。

看官，你道干白虹既然杀了暴无忌，盗去陆小姐，飞垣入室，人命关天，也算京城一桩异事。况又是大衙门书役，自然四远搜缉。不信曾九功与陆小姐两个，躲到南京，不隔二千里外，况是南北冲衢，四方要路，难道偏偏搜不出来吗？不知有个缘故。那暴无忌是刑曹积蠹，侮文弄法，无所不为。新近把一宗钦案，得了万金，竟蒙着官府，将两个斩犯改驳轻了。被对头首告，法师转奏朝廷，把暴无忌家私籍没，人口监候追赃。倒因暴无忌被人杀死，替朝廷伸了国法，有司把捕票尽行缴销，将此案竟置不问。故曾九功与陆小姐得以安居无恐，也是他两人命中造化。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干白虹在京中，见暴家事败，已知前案消释，才得放心。不觉已是二月初旬，陈与权准备入场会试。谁知文战不利，恰好名落孙山。干白虹见陈与权不中，在京便无所事事。兼之资斧又将告竭，就劝陈与权一同回去。陈与权心里也记念妻子，欣然欲归。干白虹便雇了骡马，收拾出京。一径赶到金陵，要与曾九功相会，把行李上在铺家，叫陈与权守了寓所，自己往监里问了曾九功住处。一路找来，恰好曾九功这日正在家中，一见干白虹走到，犹如婴儿见了慈母，慌忙迎进。急唤陆小姐出来，拜见恩人。夫妇两个，叩头称谢。干白虹见他如此，反了不得起来。乃笑道：“老弟把我如此相待，教我置身何地。我今日不是图报而来的呢！”曾九功道：“恩兄虽不以功德自见，但小弟受此深恩，岂敢遽忘高厚。”陆小姐道：“我夫妇若非恩人之力，此生安能相聚，贱妾死于虎口久矣。今得保有微躯，苟全小节，皆恩人之赐也。虽欲不感，乌可得已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小姐冰心玉洁，天不忍负，故假手杀此凶贼，以免小姐芳名污辱。实由公道使然，于我何功之有。”曾

九功道：“恩兄何事出京，今将何往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因陈与权春闹不第，在京无事，一同回家，故特到金陵，看你一面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怎敢过劳玉步，屈贵蓬门。陈兄今在何处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在小寓安息，明日便欲就走，故不便来拜见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怎去得如此匆忙？恩兄须在此盘桓数日，待遇夫妇少尽恭敬，此心始安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归心如箭，再不消老弟费心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前日蒙恩兄厚赐，得以附例南雍，庶不失功名之路。今抱恩戴德，皆恩兄之惠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些些薄赠，何劳置口。可知暴无忌这厮，生前积恶，如今累家口也坐脏抵罪了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苍天有眼，现报如此神速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起初为小姐这事，道是黑夜杀劫，官府四远缉拿。他家若不犯事，老弟与小姐虽在南中，也未必可免。今幸此案情重，则前案遂轻，始得免祸。也是你两人洪福所致。”曾九功听了，不胜庆幸。连忙宰牲沽酒，当夜盛席款留。干白虹并不推辞，便开怀沉醉，直饮到天明，竟欲相别。曾九功苦留不住，只得送至百里之外，大哭而别。干白虹囊中路费，尚有三四百金，便又取出二百两，悄悄递与曾九功，将去做读书之费。曾九功感谢不已。诗云：

钟陵烟树锁春寒，
对酒情深别去难；
今夜樽前拚一醉。
片帆明日过江天。

干白虹别了曾九功，晓行夜宿，兼程而进。一日，途间忽遇个乡里人。远远看见干白虹，便叫道：“干相公回家了吗？”干白虹抬头一看，却认得他是个府中健快，当时曾有一面的。便也说道：“我正是回家，兄如今往那里去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奉官差进京，干相公一向好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好处也没有，只落得平安的。但不知我家中近况如何？”那人道：“府上宝眷也都纳福，只叫我对干相公说，京中无事，早早回来。其余并无别话。”干白虹口虽应着，心里却想起刘天相这段事情，未知如何？他是衙门人，自然晓得详细。便乘隙问道：“当初我在家时节，闻得广州刘通判在南雄地方，被盜打死，这也算一件异闻。如今不知怎生结局了？”那人道：“说也好笑，这些捕快寻缉了一年，竟无下落。后来他的家人，无意间在市中认出原赃，获住了一名强盗，如今现在监中，不久就要处决。但是同伙的，再获不着，还各处搜寻哩。”干白虹听说，暗吃一惊。忙问道：“这强盗是那里人，叫甚么名字，可是真的吗？”那人道：“这人叫做戚宗孝，就住在南雄城外。现搜出官银印信，当堂一一招承，那有不真之理。”干白虹听他说来，明知是当初周济的那穷人受害了，心里好生不安。那人讲了些闲话，也就匆匆别去。干白虹展转思量，不胜嗟叹道：“我当日因其穷迫，将此救他。不想官府竟认为强盗，拟成大辟。若杀人害人，岂为好汉。只不知那人可叫戚宗孝？回去访问，自然晓得。为今之计，欲要救他，却如何是好？”只管沉吟不已。陈与权见他如此模样，便道：“刘天相之事，既已认错对头，顶了罪案，吾兄便可脱然无事，怎还如此忧虑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他人替我偿刑，我反逍遥于外，此心安乎？”陈与权道：“吾兄把刘天相路费，都与此人受用。他既用了脏银，原该顶罪，还哀怜他甚么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当初恻隐济人，今日陷人死地。杀人者不罪，无辜者受诛。苟有人心，岂忍如此。”

且不表干白虹并陈与权两人之事，再说戚宗孝。经官府判断之后，解院解司，三推四鞫。不是夹拶，便是敲扑，怎敢与原招不合。妻子周氏，见丈夫身在囹圄，谅无生路，剩得一身，无依无傍，便剃下头发，在近处寻所尼庵，彼缙出家，种个来生因果了。是时，臬司因戚宗孝一案，已经狱成，便缮造供册，备拟招由，呈详按院。按院因是盗情，例应早结，便据详题奏道：

题为巨盗劫杀职官事：据广东按察司按察使，呈详前事：大盗戚宗孝，于某年某日，遇广州府通判刘天相赍表进京，路经南雄府。孝等拦路截劫，以铁棍打死天相及衙役多人。劫去路贖若干两，旋经逸遁。当据事主赴报，随行该道勒限严缉，屡追不获。于某月日，孝始就擒。历经司府再四研讯，本犯自认情真，赃械并确。戚宗孝按以强盗，已行得财伤人之律。伙盗现在严追，获日另结。兹据该司招详前来，臣复核无异，除将口供清册揭送法司查核外，相应具题。伏乞敕下法司，核复施行。

法司复准，即行该案处决，发下南雄府。此时，南雄知府已换了新官，便会同厅县，遂调戚宗孝出监，当堂就绑。

你道戚宗孝奉旨行决，岂有挽回，定然不可得生了。谁知命里不该死于刀头，恰恰有个救星到来。那救星是谁？原来就是干白虹。但干白虹虽然好义，不过一闾阎匹夫。如何便可救他？不知丈夫肝胆，岂肯害人。途中一闻此信，便急急赶到家中，往戚家旧处，问明白了，便想要去当堂顶罪，代他出狱。连夜与妻子分诀道：“我有一事，要出去数年，你好生看管儿子，教他长进，也是干家一点血脉。只是累你寡守，心甚不安。”丽容惊问道：“你京中才回，却有何事，要去得这般长久？几时才得回来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也论不得日子，你每事要自家谨慎，切不要思念我。”丽容道：“今去作何勾当？我与你夫妻之间，怎不明说，却如此半吞半吐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说来定有许多牵绊，不如莫说的好。但今陈与权住在家中，出入甚觉不便。况前门已竖了旗杆，莫若把前段房子划与他住，中间砌墙隔断。你在后边，只留数间小房，将就在后门出入。僮仆且叫他散去，但留两三婢女，以供驱使。且等我有回家之日，再图恢廓。”丽容见此光景，好生疑惑。问他又不肯说，只放声大哭。干白虹拂衣而出，与陈与权相别。反恐他心里不安，也不露出真情，依旧含糊说了几句，只叮嘱他照顾妻子。陈与权唯唯应诺，送出大门，干白虹飘然而去。陈与权便知他为这一件，诚恐牵连自家，反不远送。听说把高堂广厦都划与他居住，心里好不快活。也并不与丽容说知他丈夫的去向。

干白虹离了家中，大踏步奔入城来。只听街上人说，“当初劫刘通判的那个强盗，今日调到府里去绑了，我们看杀人去。”干白虹听着，陡吃一惊。因暗想道：“我若来迟一刻，就不及救他。”便两步做了一步，飞也似赶到府中，恰好正在那里绑缚。只见一府官员，都在堂上。兵丁刽子排列两行，干白虹便欲闯入。管门人役，因是绑人，那里容他入去。干白虹暴躁起来。使用出手段，一挥而入。好笑那些把门人役，都一个一个随手而倒。只大喊道：“你敢来抢重犯吗？”干白虹也不应他，直至堂上，大声说道：“打劫刘通判的是我，不要砍错了人。”知府笑道：“想是个心疯的，皂隶打下去！”这些皂隶，都走拢来赶他，那里驱得他动。干白虹道：“我并非心疯。当初其实是我杀死刘通判，人心天理，如何害人。这戚宗孝委实是冤枉的，求老

拶(z n, 音赞 上声)——用一种夹手指的刑具(拶子)夹手指。

缙(z , 音孜)——黑色。

闾阎——古代平民居住的地区，也指平民。

爷昭雪。”知府道：“你敢是戚宗孝买出来的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杀身大罪，怎么买得出来？”知府道：“既非买托，想是你与他同伙了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当初打死多人，皆小的一人动手。这戚宗孝是小艺良民，并非同伙。”知府道：“你顶了罪，就要处决的，不信你肯替他死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自家做的事，岂敢不死。”知府吩咐：“且把戚宗孝松了绑”，叫干白虹问道：“你姓甚么，是那里人？与这戚宗孝甚么瓜葛，却肯挺身替他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小的名唤干白虹，在仁寿村居住，与戚宗孝并非瓜葛。因刘天相与小的有仇，小的原非有意打劫，只因当日有事入城，走得太早，守候开城，偶然坐在戚家门首，那戚宗孝小的也并不认得，因闻他在里头与妻子愁穷叫苦，公私逋负，不能求生，夫妇二人方将投环自尽，小的一念不忍，便欲回家取些东西救他。不料走出官塘，恰好遇见刘天相一队轿马过来。小的此时还无意杀他，反因他从人先将铁棍子打小的一下。小的仇上加怒，故拿他铁棍打死多人。小的平时轻财任侠，原非利他囊筐；也因要救戚宗孝夫妇性命，故劫此赠他。当初小的救活了二人，随即匆忙而去，原不曾说明这银子来历，故此无心败露。老爷请想，这戚宗孝若果然劫了财物，便该泯没踪迹，怎么还肯把原赃露目，印纸包银。只此一件，便知他是受刑不过，屈招的了。”太守道：“这戚宗孝与你既不相识，怎便把许多东西与他，定是胡说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小的素性慷慨，况此不义之物，小的也不屑要他，是以倾囊相付。”太守道：“你既说一身做事，不忍害他，怎么当初不出来首明，直到文案已结，才来认罪呢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小的一向作客京师，昨晚才得回家。至于情之真伪，老爷只问戚宗孝，便见明白。”正是：

昔日怜他死，
今朝俾尔生；
肯因刀斧惧，
豪杰始成名。

知府果叫戚宗孝问道：“当初你曾否与妻子投环，这干白虹曾否周济你银子，你既做了强盗，他为何替你辩雪，与他是同伙不是同伙？可从实说来！”戚宗孝道：“先年小的委因穷迫，曾与妻子悬梁。这干白虹，小的也不知他姓名，黑地里救我夫妇性命，与我这一大包银子。小的既死方生，这干白虹已去，无从问其来历，实不知是打劫来的。小的原不曾为盗，实是屈供。只是小的既受干白虹活命之恩，今日愿甘一死，以报大德。况此案已经奉旨归结，岂可更改。这干白虹实系豪侠好义，盖世所无。求老爷照案施行，也尽小的一点报恩之念。”知府听到此处，连连点头，又唤干白虹问道：“当日刘通判十余人进京，你说没有同伙，难道一个人打劫得他？明明你与戚宗孝同做的事，倒还互相辩雪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这些不难！当日刘通判家人，尚有存者。老爷只须唤他面认，可是小的一人动手？便知这戚宗孝是真是假了。”知府便差人去唤。差人禀道：“刘通判家人，闻盗犯处决，现在门首观望。”太守便吩咐唤来。那家人连忙上堂。太守问道：“当初打劫你家主这强盗，可还认得吗？”家人道：“怎不认得。”太守便叫他与干白虹对认，家人仔细一看，跪上禀道：“前年打劫家主，正是这人。”太守道：“有同伙没有？”家人道：“只是他一个，没有同伙。”太守便拍案怒道：“你这奴才，既认得他面貌，为何前官面前硬指这戚宗孝是真盗！”家人道：“青天爷爷在上，只因家主被劫，连伤数命，真盗久缉无踪，况赃物现在戚宗孝手中获着，定是知情，不得不认他为真盗。况前任老爷承缉此案，若限内不

获，便碍考成。就知不是真盗，也只得将错就错了。”知府道：“你既说没有同伙，今案上又有许多逸盗姓名，你当初不说，定欲他陷害平人了。”家人道：“小的只因拿不着真盗，这戚宗孝面貌又不相符，故此他混供的姓名；小的不说没有，要他寻缉，指望借此以得真盗，并非冤陷平人。”太守怒道：“大辟重情，岂可任意含糊。”便拔签把家人打了四十。监候定罪。就叫干白虹与戚宗孝上去，说道：“你二人心迹，本府俱已洞知。戚宗孝固系屈供，干白虹亦属义士。但前府朦胧，文案未确便尔混详取旨。今本府实备缘由，申详两宪，此案才可允结。”吩咐将二人暂且收监，听候复审。只因这一案，有分教：应生得死，应死犹生。不知戚宗孝可能逃这死罪？干白虹替得他替不得他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闹公堂村夫殉义 占田产恩妇离家

词曰：

仗义酬恩堪羨，匹夫大节，可撼丘山。非是轻生，好死欲取心安。大男儿生抛妻子，负心汉俨列衣冠。更无端，受恩深处，展转摧残。艰难，驱他出穀，诱他入穀，总上鱼杆。颠颠倒倒，心机不放一丝宽。只图予快心满志，那顾恁地覆天翻。更堪叹，肺肝如见，何用遮瞒。

——玉蝴蝶

话说干白虹虽然仗义，要替戚宗孝一死。但戚宗孝已被前官判定案卷，又经详宪奉旨。若知府不换新官，干白虹纵欲救他，这知府如何便肯担差，触上台之怒，不做个昏聩的老成。幸得知府换了新任，已是隔手文案，且系进士出身，公明廉断，不比前官莽劣，故便许他允详。况当堂询问，又见干白虹义气激昂，语言刚直，已知是个侠烈之士，心里十分钦服。次日，亲自备具情由，通详两宪，极言干白虹仗义救人，挺身代罪，并戚宗孝知恩报恩，愿死无怨，许多情节叙得委曲恳至。巡按亦觉称奇。便批道：

干白虹挺身甘罪，既经事主确认，似属非狂。但观始终好义，心切救人，据详实为可嘉。戚宗孝的系屈供，愿死报德，亦属难能。前府大狱率决，殊为不合，听参议处。二犯仰再严鞫。果系情真，候本院题明定拟可也。此缴。

知府复审明白，备细回详。巡按一面出疏题报，一面批将干白虹羁候。戚宗孝既系无辜，当堂开释。戚宗孝因感激干白虹的恩义，不愿释放，苦苦要与他替死。太守道：“此案既得真犯，干白虹之死，情真罪当，你屈受多刑，终属冤陷，自当昭雪。为何转欲代死，把性命做儿戏。”戚宗孝道：“当初干白虹因欲救小的夫妇，是以蹈险不惜。小的实受大恩，今使救人者反遭刑戮，得恩者逍遥坐视，于心何忍。小的情愿生则俱生，死则俱死，不敢自全性命。”知府道：“胡说，这事现奉上司批行，业已报部，岂可再有更改。手下的，与他去了刑具，押出去讨保。”戚宗孝那里肯去，乃大哭道：“当日蒙他活命之恩，他岂是有意害我。不意恩人反致杀身，我却偷生于世。人而无义，禽兽不如。要这残生何用。我不如先死，抵了恩人之罪，也尽我一点感戴之心！”说罢，就望丹墀下石栏之一触而死。知府大惊，忙叫皂隶看守尸骸，飞即上马，面报抚按。抚按无不称奇，连忙具本上奏。朝廷以两人皆属义举，将干白虹免死，准徒五年，发山东冲要驿递摆站。抚按行到南雄，知府奉了宪批，即唤干白虹到案，就点两名解役，当堂发与三十两路费，即日押解起身。干白虹向解役说道：“二位虽奉官差，累你远行吃苦，我心不安。可同到舍下，一则别了妻子，二则带些路费，不知可使得吗？”解役听说要带路费，与已定有沾益，欣然便同他回去。干白虹到了家中，与妻子说知缘由。金丽容才知为陈与权报仇，杀死刘天相之事，弄出这段祸来，真个哭死方苏。连十多岁的一个儿子，也牵住了父亲的衣服，哀哀痛哭，见者无不心惨。干白虹向妻子孩儿说道：“你们都不消悲切，我五年役满，就可回家。但好好为我保守家门，不消挂念。只收拾些盘缠与我带去，其余钱财田产都是你家之物，不须留以待我。”吩咐毕了，便欲出门。虽然豪杰心肠，

担差——承担差事、任务。

瞶（guì，音贵）——目昏，看不清。

载——通戴。

摆站——古代犯人发往驿站充当苦差。

也免不得暗暗洒了几点眼泪。随又到陈与权处作别。不想陈与权见干白虹披枷带杻，做了囚徒，恐怕羞辱了举人体面。吩咐家人，只说进城去了，竟拒而不纳。干白虹是直率人，便信为实，只得快快出门。金丽容连忙收拾一二百金，与丈夫做路头使费。干白虹接了，吩咐他好教儿子成人，不可容他嬉荡。金丽容道：“你此去好生保重，役满即便图归，免得使人悬望。”解役连催上路，不得已，就同起程而去。金丽容与儿子干浚郊，都哭倒在地。正是：

情真休叹别离轻，
薄命难填孽海平；
漫向春风鼓琴瑟，
凄凉应作断肠声。

却说陈与权原是个狼子野心。当初虽是刘天相负他，他也未必不是负心之辈。生平为人轻薄，心腹奸险，得恩不感，知义不为，一味狼贪，千般兔狡。干白虹从风雪中救他性命，已是莫大之恩。况又供养在家，轻裘肥马，驱婢呼奴，且聘妇成家；不惜厚币，夤缘进学，几至丧身；力任艰危，身当刑险，复为他授例以就功名；更欲他发科以解耻笑，故挥金万两，直倾囊索，且往回万里，不惮星霜。若在知轻识重之人，便该终身顶祝，全家感恩，待之如天地父母，亦不为过。可怪陈与权，随他千恩万德，过眼即忘；非惟不知感载，见干白虹尚有田产囊蓄，还心心念念，欣羨不已，时时刻刻觊觎不休，只想罟吞入己，方才满欲。况兼乔氏，又是贪得无厌，助夫为虐的人。他两个人，初见干白虹去与戚宗孝顶罪，却不思这事是为他报仇而起，反幸他此番必死，儿子又小，正遂他吞占之机。及至免死配徒，全没一些不安的念头，只道此去谅无归家之日。才等他起解之后，便叫人悄然吩咐干家佃户，不许还租，其余房产债目，也吩咐不许纳利。这些小民，见庇他赖债，谁不乐从。到秋成之后，丽容遣人收租刮帐，果然响应，真个颗粒不还，厘毫无入。丽容着了急，忙向陈与权商量，要他出力告追。陈与权见正中机谋，便道：“我向蒙干兄厚惠，未曾报答，今大嫂见托，敢不尽心。但恐穷佃小民，势孤力弱，一经官府，必致脱逃，纵有不走的，那所抗之物，也向衙门费散，那里还有余财把来完纳，岂不徒招怨尤，究无裨益。”丽容道：“依陈爷说来，告既不可，今将何法处他？”陈与权道：“依我愚见，大嫂竟将用产帐目，托付与我，在各佃户面前，只说田产已属陈举人管业，这些小民，自然不敢拖欠。待我叫家人各处催讨下来，一一交还大嫂，不知可相托否？”丽容道：“既蒙垂荫，岂有不相托之理。只是动劳陈爷费力，似为不当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忝在通家，大嫂之事，即我家之事，怎说这话。”丽容只道果然好意，忙将一应租簿，各色帐目，尽归陈与权之手。陈与权既握了把柄，便谗管事家人，将田亩另立户名，房屋换写租契，为陈氏之产。

原来陈与权一向虽蒙干白虹扶持，不过为他买功名，养妻室，手中原没甚家私，故骄奢之状，形于外。今骗了干家许多田产到手，居然自谓富贵，就嫌住居窄狭，欲要扩充体面。因见金丽容所居后段房屋，尚有三四进高大厅房，便想道：“这些房屋，若并在我一家，岂不冠冕。倘中了进士，难道也与人家同住。”从此起了这条念头，终日与妻子筹思划算，想要谋占他的。一日，乔氏在枕头边教导他一个法儿，陈与权大喜。就备了些茶饭，叫丫头

去请干家奶奶过来，商量说话。金丽容见陈家来请，只道是算还他田房租利，便欣然带了两个丫头，竟到陈与权家。乔氏接着，叙了些寒温。丽容便问道：“你家请我过来，有甚么讲？”乔氏道：“正是有句话要请你商量。”便叫丫头去请了相公进来。丫头应声而去。陈与权走进房中，作了揖，就在旁边坐下。丽容道：“我家田产细事，一向费陈爷的心，甚是不安，如今不知曾催得些下来？今日请我到此，想必算些帐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承大嫂重托，我日上叫小仆在外边催索。这些奸民顽佃，一般也不肯还。及至鸡麻布匹，件件准折，只是大半货物，不好交与大嫂。且叫小童去变卖了才好凑来。”丽容道：“怎劳如此费心，不然就把货物准些与我也罢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这个不好，大嫂是内眷家，把这些东西那里出脱。就有人要，价钱上一定吃亏。况且货物，又低丑不堪，若依样把来准折，我受人之托，所干何事。自然待小童去变卖。并各处多催拢些来，一总送到宅上。”丽容被这许多鬼话，竟哄信了，反满口称谢。有阕《古轮台》曲云：

笑娘行，堕他奸计不提防。人情虚幻，只道是一般人面，一样衷怀，那知是一味荒唐。布虎弓蛇，斩金销骨，舌端何处辨雌黄。一似蜃楼海市，空闪烁，鱼鸟迷光。不管赚他狼狽、吃他膏血，拆他离散、笑骂也何妨。只凭我一双辣手恣相戕。

陈与权向金丽容道：“今日请大嫂过来，特有一言相商。我夫妇蒙干兄不弃，同居多载。但想大嫂，当日高堂广厦，宽敞惯了。如今我家住在这边，反占了大半房子，累大嫂自己倒剩这几间后屋，谅来窄狭，如何住得。虽大嫂未心憎嫌，在愚夫妇甚觉过意不去。近日我将数百金，买得一所宽大房子。我家欲待搬开去住，奈此间已竖了这几根旗杆，离他却似不便，方才愚夫妇在此商量，莫若反请大嫂搬在这宅里居住，我家竟通了后门，彼此宽展，未知可否。”丽容道：“陈爷怎说这话，向来我丈夫在家，尚且将就过了。如今单身幼子，正宜收敛，何敢反居大宅。况且此处系父遗之产，断难轻弃，再不消费你清心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还有一说，昨日有个勘舆家来，我乘便叫他看看住居风水。那勘舆先生说：‘这房子截了后路，气脉不通，不惟科名蹭蹬，抑且艰于子息。’将来正欲上京会试，功名之事到还小可，因想子息事大。岂不闻孟子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读书人关系名教，岂可不早为图维，以慰先灵于地下。况勘舆先生，又看大嫂住的这几间后屋，也甚是不吉。说‘既系向北出入，便与这旗杆风水有碍。后为玄武，岂可高煞相冲。’连年干兄这些官非刑祸，都从此起。况今年又是玄武用事，若不早迁，定还要伤损人口。愚夫妇听说得利害，故此图这地步，与大嫂趋告避凶。那风水不是儿戏的事，毕竟不可强执。万一果应其言，悔之晚矣。”丽容道：“只是丈夫不在家中，应该谨守才是，怎好移家避地，轻弃祖居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迁徙亦人家常事，况也离此不远。干兄纵不在家，我夫妇也可时常照顾，难道怕别人欺负不成。”丽容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不得不遵从台命。但可怜孤儿少妇，举目无亲，凡事须仗陈爷照拂，我母子方有一分依赖。”陈与权道：“我两家就如骨肉一般，朝夕可以相见，何消虑得。”当下就留金丽容吃了便饭，把轿子抬送回家。陈与权见金丽容已出了口，满心快活，忙与他择了一个迁居日子。到得临期，唤了十来个粗使人，到干家扛抬家伙。丽容没奈

戕（qi ng，音腔）——杀害。

勘舆——即“风水”，旧时迷信术数的一种。指住宅基地或坟地的形势，也指相宅、相墓之法。

蹭蹬（cèngdèng，音层 去声 凳）——失意、潦倒或失势难进的样子。

何，只得凭他做主。搬运了数日，方才进房。陈与权举家相送，好不热闹。邻人都送礼称贺，陈与权替他治酒相酬。乔氏也陪在新宅内，住了数日才去。丽容看这房子果然宽大，亭台花木，件件可观，反比自家房子华藻好些。心里也还稍慰。有诗云：

居以安为胜，何须乔木迁；
犬猫还恋主，燕雀不离檐。
斗室安云陋，高堂未适恬；
如何弃恒产，空受别人赚。

{ewc MVIMAGE,MVIMAGE, !00200740_0319_1.bmp}

金丽容恰好住了两个月。一日，丫头领干浚郊在厅上闲玩。忽见有个肥头大脑、方中阔服的人，挺起肚子踱到厅上坐下，跟着三四个家人，都站在榻子旁边。那戴方巾的说道：“你住在我家房子里，已是两个月了，怎么还不出屋？”丫头听见说得诧异，也不敢回答，便领了干浚郊飞的奔了进去，报与主母得知。丽容大吃一惊，连忙抽身出来，走到屏门后边。这几个家人见有正经的出来，说道：“我们是城里孙老爹家来催房子的，老爹亲在这里。”那孙老爹也便立起身来，望里头作了个揖。丽容便问道：“孙老爹光降寒门，不在有何台命？”孙老爹道：“奶奶们是陈爷亲戚，本不该惊动。只因舍下这房子，要将来转售与人，故此敢来催促。况陈爷起初，原说暂住一月。如今已是两月多了，只得来与奶奶说声，在这几日内就出还了我才好。”丽容道：“好奇怪，那房子是陈举人买的，孙老爹怎说是你家之物？”孙老爹道：“这也奇了，奶奶住在里头，原来尚不知这所房子是谁家的吗？”丽容道：“那仁寿村陈举人的宅子，便是舍下祖居。向来划一半与陈举人住着。为那陈举人被勘舆先生说了风水不利，要通前至后，归并一家，联络气脉，故又买了这所房子。原打算自己搬来，只因旧宅里竖了旗杆，不便迁徙，故此他倒一总住了我家的屋，倒叫我搬到这里居住，是彼此递换的。若是别人的产业，不曾用价交易，如何搬得进来。孙老爹这话教我甚是不解。”孙老爹见这般说，也大骇道：“这那里说起，陈举人向来与我曾有一面之交，也不知他做人好歹。前日偶然会着，说要寻一所好些的房子，暂赁一个月，与亲戚作寓。我因在相知间，便说有一所房子，就在尊居不远，现今空着，要个主儿卖他。若有令亲要借来作寓，怎好要银子雇赁，听凭搬来便了。只是果然一个月出还便好，要久住，恐怕妨了我寻售的门路，便不敢应承。那陈举人就说，真真只借一月，一日也不多住的。为此我欣然就借与他，并不曾要他一厘银子。如今住了两月，尚不肯还，倒说是陈家的房子，难道这陈举人如此欺骗，要扎人的火囤吗？我这产业，现有原中原主，当官印契，便到皇帝面前，也拿得出来。今日到此催屋，反说这般混话，终不然倒是我假冒不成。”丽容道：“难道有这等事，那陈举人住了我房子，不信，倒来哄我。孙老爹请回，待我问明白了，自然有个料理。若是府上的房子，怎么好白白住在里头。”孙老爹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那房子弄得不尴不尬，我心里怎能放得下。况且今日许多路走出城来，难道不讨了一个的实回去。你可叫个人到家问问，还是他家的屋还是我家的屋，该还出不该还出，也须与我一个分晓。”丽容道：“也说得有理。”便叫个老苍头到陈家去问。那老苍头去不多时，就来回复道：“陈爷不在家，说是城里去了。奶奶亲自出来问我，说干奶奶自己

要住房子，自家去料理便了，关我家甚么事，倒来问我。”孙老爹听了道：“如今可信我的话了，若是他家房子，怎说这几句。”丽容大惊道：“不信有如此怪事！那陈举人现受我家大恩，难道竟把鬼话哄我。况且把我家房子兑换，又非白要他的，为甚坏心到这个田地！”孙老爹道：“这陈举人曾受你家好处吗？”丽容道：“便是他一个湖广人，与我家原非亲戚。被个表兄负心，弄到落泊，后来表兄做了广州通判，他跟到此间，隆寒雨雪，跌死在南雄岭上。我家丈夫驮来灌活，养在家中，娶妻完婚，扶持他入泮。我丈夫几乎弄到杀身，至授例北雍，夤名乡榜，计费万金，未尝少吝。我丈夫因替他报除夙怨，杀了刘天相，几成大辟，幸朝廷怜其好义，发配山东。不惟为他倾家，抑且为他拚命。今见我丈夫远配，一所房子又不容我安身，却把别家的产业哄我。你道有这事吗！”孙老爹听到此处，舌头都伸了出来。乃大骇道：“你家如此待他，他却这等相报。便是豺狼泉獍，也无此狠恶！”丽容道：“我家却不知他如此昧心，还将所存田房产业都托他收管。倘一总坑匿不吐，怎么了得！”孙老爹道：“为甚么也托与他？今如此昧心，形迹显见，大略不肯还你的了。我今不好在此唐突，只得且去。那房子或是还我，或是用价交易，但求早些发付。”丽容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少不得我还亲自要去与他理直。或者内眷们不善说话，且看陈与权当面怎样回答。若果有此事，也不劳府上催促，只在这一月内，自然出还你家房子，并奉补租价。”孙老爹道：“这倒不消。但若奶奶住，愿减些价钱。买了倒好。”说罢反欢欢喜喜同着小厮出门去了。金丽容想道：“不信陈与权负心若此！莫非乔氏不知就里，胡乱回的？或者我家老苍头耳聋昏聩，传错了话？只等我自去，当面问陈与权，自有真确了。”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孤身妇，财破家倾；负心人，惊生诈死。不知这房子终是谁家产业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入泮（pàn，音判）——周代诸侯的学校前有半圆形的池名泮水，后称入学为入泮。

泉獍（xì jìng，音器竟）——相传泉是食母的恶鸟；獍是食父的恶兽。比喻凶恶忘恩的人。

就里——内部情况。

第十二回 两头脱空，负心人忒煞欺心 一计收罗，长舌妇偏生饶舌

词曰：

自家庭院，反与伊人藏美眷。别徙华堂，又被他家赶得忙。田园一畝，还欲将他家计掇。魑地风波，不得人间巧几多？

——减字木兰花

看官，你道陈与权要独霸干家宅子，自然另买房屋，搬出丽容另居，原是正理。为何忽有个孙老爹走来，说是他家产业？依我看来，定是假冒的了。原来不然，那陈与权狼心狗肺，负义忘恩，虽然终身受干家之惠，就如享用自家孙子的，一毫也不在心上。今见干白虹配徒远境，自然不得回家，止剩茕茕母子，柔弱可欺。故任我为之，益无顾忌。贪了干家这所宅子宽大，便与乔氏私谋，要驱逐他出门，方遂并吞之念。这乔氏机谋深巧，便教唆丈夫做这鬼局，推了出门，便不管他闲事。

这孙老爹号叫做孙秀卿，是城中一个富户，与陈与权原非厚交，两家相识却有一个缘故。那孙秀卿因是小姓出身，加添有了臭铜，就有这些光棍去起意他。一日，家里围墙倒了，叫人重砌，只因房子少，人口多，觉住不下，反在这围墙之内，起了一所大楼，接连九间，费了三四百银子。才造得完，便被几个恶少，竟向保昌县进一张状子，说民间房宅，只有连三连五，惟帝王宫殿方是九间之数，道是百姓僭了皇制，目无君上，竟告了叛逆。知县也闻他是个好主顾儿，亲临踏勘，只说要解府解司。吓得这孙秀卿慌了手脚，各处央求分上，知县都不肯听。只因这知县姓陈，也是湖广人，与陈与权虽不同宗，也曾通谱，一向弟兄往来，最相亲厚。因此，那孙秀卿只得寻陈与权讨情，将一千银子馈与县公，三百两送陈与权酬谢。那知县千不依万不允，恰恰倒听了陈与权的情面，竟消释了。这孙秀卿完成讼事，就把楼子拆去了两间，众人便没处生衅，才消净了。陈与权有这一面往来，故此相熟。一日，偶然城里有个朋友人家请陈与权吃酒，这孙秀卿也在座间。因听陈与权要寻房子与亲戚暂寓，从来有钱的巴不得要奉承贵客。这孙秀卿连忙就说自己有一所空房，与仁寿村相近，愿借与他，并不要租价。陈与权不胜之喜，回家就与乔氏说了，就哄金丽容到来，假托勘舆之言，说这房子划断两家，各有许多不好之处。丽容信为实然，果搬了出来。不想才住两月，便有人来催赶出房，惹得满腔疑惑。虽显然是陈与权做的圈套，心里犹恐不真，必要自去问个明白。次日绝早起来，梳洗停当，叫了一乘轿子，带了两个丫头出门而去。正是：

蜃楼海市本无因，
错认亭台面面新；
直待随风都灭没，
乱山深处海云昏。

丽容直至内厅，一个陈与权正走出来，劈头撞见。欲待转身，脚已缩不进去。一个脸儿白了红，红了白，觉得甚没意思。丽容道：“陈爷今日在家里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正是。请到里边去坐。”丽容知他要卸身出去，便道：“不消了，我此来有句话儿。昨日叫老仆过来，问得不明，故今日自家到宅。此处房子虽然已属陈爷，然尚是我家之物。前半既已划出，只留后半自居，

亦不为过。陈爷必欲归并，故另寻这一所与我迁去。这也罢了。不想住得两月，便有个姓孙的从城中来，催我出房，这是何说？若果系陈爷所买，他人安得冒认？倘是孙姓之产，陈爷便不该把来哄我。因此特意过来相问，不知这宅子果是买的不是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我家屡次蒙受照拂，何敢相欺。但这房子，实实有个隐情。我虽然做个举人，并无一些恒产，萧条之况，大嫂固所深所。因此地风水不吉，故又寻这孙氏一所房屋。争奈手中空乏，这千金之价，一时筹措不来。因孙家与我相厚，每事可以通融。原打算我自己搬去，慢慢还他屋价。争奈此地已成了个乡绅门径，不好搬得。故此反屈大嫂迁移，实是不安得紧。那房价之事，目下虽拿不出，日后我自然还他。若大嫂凑得出来，倒先与我兑了去。我苟有所入，即当补上，断然不少。”丽容道：“说那里话，我自家有屋不住，反去买人家的。既然你未曾交价，尚是别人房子，怎好住他。只是原还我后边这几进，仍旧搬回来罢了。”那乔氏也正走出来，就接口道：“里边我已做了房户，如何好端端又去动他。你手中不比我家穷蹙，就买了孙家这所宅子，日后少不得照价补还，难道就不妥了！”丽容道：“现今受了欺骗，还来哄人！此间原是我家祖产，如何白占我的！只要还出我后段便了。”陈与权听了，反发话道：“干兄与我怎样相交，今日却说这白占两字。我偏不还出，看你怎么办！”丽容怒道：“你受我家何等大恩，反这等出言无状！当初在南雄岭上的时节，有这般享用，有这般安居，有这般荣贵吗！我家丈夫，屡次为你几死，今日如此报答，天理良心何在！”陈与权见掀出他根底，老羞成怒，暴跳如雷，说道：“我读书发达，是本分中事；穷途落泊，亦士人之常，何必耻笑！你家丈夫犯法遭刑，与我甚么相干，也把来埋怨！”丽容道：“你这举人，道是文章之力！不记得我家丈夫，风霜劳顿，回来取这万金的日子吗？我丈夫打死刘天相，实因为你报仇，你不见戚宗孝，是个匹夫，一端小惠，尚且仗义殉身。你衣冠中人，反如此恩将仇报，可不羞死！”陈与权道：“当初万金之费，你丈夫还扶持了一个姓曾的，如今也寻他讨些好处吗！就是刘天相，谁叫他打死，弄出这般祸来！”丽容道：“刘天相不是你仇家，我丈夫怎么杀他！总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我也不与你多说。眼见房子已被你占去，谅不肯还，我也只得弃下了。如今只把前日那些田房产业交还了我，讨得下讨不下，我自去料理，今后再不上你门了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这那里说起，田地是我家田地，房产是我家房产，你那里交与我的，反来图赖！”丽容听这说话，大吃一惊。因发急道：“前日当头对面交付你的，你说讨了租利，照数还我，怎倒不认起来。”乔氏便道：“你家的田产，如何在我手里？就是寄付，难道不向我家讨个凭据？如今拿得出凭据来，就还你便了。你不要做了梦，在这里赖人。”丽容道：“当初一家住着，且是有恩于你，非比路人，如何勒你执照，也不想你今日负心！”陈与权道：“你家田产虽有，那田地现今都是陈姓完粮，房产租契亦俱写到陈处，那里有个干字在上头，却来认帐！”丽容怒道：“你家这些田产都是南雄岭上带过来的吗？若不还我，怎肯与你干休！”陈与权道：“世上空手成家的，都从那里带来！就是南雄岭遇了风雪，也不是出丑的事，还强如你家丈夫，在南雄府做强盗劫杀哩！”丽容道：“我丈夫不在雪中救你，今这性命何来？当初刘天相负心，你原恨之切骨，今日你来负我，将心比心，亏你过得去！我的田产授受有凭，待我取了文契来与你对口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干家的文契，怎么要得陈家的田产，说这般屁话！”乔氏道：“这样不明事的娘儿们，相公何苦与他斗口，逐他出去便了！”丽容大怒道：“这不贤贱妇，

你身体还是我丈夫把银子娶来的，也这等放肆！”两下大家不逊，几乎一场撕打。还亏几个丫头劝了出来。丽容含忿而归。正是：

或解还珠，
或能结草；
人而负恩，
不如禽鸟。

陈与权夫妇二人，得了干家产业，正觉支吾不去，反幸今日一场变面，弄得恩断义绝，他自然不来上门，就好安稳享用。见丽容出门，两人笑个不了。乔氏道：“倘然他回去取了文契到此，你如何抵对他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总然他请了皇帝来，我只是一个不认，那怕他跳上了天去。我只是一个不睬。”乔氏道：“万一他做出赖皮身分，日日在此吵闹，却怎么处？”陈与权想一想道：“我有个驱他的妙法，包管他抱首惊窜，走之不迭，还可连他家里所蓄的，都弄来受用哩。”乔氏听着，喜得眼睛都没了缝。这边的计策已安排停当，只等丽容到来，就要兜他一网。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金丽容到了家，思想田产都被他坑匿，反受了一肚皮恶气，忿恨不已。欲待告他，那陈与权有财有势，自己力单势孤，就象麻雀与苍鹰相斗，终久弄他不倒，反被他笑，只得隐忍住了。不隔一月，那孙秀卿果然又来催促。一见丽容便问道：“前日这番说话，可曾问明白了吗？”丽容道：“说也可恼，原来真是陈与权这忘八昧心，吞占我的产业。”便把他夫妻两人的情状，一一说与孙秀卿得知。孙秀卿也大骇道：“真个有这等事吗？原来那陈举人竟是个兽心人面，这乔氏也算得长舌后身。世间忘恩负义的也多，从不见这恩将仇报的丧心男女，岂非衣冠中之梟獍。这等说起来，我也误认得了他。如今还好，若再与他亲近，也险些做你家的样子了。亏得这所房子到了他手中，还不曾被她占去，如今幸还在我手里。若奶奶要时，也不论价钱，听凭兑些银子，买来住吧。”丽容想道：“自家宅子，这禽兽谅不肯吐还。若要寻屋，此间已费过一番收拾，再没个另买了房子，又去搬移之理。”便道：“我家人口少，本不消住这许多。无奈已搬在里头，一动不如一静，就买了也罢，只不知孙老爹当初原价多少？如今得几何才肯成就？”原来孙秀卿这所房子，也是父亲遗下来的，落在乡间，与城市甚远，自己又不便住他。若将他生利，来租赁的又嫌他忒大，故此空搁了数年。欲要卖掉他，一时又不得主雇，听见丽容问价，满心欢喜，便说道：“我家原契是千金之外，如今情愿八百两就兑与人。若你家要我的，再少些也罢了。”丽容道：“我没有许多银子，如今只有三百两，除非立一张典契，暂时典来住住，满了年月，或是赎去或是加贴，可使得吗？”孙秀卿道：“既奶奶尊意，典也使得。只是三百金太少，必是五六之数，或者勉强到年满后加用。若再少时，我怎肯将千金房产轻轻变售。”丽容道：“五百金原不为多，只是我如今手头没有，比不得夫主在家时，银子容易。”大家讲来讲去，直议到四百五十两，听了二十两作修理之费，方才成了。就择了一个吉日，约孙秀卿出来立议。孙秀卿这日别了进城，到得临期，丽容备起两席酒，请了当日与父亲相好的两位朋友居间。孙秀卿绝早出城，到丽容家来，写了文契，即交银子。原来，当初金守溪果然殷富，把家私传到女儿手中，被干白虹如此挥洒，又被陈与权如此坑赖，今日买这房子，立地取出四五百金，毫不窘涩。且兑出来的银子，真正雪白松纹。孙秀卿并无言语，吃了酒，欣然而去。丽容又把些中物，谢了居间，各各称谢而散。有诗云：

名园花柳景初和，风雨抛人此处多；
只道一枝容燕雀，偏生双沼起鼉鼉；
情当好处良非善，事到真时始是讹；
空向春风洒红泪，不堪回首问谁何。

那知金丽容买了房子，早已吹到陈与权耳中，便与乔氏说道：“这干家已为我费过几万银子，今田地房产又被我通占了来，只道他家事已差不多损了，不想又将四五百金，买这一所房屋，却还如此容易，不知手中当有多少积蓄哩。”乔氏道：“他三四个人口栖身，还买这许多房子，家中所蓄，毕竟还多，况旧时这样一个富家，不要说父母家财，就是他私房，也少不得还有一万五千银子，那得一时就穷。”陈与权道：“便是，如今世界，寡妇孤儿，还是诈穷。若非实实有物，怎肯买这些住宅，招摇人的耳目。”乔氏道：“再不道干家这样资财广厚，好不有趣。你怎么能够想个策儿，一发谋了他的并与我家，岂不豪富。”陈与权道：“我也久已起了这个念了。只没处下手他，却怎么好。除非叫些家人，黑夜里赶到他家，昏天黑地，一阵搬了回来，可使得吗？”乔氏笑道：“若这般做法，你也学干白虹的强盗样子了。干白虹还亏有个戚宗孝与他替死，你的替死鬼在那里？也要去抢劫！”陈与权道：“若不去取他的，再有甚么方法？难道倒教他送上门来不成？不然，叫个精细小厮，悄悄在他屋旁边狗洞里钻将近去，轻脚轻手，偷了出来。再叫两个人，在外头接递，可不好吗？”乔氏一发大笑道：“贼盗畜生都是你做尽了，万一被人捉住，跟到家来，你认是窝主还认是贼头？”陈与权道：“要了钱财，也顾不得许多品行。除了这两策，也没法了。你倒有甚妙着儿寻一个来，大家商议去做。”那乔氏想了想，忽大喜道：“一些不难，我如今就把你向日说的，使他抱头惊窜，走之不迭，把家里所蓄的东西，尽情与我搬来，叫他没处申冤，无门控诉。若吞声忍气便罢，但硬一硬，连性命都结果他哩。”陈与权拍手狂笑道：“果然你的智谋胜我数倍，又干净，又停当，岂不快哉！”

这边夫妇两个暗里阴谋，要倾他家产。丽容那里知道。他买这一所房屋，思量等丈夫回来好看，并望儿子成人，争些体面。不想倒为他动了陈与权的恶欲，惹下一段祸根，连家私囊蓄，都送在别人口里，岂不可怜。诗云：

春风拮据燕巢新，
掠水衔泥倍苦辛；
正欲抱雏还息影，
忽摧风雨堕香尘。

丽容一日正在房中，查检孩儿书课。却见个大丫头捧着个盒子，笑嘻嘻走进房来。丽容认得是陈家婢女，当初乔氏随嫁的。便问道：“你来何干？”那丫头道：“奶奶差我来送些小物件与干奶奶哩。”一头说一头把那盒子放在台上。掀开了盖，却是两匹莲色温绸，一个玳瑁梳匣，两瓶苏州露油，一匣搽面珠粉。丽容道：“你家主人、主母前日把我这等怠慢，已是断绝往来，如何忽地把这东西送我？”丫头道：“因是前日冲撞了，今日过来请罪。我家奶奶就到哩。”说未了，两个丫头慌奔进来，报说陈奶奶已在厅上。丽容只做不听见，也不接他。隔了一会，乔氏自走近来。未到房门，首先陪着笑脸叫道：“干奶奶，我夫妻二人，一时气激，多多得罪了，你千万休怪！”

鼉鼉 (yuántuó, 音元驼) ——动物名。鼉，亦称绿团鱼，生活在河中。鼉，亦称“扬子鳄”。

就深深四福。丽容只得也还了礼。乔氏又道：“我家丈夫，虽读这几句书，一些事礼也不知。向来受你家怎样大恩，不曾补报，岂可反成嫌隙。干奶奶回来之后，我便十分责备他，一连数剥了几场，也觉有些懊悔，故着我来赔个薄面，万万不可见怪。”丽容道：“他前日何等气壮，叫我怎么耐得！”乔氏道：“相骂无好言，况且我这丈夫性又粗卤，更兼干奶奶又说了几句彻底话儿，故一时直跳起来。落后想一想，也甚是过意不去。”丽容道：“过意不过意，我也不图他见好，只是这些田产断断要还我的。”乔氏道：“我正为此而来。因想恩人之物，何敢图赖。自与干奶奶淘气之后，觉得自家不是，便把这些帐目，在两月内都括了拢来，今夜特备一杯水酒，请干奶奶到家，一则谢前番之罪，二则当面算明了帐。”丽容道：“我在你家受了这场大辱，如何再上你门。今既良心发现，还我东西，只要开明了帐，我叫家人取来便了。”乔氏道：“帐目索前搭后，银色高低不一，货物贵贱不齐，如何写得明白。况且前日得罪，若不请去消释，我夫妇面目藏在何地。倘被人说是忘恩负义，可不坏了我丈夫的声名，必要屈过去的。”丽容道：“宁可帐目少些了也罢；只是不到你家里来。”乔氏堆着笑脸，双手抱住他道：“我的好奶奶，你真个见怪我了？我如此赔礼，也不看我薄面，不信这条路两家竟绝足了不成！干奶奶若不过去，我只得要跪在这里了。”丽容恐怕毕竟与他执拗，反要弄得不见好，这帐目便有变故。况意思又如此殷勤，不好固却。只得转口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”乔氏道：“不好，我去了，你定然不来。我现带两乘轿子在此，定要与你同去。”竟搀了手要走。丽容没奈何，连衣裳都换不及，只得带着儿子干浚郊，唤两个丫头跟了，一同上轿而去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易受明欺，难防暗算；去时有路，来却无家。不知乔氏之言是好意是恶意，果否还他田产，丽容此去毕竟做些甚么局面出来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认假成真，舅舅甥甥弄成活鬼 道真还假，擒擒纵纵算就深机

词曰：

可怪狂且，诱他母子，赚入私居。恨奸恶贪婪，利伊货囊；阴柔秘妙，计在锱铢。甥舅俄称，恩仇已昧，那怕他人不畏予。料应这，疑团未破，杀痴愚。何须撒网惊鱼，不使机关一着虚。笑活鬼迷人，私相惊溃；巧妻佯纵，自号贤妹。有路逃生、无家托足，痛杀家园不我余。还应有，受恩深处，反免沟渠。

丽容来到陈家，乔氏携手而入。走进后厅，陈与权正在那里坐等。一见丽容走近，慌忙立起身，鞠躬施礼，口里喃喃的告罪。乔氏携丽容坐下，陈与权也就坐在旁边，着实赔礼道：“前日我心上有件不得意的事，适值大嫂与我吵闹，一时出语唐突，心里至今不安。尝清夜扪心，深负干兄这些恩惠，枉做个须眉男子，甚是汗颜。故特屈大嫂过舍，一樽相敬，少谢前愆。大嫂须念往日情谊，不要记在心头吧。”丽容道：“你纵有别事在心，论理也不该把我尽情辱骂，置人于无地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天在顶上，那个说是该的呢。只因愚性粗直，不知不觉在口里落了出来。过后想一想，好不懊悔。”丽容道：“既是说话因性子直，说了出来，你坑赖我没有田产寄你，难道也是性子直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前日因心上着恼，我故意说的话，怎便认起真来。我若敢于坑赖，今日便不请来算明还了。”丽容道：“既如此可就算一算，天已将晚，家内无人，要早些回去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帐还没有写清，且慢慢用了便酒，我去誊来。”丽容道：“酒倒不消吃，只求快些算了。”乔氏道：“你又来做客，写帐还有好一会，难道空坐着等吗？”丽容道：“你这两天不写停当了？”陈与权道：“东西日日有得讨来，如何结得定数目。”乔氏道：“好暴躁奶奶，我家丈夫明日要上京，也不如此性急。你回去有多少路，却这等着忙。”便挽住手，要他进去。丽容被强不过，便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只领你个情吧。”就同乔氏起身，陈与权自往外头去了。乔氏同丽容入内，大排华宴，珍羞罗列，果盒纷陈，十分丰盛。丽容问道：“今日你家的酒，为何如此齐整？”乔氏道：“一则为干奶奶在此，二则我家丈夫上京，算是饯行的酒。”丽容也不在话下，就同儿子坐着，乔氏殷斟斟劝。吃了几杯，干浚郊便要回去。丽容道：“儿子，你耐心吃些东西，停会儿就领你家去。”便叫丫头去看陈爷，可曾写完帐了。乔氏道：“丫头不知事，我自去看来。”便抽身而出。干浚郊见乔氏去了，便说道：“我酒也不饮，东西也不吃，前日他家把我母子们怎生怠慢，今日岂是真心为好？我只要回去。”丽容骂道：“小孩子家不知世事，我在此岂是贪他的饮食。这许多田产，难道不料理了回去。”干浚郊便不敢开口。乔氏也走来了，对丽容道：“还有一会哩，你且再用些酒着。”丽容又坐了一会，看看天晚，干浚郊又只管催母亲回家，丽容只得又叫乔氏去看。乔氏方欲起身，陈与权手拿一本帐簿，一个算盘正走进来，说道：“干奶奶可曾用饭了？”乔氏道：“酒还未吃完，怎就用饭。”丽容道：“天晚了，情已领过，酒饭都不消用。”便立起身，要候他结帐。陈与权道：“大嫂来得久了，不曾用些点心，若算起帐来，还有一会，可不饥吗？”便叫了丫头，快取饭来。丫头连忙送上汤饭，丽容勉强吃半碗儿，干浚郊只一粒也不肯沾口。丽容刚吃完饭，只见一个小厮，走到门口说道：“广州胡爷在厅上，要请老爷相会哩！”陈与权道：“干奶奶在此，我要算帐，不得工夫，回了他吧！”小厮道：“他晓得爷明日起身，

要来约同舟，大家省些路费，定要会的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这怎么处？你叫他坐着，我就出来。”小厮唯诺而走，陈与权向丽容说道：“这胡爷与我是同年举人，也上京去会试，约我同走，只得要出去见他。大嫂宽坐一会，我顷刻就进来的。”说毕竟走去了。正是：

百丈鱼杆百尺矶，
碧萝磐石坐垂丝；
须知香饵投来久，
正是金鳞欲上时。

丽容见天已黑夜，好不焦躁，加添干浚郊又连连催去，丽容叫他先回，又决不肯。仍坐了好一会，只不进来，又促乔氏出去看他。乔氏去了半晌，走来说道：“这胡爷几年不会了，今晚要留他便酌哩。”丽容道：“这怎么好？如今我只得回去，到明日再来吧。”乔氏道：“你今晚只好住在这里，这胡爷与我丈夫明日黑早就要起身，你那里再来得及。”丽容道：“怎么去得恁快？”乔氏道：“因他在此相约，附他的舟，怎好迟慢。”丽容道：“我家里无人，怎么住得在外。”乔氏道：“难道你再不出门！只须叫丫头回去，吩咐一声罢了。若必要回去，我也强不得你，不要我丈夫去后，倒来懊悔。”丽容见如此说，恐怕错过了，只得叫个丫头回去，叮嘱他同众丫头都睡在房中。再吩咐苍头，好生看管门户。那丫头应着去了。干浚郊只埋怨道：“自己有家里不住，却住在这里。那钱财甚么宝贝，怕明日就没有了吗。”丽容心里气闷，反把他打了一下道：“畜生，你晓得甚事，好端端田产不要，日后将甚过活，娘做的事也要你埋怨起来！”干浚郊哭了几声，便不插嘴。直等到二更天气，陈与权方才进来，口里说道：“为这些俗事，倒牵缠了这半夜，累大嫂在此等候，着实有罪了。便摊开帐簿，排下算盘，请丽容当面看了，逐宗逐项，结算明白。好个陈与权，一毫不苟且。丽容满心欢喜，算定了帐，便将花布货物，凭丽容估了价钱，陈与权并不争论。然后，又将银子来兑。成色高低，也凭他折算。刚才兑完，已是四鼓。乔氏忙催丽容去睡，丽容把银子包好，叫丫头拿着，乔氏引他到了卧房。说一声快安置吧，便自去了。丽容见这房内有一副床帐，旁边一张小榻，榻上也有铺盖。丽容与干浚郊上了床，叫丫头就在榻上睡。睡不多时，已是天明。丽容一觉醒来，见窗上微微有光，里头人声嘈杂象个出门的光景。丽容便欲起身，好早些回去。才坐起来，隐隐见地下睡着一个人，因隔着帐子，看不清楚，只认是丫头在榻上跌了下来。及看看榻上，那丫头还鼾鼾的睡着。丽容着疑，一头叫醒儿子，一头穿衣。才提起衣服，早是一阵血臭。连忙看时，可煞作怪，那上原来都有血迹，尚是湿的。丽容大惊，忙唤丫头起来，自把血污衣服脱下了一层披在身上，走下床来近前一看。不看犹可，看了大吃一惊。原来那人满身满面都是鲜血，僵僵的躺着在地，身边一把尖刀，刀上血迹淋漓。丽容吓得三魂已失，七魄难收。乃大哭道：“罢了，我中他的计也！”丫头与干浚郊起身看见，都吓得面如土色。干浚郊只抱定了母亲哭道：“昨夜我叫娘回去，娘偏生不肯，如今怎么好？”丽容无言回答。只见有个小丫头走进房来，满房一看，就大喊道：“坏了坏了，干奶奶杀个人在这里。”飞的跑了进去。不多时，陈与权并乔氏，吃惊的都赶出来，把死人一认，乔氏也不说话，先哭个乱横。陈与权乱跳道：“这是我外甥，家中叫他来看我，才到这里两日，

鼾(hu,音喉 阴平)——熟睡时的鼻息声。

为什么好端端把他杀死。”因指定丽容骂道：“你这贱妇，我家怎生待你，你却记念前恨，把我外甥杀死。如今怎么干休！”叫小厮：“把大门锁了，不可放他逃走，跟我进城去报官。”说完，怒狠狠走去了。丽容哭道：“我待你家恩也不薄，就不还我田产罢了，怎反杀了人诈我！我就死了也罢，这小官人是干家骨血，你只放了他回去，我在此但凭你家发落。”干浚郊扯定母亲哭道：“娘怎说这话，孩儿年纪虽小，怎肯贪命，情愿死也死在一处。”乔氏道：“这小官人，少不得要他做凶身抵罪的，轻轻说个放去！”丽容道：“一个只抵得一命，我三个人在此，难道一个也放不得！”乔氏道：“人命重情，不是我做得主。总都是在官人犯，只凭官断罢了。”三人听说，都哭在一堆。有阙《醉归花月渡》曲云：

{ewc MVIMAGE, MVIMAGE, !00200740_0331_1.bmp}

（醉扶归）这的甥甥舅舅都胡帐，是夫夫妇妇自商量。（怕）假假真真费推详。（可知道）擒擒纵纵原虚谎。（四时花）堪伤，恩星为难那可防，娘儿满门胥受殃。（月儿高）祸起在萧墙，变生于帟帐。搁起恩情面，现出冤家相。（渡江云）那知，不是元良敌斧枪，倒是活鬼催人特地忙。

丽容惊慌不定，只得向乔氏哀告道：“我家丈夫在陈爷面上，可谓有恩。奶奶须念他配驿远方，今日生死未卜，我娘儿两人，奄奄弱息，乞放条生路，也是阴德。”乔氏道：“昔日恩情，我非不垂念。只是今日此事，又系人命关天，如何通得情面。”丽容道：“难道这个人真是我杀的！我如今田产花利都将来送与你家，只求救了我娘儿性命，便感戴不浅。”乔氏沉吟道：“论来你家恩德，应该救你才是。只是我丈夫已经入城报官，顷刻便有公差来捉。倘然放了你去，官府要人，如何是好？”丽容道：“报官不报官，总是陈爷自能调护，只求奶奶于陈爷面前说些好话，怎生消释了。我儿子苟有好日，自然答报你的大恩。”乔氏想了一会，忽说道：“罢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。以德报德，原该相救。我今日拼这性命与你抵罪，只索放你去吧！”丽容母子与丫头三人听见，都喜出望外。丽容道：“若蒙奶奶见救，感不可言。但恐陈爷回来，见我不在，累奶奶淘气怎么好！”乔氏道：“我既一心救你，何暇自虑祸患。只是前门有许多小厮把守，我竟送你后门出去。”四个人一同往后门而来。才开后门，众丫头一齐拦住道：“奶奶不可轻放，爷回来把甚么人还他，这个断使不得！”乔氏喝道：“有我在此，不关你事！”竟送丽容出了门。看他去远，方才转身进内。

看官，你道那杀死的真是何人？陈与权既有心要害他，乔氏却又何故放了他去？还果是乔氏的好意，还是别有深机吗？原来陈与权恶到十分，乔氏也狠到绝顶，怎肯轻轻放他。只因见丽容买了房子，谅来手中定富，要一罟吞他的下肚。故骗他来家，原不是当真与他算帐，故帐目反不苟且，花布银色并不讨论。因料定原是瓮中之物，落得使他安心。也不是广州有甚胡举人来拜他，不过磨延到夜深，要留他过宿的意思。就是房中僵卧的那人，并不是外甥，也不是杀死的，竟是家中小厮，叫他躺在地下咬定牙关，动也不许动。把些鸡血，溅了一身一面。又把丽容衣服也洒污了，还将把刀儿涂上些血丢在身边。许那小厮做成圈套，讨一个老婆与他。故此，这小厮听着教训，直僵僵躺着，就象死的一般。丽容妇人家，那里晓得这个缘故。只道果然是

胥——全，都。

浮图——佛教名词。这里指塔。

杀的，非常惊骇，要求乔氏发放。那知陈与权也不曾进城去报官，却躲在外头吃酒。况且乔氏与陈与权，意中不过图他房屋赏蓄，原不必要他性命，故令乔氏假做好人，放他走脱。那小厮只等丽容去后，就爬了起来。那丽容家中什物，已命众奴仆搬得精光。可怜丽容赏财私帑，并首饰细软，不下万金，尽填了陈与权的欲壑。只一所房屋，还叫家人守着，没得剩还他哩。丽容只道为这番惊吓，所托的田产虽然已失，家中什物也还可保。正同着孩儿与丫头三个人，急忙忙望着家里走去。才到半路，只见远远两个丫头哭将来。丽容一看，恰是家中使女。慌问何故？丫头便说：“奶奶回来了吗？家中已去不得了。”丽容惊问道：“怎去不得？”丫头道：“今早，陈爷家二三十人赶来，说是奶奶杀死了人，把赏财家伙，都抢空了，只剩一所房子，还有许多人把守，停会就要封锁哩。”丽容听了，捶胸跌脚，大哭倒地。幸亏丫头再三唤醒。丽容道：“罢了，我家万贯家财，竟弄得立身无地，如今往那里投奔好。”丫头都没主意。倒是干浚郊说道：“我家并无亲族，除非城里张家，是我舅祖，或可依栖几日，其余再无别处了。”丽容也道：“他说得有理。”同着三个丫头，忙忙的走。走了一会，丽容忽想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若从这条大路进城，万一撞见了陈与权，不是当耍！我们只该向小路行走，打从别门进去，方可无事。就远了些也说不得。”干浚郊与丫头齐声道好，忙转了小路。五个人踉踉跄跄，望城而走，好不悲伤。有首古诗为证：

黑风魑地吹琼枝，名花乱落销残泥。枝头有鸟栖不得，绕树徬徨缀羽垂。疑团莫破空惊绝，生怕阴柔弄唇舌。活鬼狰狞乘夜来，衣裳忽溅刀头血。斯时真假不可知，但见阴风刮地吹。不是冤家故戕害，只缘资产堪图之。或擒或纵岂情好，欲使当场自颠倒。稳料他人见识愚，尽施自己机关巧。君不见祁黄羊，以德报怨无所伤。又不见韩淮阴，一饭之惠酬千金。古人器量类如此，恩上成仇愧禽豕。只知富贵快吾情，那怕千秋污青史。

可怜金丽容，闺门弱质，那惯驱驰。走到午后，尚不满数里之路，已觉精神倦怠，筋力难支。因是荒僻野路，又没个人家歇息，只是叫苦。干浚郊道：“此间尚地异地，须赶紧些进了城便好。娘若走不动时，可叫两个丫头扶着，勉强挣扎几步。”丽容没奈何，只得靠在丫头肩上，又走了三四里。却见个小庵里头有木鱼声，在那里诵经。丽容道：“此间有个庵院，可坐坐再走。大家进了庵门，都向蒲团上借座。丽容也不歇息，只向韦驮面前，哀哀哭拜道：“我金丽容，父遗万贯家财，只因丈夫误救了负心贼子，累丈夫远配他乡，死生难保。那贼子功名婚配，每费万金，尤嫌未足，逞其狼心狗肺，把田房产业一罢谋吞。终不遂欲，将我诱归虎穴，自己杀死一人，狼心图赖，假称甥舅，便欲鸣官黑陷。幸乔氏知恩，将我母子使婢三人，私为纵脱。虽身离虎口，而家居资囊悉被鲸吞。今一身狼狈，回首无家，颠连孤苦，惨目伤心。今日投奔至此，意欲觅一依栖之地，伏祈佛力护持，使我一家人口，不致流落道途，得免丧身沟壑。更愿我丈夫无灾无难，早回故乡。倘有见面之日，定当重塑全身，创新殿宇，以报神明之德。”正祷告未毕，忽有一个老道姑走将出来。见他哭得哀切，便问道：“奶奶们为着何事，却这等悲苦？”丽容不知好歹，不敢应他。丫头道：“我们走远了路，借这里坐坐，不敢惊动师父。”老道姑道：“从何处走来，如今还到那里去？”丫头道：“我们仁寿村来的，要往城里探亲哩。”老道姑道：“这等怎不叫两乘轿儿，或弄个小船进去。这样一位奶奶，那里走得许多路。”丽容道：“我穷户人

韦驮——佛教天神名，佛教列之为护法神，其塑像一般身着古代武将服。

家，没有钱钞，故此只得走了。”老道姑道：“奶奶又来哄我，老身虽不识人，看来定是位大家内眷，怎说是穷户，难道我就要抄化奶奶的东西吗？”丽容道：“不瞒你说，只因为件官司，逃奔来的。”老道姑道：“可怜女眷们，怎受得这般辛苦。今早走了许多路，想必饥渴了，请进去吃些便茶再走。”丽容道：“借这里打搅，已是不当，再不消赐茶，师父请自便吧。”老道姑道：“小庵只有两三位女师父们，茶水尽便，为何这等见外。”此时丽容果然饥渴，见这老道姑款留，便道：“既师父们见爱，且进去领一杯茶再走。”老道姑便在前引导，丽容母子与丫头一同随了进去。只因这一遇，有分教：祇树园中堪避难，受恩深处可为家。未知这老道姑乃是何人，丽容母子遇他究竟是祸是福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授居停一女报德 投山左万里寻亲

词曰：

空惊遽，一枝聊借祇林住。祇林住，相逢恰在，受恩深处。膝前孝子年还稚，寻亲欲向天涯去。天涯去，千辛万苦，更慳一遇。

——秦楼月

却说这老尼姑，引着丽容母子，走到佛殿旁边一间客堂内坐着。果然还有两个尼姑，也过来见了礼。那老尼姑便去泡着三四壶好茶，每人斟了一盏，又跑进去取出两盘面饼，两盘炒米，与他垫饥。丽容虽吃不惯这样东西，因腹中已枵，又不好却他意思，便吃了些。老尼姑问道：“这几位都是奶奶一家来的吗？”丽容道：“正是，这就是我儿子，那三个是婢女。”老尼姑道：“奶奶说为官司逃避，不知是甚么事情，乃挈家而走？”丽容道：“是被奸人诈陷的。”老尼姑道：“既奸人诈陷，岂无相公们支撑，却累奶奶惊走？”丽容道：“我家丈夫远出，所以势不能支，要躲到亲戚家去。”老尼姑道：“令亲是城内那一家？”丽容道：“是张莲峰的儿子张敬峰家。”老尼姑道：“可就是开行的吗？”丽容道：“正是！”老尼姑道：“这张家我最相熟，时常在他行内，向这些客商化灯油、化斋米的。但是那张敬峰，做人甚觉刻吝，他奶奶又是个凶悍性儿。前日有个姑娘来家，饭也不留他吃顿。那姑娘要借住一两天，他夫妇毕竟不肯，生生的辞了出去。只不知奶奶与他是怎样亲戚？若是骨肉还好，略疏远的，恐未必肯留。且用饱了点心，我送了奶奶进出如何？”丽容听了，半晌不言。乃道：“多谢，师父美情极好的了。那张敬峰是舅舅，虽然至戚，但从没有与他往来，倘面不相识，辞拒出门，却怎么处？”老尼姑道：“可还有别家吧？”丽容道：“我父亲原是从外省搬来的，并没有第二家亲戚。”老尼姑道：“论起来，这张家虽然疏阔，舅舅还是至亲，或者不拒亦未可知。”丽容道：“但姑娘尚且不留，甥女一发可以见外了。”老尼姑道：“若奶奶迟疑，可说个姓名与我，待我先进去报声，若肯留，才请奶奶进去；万一见拒，免得被他回头出门，反不雅相。”丽容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感谢不尽，只恐劳你不当。”老尼姑道：“出家人日日奔驰，何惜这几步。”丽容道：“他家若不见容，又向何方投奔？好苦！”说罢，竟流下泪来。老尼姑道：“奶奶不必心伤，他家不留，庵中也可暂住，快说个名姓，待我且进去走遭，再作道理。”丽容道：“你只说我是仁寿村金守溪的女儿，丈夫姓干，他自然认得。”老尼姑道：“原来奶奶家姓干，住在仁寿村。可知这村中还有个姓干的，叫做干白虹吗？”丽容听说，忽吃一惊道：“你那里认得他？这就是我的丈夫了。”那老尼姑听说，也大惊道：“这等说起来竟是恩人之妇了！”连忙要跪下去拜。丽容再三扶定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曾受我家甚么好处，却如此感激？”老尼姑道：“我姓周，是戚宗孝的妻子。当初我夫妇俱蒙活命之恩，今日得遇奶奶，方是我报恩之日了。”因把前情，重复说了一遍。丽容道：“如此说，是我家害你丈夫身死，怎反说是恩人？”周氏道：“说那里话，我丈夫触死，是他一时义气。如今累干爷远配在外，心正不安。”丽容道：“你几时出家的？”周氏道：“自从丈夫在狱，我衣食无资，便在这里披剃。喜得与这些施主有缘，倒也丰衣足食。今干奶奶为着何事，却如此彷徨？何不说与我知道。”丽容道：“说起来就伤心切齿，总之，我丈夫无处不施恩惠，偏是你家夫妇，没有得甚好处，反这等知恩报恩。”便将陈与权的始末根由，细细述与周氏知道。周氏

听得分明，乃知是陈与权负心，致干家母子家破人离。乃咬牙痛恨道：“干爷待他如此深恩，他不思报答，也就奇了，却还下此毒谋，千般阴害。世间有此禽兽，便该天雷打死。莫说读书中举，还是衣冠人物，他的心肺真比猪狗不如，奶奶怎不告他？”丽容道：“我孤身女流，他财势通神，料不能相抗，故此含忍。况又把人命装头，只好一发任其压制了。”有诗云：

疑团未释枉惊翔，空向招提谒梵王；

赖得受恩深处好，居停聊许借云房。

当夜天晚，丽容就在庵中宿了。次日叫周氏进城，往张敬锋家通信。张敬锋因金守溪平日做人慳吝，虽然至戚，并无丝毫往来。今日落泊了，才来借他依傍，便发话道：“我当日请也请他不来，今日怎劳光降。烦师父对他说，索性往热闹处栖身，不要来认我穷母舅吧。”周氏见说不入，只得回身就走，报与丽容。丽容十分悲叹。周氏劝道：“奶奶不用焦心，小庵虽荒陋，还可容身。至于三餐食用，都在我身上措来，不费你丝毫挂念。但恐奶奶与小官人受不得清素，却是不安。”丽容道：“我如此薄命，正欲持斋，况患难之中，敢图饱饫。只是与师父们并无瓜葛，怎好在此栖身。”两个尼姑都说道：“出家人以济人为念，奶奶既无所托，不嫌淡泊，何妨在此久居，再不必谦逊。”丽容见他如此好情，只得住下。果然，那周氏竭力支持，小心供奉，并无少怠。丽容因人口众多，扰他不便，因将两个娇丽丫头寻人家变卖，只留个粗蠢些的，在身边服侍。这两个丫头竟卖了八十两瓜纹。丽容就将六十两交与周氏，暂作薪水之费：“倘依栖日久，扰用过多，总俟丈夫回家，一总补报。”周氏欲待不受，恐他不安，只得接了，把这银子重重封固，藏在自己箱中，一毫也不妄动。丽容剩这二十两，却叫儿子买书观看。

原来这干浚郊天性聪明，非常颖慧。年才十三，五经诸史，无不淹贯，兼之苦心绩学，晓夜不辍，寒暑靡间。便将母亲所授之贲，自往坊中，买了许多文章书籍，叫人挑到庵中，无明无夜，只是埋头苦读。丽容还常训诫他道：“你父亲披罪在外，未卜存亡，我与你寄食招提，何时是了。今田园家产一无所存，只望你有个显达，还可重整家风。非苟且偷生，实望个出头日子。你须依我教诲，早图上进，与父母争口气儿；不要被陈与权这禽兽欺凌到此地位，便丧志与他。”干浚郊把母亲之言，谨佩在心。果然无一刻少懈。未隔半载，那陈与权依旧不第回家。丽容额手道：“神明有眼，若这禽兽中了进士，还不知怎样横行。仁寿村里这几家善良，可不被他膏血也剥尽了。”

真是光阴捻指，日月如梭。干浚郊与母亲在庵，倏忽已是二年。干浚郊早长成一十五岁，已是文章满腹，智识过人，便想要去寻亲。一日对母亲说道：“爹爹一去多年，并无音耗。今已限满，尚不回家，安否未知，吉凶莫保。为子者痛心饮泣，寝食靡安。儿闻古人有弃职寻亲，远涉万里之险，终得相遇。况孩儿尚在贫贱，又非万里之遥。向时幼稚，力不能行。今已成人，岂忍使父亲流落于外，我却安坐于家。意欲奔往山东，寻取父亲回籍，不知母亲意下如何？”丽容道：“远道寻亲，虽是你的孝念。但你从未出门，那知路径？孩儿去后，教我举目无亲，如何割舍得下。”干浚郊道：“路虽遥远，见父即归，自不敢淹留于外，使母亲悬望。孩儿虽未出门，男子汉志在四方，何愁迢递。”丽容道：“关山阻隔，跋涉维艰，孩儿年轻懦弱，几曾

饱饫(yù, 音玉)——饱足。

迢递——遥远的样子。

惯此风霜。况此时正该锐志功名，以图远望，岂可驱驰道路，有荒学业。”干浚郊道：“功名富贵虽极殊荣，但天伦聚会尤为至乐。若父子不相谋面，虽腰金衣紫，要他何用。”丽容见他坚心如此，再劝不转，也没奈何，只得说道：“你既立意要去，我须强不得你。但手无分文，衣装路费，将何措办？且单身客路，又无僮仆跟随，如何是好？”干浚郊道：“孩儿遭家式微，也顾不得单独。至于路费，只得沿路写几幅字儿卖卖，聊资食用便了。”有首卖字诗云：

乱峰深径草堂虚，漫拟临池兴自余，
数载神劳乞米帖，九秋心困换鹅书。
愧无白雪逢人卖，只有黄庭待价沽，
只恐风流输逸少，当年笔阵更何如？

两个尼姑，见干浚郊小小年纪，要去寻取父亲回家，都极口称赞道：“小官人如此孝心，真个世间罕有。虽艰难歧路，天也决不负他，与干爷自然会面。只是没有路费，却怎么处？”干浚郊道：“若待有了路费方始出门，便非真心寻父。只家母在此，求师父们早晚照看，我此去便可安心。”尼姑道：“这个何劳小官人吩咐，只是早去早回，免得奶奶记挂。”干浚郊道：“此去寻得着父亲，不消说就回来的。若寻不见时，那里论得日子。”周氏听说干浚郊要往山东寻父，忙来问丽容道：“小官人真个要去吗？”丽容道：“他一片孝心，执意要去，我再三留他不住。”周氏道：“难得难得！在几时起身？”丽容道：“目下就要出门，只是盘费分文没有。”周氏道：“没有盘费如何去得？”干浚郊道：“我颇谙字法，此去只以卖字为生，少资行役。”周氏道：“世途荒歉，人面生疏，以笔墨之长，便欲藉为路费，那里这等稳当。倘没人要，还是宿在露天好还是饿着肚子好？”丽容道：“便是，自古道‘家贫不是贫，路贫愁杀人’，这文墨道路，万一叫不应时，路前路后，将何下落！”周氏道：“不妨，前年蒙奶奶与我那六十两头，我原封留着，一厘也不曾费用。如今将来与小官人做盘费何如？”丽容吃惊道：“这是我与作日用的，如何不使？终不然我母子三口，白白扰你不成！”周氏道：“奶奶讲笑话，你是我家恩人，难道这粗茶淡饭，就值不得供养，却要你自备不成。”说罢，便到自己房里，从箱中取出银子，双手送还丽容。丽容抵死推逊，周氏那里肯收。倒是干浚郊说道：“既蒙一片好情，难以固却，便暂且借用，总俟我寻了父亲回来，加意图报便了。”丽容只得接着，付与孩儿收好。向周氏谢道：“你待我如此恩深，他日自然相报不浅。孩儿此番果寻得父亲回来，与我有重见之日，便在此地起造大殿，装塑如来，供养你终身，决不敢负。”当下，干浚郊拜别母亲，并谢了周氏与两位尼姑，即收拾铺陈出门。丽容执手嘱咐道：“你年轻不谙世故，每事务要小心。与人相处，好歹未知，必须仔细。若路头不熟，只问老成人，自然指点。晓行晚宿，定要随众，不可赶程太急，以致离群。路上风霜最烈，身子善自调护。见了父亲，速速就归，切不可淹留别境，使我悬念。”干浚郊泣拜道：“途中事情，孩儿自能谨慎，无烦母亲谆嘱。倘蒙天佑，早见父亲，自然即返，何敢淹滞。母亲但请宽心保重，勿为孩儿挂忆。”丽容道：“只愿你此去路上平安，我心才可稍慰。”母子两人，大哭而别。周氏与尼姑，亦俱堕泪。有阕《沽美酒带太平令》的北曲云：

羨英年孝义高，拼生死报劬劳，万里寻亲不惮遥。风霜里伴鱼樵，崎岖处对山魑。虽然是冤深未报，只因那恩厚难消。况当这五年颠倒，敢忘却三年怀抱。（俺呵！）为思亲魂劳梦劳，顾不得山遥水遥。（呀！）侍归来与椿萱傍老。

且不题丽容与周氏苦苦记挂。却说干浚郊，别了母亲，匆匆上路。晓行夜宿，渴饮饥餐。虽雨雪载途，虎狼当道，也毫不畏惮。两三个月，才赶到了山东地面。无论府州县境，凡是有驿的所在，俱细细挨问，却并无音耗。今日东往，明日西来，寻了数日，竟不见有父亲的名字。众人都怜他孝心，便问是那里人？几年上发配来的？干浚郊一一说了。众人道：“既是南雄府配来，一定在济守驿里，或在临清也不可不知，你须到这两处去问，自然有个下落。”干浚郊道：“为何晓得毕竟在这两处？”众人道：“从来广州、南雄这几府的犯人，都发到这两个驿里安置，并没有发在别处去的。”干浚郊听了，不胜之喜，连忙赶到临清。细细问了一遍，又无影响。只得再往济宁驿里，逐名挨查，那里见个父亲的影儿。干浚郊好不着急，想道：“我父亲明明配到山东，为何偏寻不着？除非发在别处，也不可不知？总是拼得辛苦，各府各县，遍地挨寻，少不得自然见面。”便又离了济宁不管东西南北，凡是山东境内，大小州县逐驿细访。看看寻了一年，把通省驿递尽皆走遍；将百万驿夫，尽皆识认，单单认不着父亲的面。此时盘缠已竭，衣履都穿。寻既无路，归又乏资，进退不能，心如刀割，只得放声大哭。

看官，你道当初干白虹既然配到山东，少不得只在这几个驿里，如何再寻不着？或徒限满了，发放回籍，已不在山东？然驿里这些驿夫，与干白虹同事五载，提起姓名，谁不晓得，为甚偏没下落？原来有个缘故。昔年干白虹配到山东，原在临清驿里摆站。只因生平肝胆豪侠，虽身为罪徒，那刚果之气依然不减。是时临清驿丞姓毕，身患痲病，绰号叫做毕痲头，从衙门人出身，是个贫鄙小人。在这些驿夫面上克扣些口粮，积了两年，叫儿子在外放放私债，盘些利息。又在驿边左近，买了五十亩地，却不肯租与佃户，又不舍得雇人，只叫那些驿夫耕种。可怜这几个徒犯，遇了官府往来，扛箱摆站，不胜劳苦。略一空闲，又要到田里做工，不许他一刻安息。到秋成之后，这毕痲头把田中籽粒尽收入己，那里有一升半合分与众人。连日常的粮米，还只给与驿夫十分之七，那三分也把来自己养妻子了。随你寒冬烈暑，也不一毫体恤，驿夫无不怨恨。是年天时亢旱，田中苗稼，渐欲枯槁。因又不通水路，干涸异常。毕痲头恐怕秋成无望，终日叫这些徒夫挑水灌溉。又恐他虚应故事，叫家人毕胜执棍督催。略一躲懒，便随后乱打。正当酷暑烈日之中，一日挑水到夜，好不苦楚。干白虹配到山东，恰亢旱之日。才进驿里，便派了一副水桶，也要他挑水。干白虹便问众驿夫道：“你们每日挑这些水，与你多少钱一担，还是计日算的？”众人道：“挑便挑了，那里有甚东西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没有工价，想是等收成后，一总派些米了？”众人道：“怕你要吃吗？连我们的口粮，也前年的欠到今年，今年的又拖到明年，都不肯清哩！”干白虹道：“驿递乃朝廷的钱粮，如何容他克扣？”众人道：“粮米在他手里发放，纵知亏减，也没奈何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口粮既不全给，做工又无工价，若叫你挑水，不要给他挑便了。”众人道：“他是个官儿，我们徒犯，如何拗得他过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屁的官儿，不过是个老蠢罢了。我

劬劳（qú，音渠）——劳苦，劳累。专指父母养育子女的劳苦。

亢旱——大旱。

们虽然犯罪，也还胜他三分。难道任凭驱遣，不容我做一分主吗？”众人道：“你尽说混话，不见他差个管家押着，稍稍违拗，便要打哩。”正说不完，那毕胜走到跟前，便向干白虹喝道：“你不去挑水，却在此讲闲话，想要讨打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你们要田地熟，收米受用，不雇些人手种作，却要我们劳力。从来驿递徒役，只是承应官府往来，怎么与你担水。”毕胜怒道：“这些众人，常年在此服役，并无一言。你这囚徒才到驿里，偏有这许多话说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肯做的就做，不肯做的，也只索由我。难道奉旨派定要做工的吗？”毕胜道：“犯了罪，配到这里，自然要驱使的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犯了罪，配来摆站，不配来挑水。”毕胜道：“老爹要挑，怕你不去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没有误甚公事，你老爹鸡巴也管我不着，偏不去挑，看你奈何了我！”毕胜骂道：“好泼野囚徒，敢这等无状！”便举起木棍兜头打来。干白虹不慌不忙，用手轻轻接住，反把毕胜拦背几棍，打得扑倒在地，哼也哼不出来。众人都上前求劝，方才住手。那毕胜就如打不死的恶狗一般，叫疼叫苦的爬了回去。干白虹怒还未息，暴躁如雷，把众人的水桶、扁担，逐一踹得稀烂，还赶到田里，将这五十亩的苗稼，不够两个时辰，捋得寸草不留，光光剩一片空地，方才叫声躁脾。气昂昂的跑到酒肆里，吃酒散闷去了。倒惊得那些众驿夫，魂也不在身上，一个个争先救护，那里阻挡得住。都吓得面如土色，捏着两把冷汗，抖个不停。惟干白虹豪呼快饮，怠傲自如，略无畏惧之色。只因这番使气，有分教：积害一时除，多情千里遇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干白虹既打伤了毕胜，又拔死了这五十亩官田稻子，那毕癞头晓得，自然气恼，毕竟不肯干休。未知把他怎生处置，干白虹可脱得这祸端吗？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临清驿气杀癞头官 大同府喜遇知心友

词曰：

塌头纱帽染黄尘，乔坐且妆身分。呼地叫天不应，倒了瘟官运。

恩仇到处还相认，父子尽逢佳境。谁道水清玉润，竟是师生命。

——桃源忆故人

干白虹一时之忿，拔倒了驿里五十亩稻子，怒悻悻的向酒店中去消傀儡了。众人恐怕贻害，慌忙报与驿丞。毕癞头方见家人打伤，正勃然大怒。忽又报说捋倒了稻子，直惊得魂飞魄落。急急跑到田中一看，果见枯苗委地，赤土生烟。气得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双脚乱跳。众驿夫要脱自己火星，便又引他去看那毁烂的水桶扁担。毕癞头见了，一发恼得太阳里火星直爆。慌忙进去，换了公服，皂靴角带，俨然一官。那没顶毛的葫芦头上，又带上一顶圆翅纱帽，竟向临清驿里坐起堂来。便唤驿卒，去拿干白虹来审问。因没有签票，只在驿卒臂上，标个硃臂。驿卒领命，赶到酒楼，把干白虹不由分说，劈胸一把。干白虹大怒，迭连几掌，把这些驿卒打得水流花谢，叫苦连天。干白虹骂道：“你这些狗才，奉着何人差遣，敢来拿我？却又这等咆哮无状，不认得我干爷的性子吗！”众驿卒道：“可怜，不干我们之事。只因驿里老爷，坐在堂上，差我来拿你。现标着硃臂在此。”干白虹笑道：“这该死的野牛，敢这等待我。”便向酒家讨笔砚，在他臂上画一只狗，中间写了毕癞头的绰号，叫他先去回复：“我随后就来！”众驿卒不敢违拗，果然跑到毕癞头面前，一五一十，尽情报诉。又将臂上的狗子，也与他看了。那毕癞头见写着他浑名，又比做狗，直气得四肢冰冷，只靠在椅上，把胸头抚摩。正气不了，只见干白虹踱到面前。毕癞头拍案大骂道：“你这死囚，敢如此放泼！还不跪着受打，尚这等大模大样！”干白虹笑道：“你这癞头驿丞，多大的人品，敢做这身分。还不站下来讲！？”毕癞头怒道：“贼囚死在头上，还敢无状！只问你为何打伤我家人，又毁烂我水桶，并拔倒这五十亩稻苗？那田亩关系钱粮，岂是儿戏的事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你家这奴才放肆，我便教训几棍。那水桶劳扰众人，谁不怨恨，我毁碎了也替你省些罪案。田稻虽系钱粮，你向来克扣这些粮米，就赔了一年也不为过。”毕癞头骂道：“狗囚，好胡说！手下的，与我捆起来打！”十来个驿卒，刚欲动手，早又被干白虹一总揪翻，每人几拳，打得一个也挣不起来。毕癞头见势头不好，才欲逃遁，已被干白虹兜胸扭定。先将圆领撕得粉碎，然后把纱帽一把揪来，也踏个稀烂，便又奉了三四个巴掌。可怜那癞头上，连疮带肉去了一层，红的黄的流了满面。只是喊痛，那里挣得脱手。干白虹偏在他头上着拳，毕癞头被打得慌了，只得哀求饶命。干白虹道：“你认得我手段了吗？”毕癞头道：“认得了！”干白虹道：“你还敢作恶吗？”毕癞头道：“今后再不敢了！”干白虹道：“既这等说，你学了三声狗吠，才放你去。”可怜那毕癞头，只要性命，那里顾得体面，只得汪汪的吠了三声。此时众徒夫闻得干白虹与驿丞厮闹，都挤来看。及至听见他做狗叫，大家嘴都笑歪。干白虹道：“这些众夫，你一向叫他做工，没有工价，可向他们磕几个头，准折了吧。”毕癞头还欲倔强，干白虹又是兜顶两拳。那毕癞头忍痛不过，只得跪下去，望众徒夫连连磕头。众徒夫都上来讨情，干白虹只得放手。那毕癞头如离笼鸟雀，脱网鱼鳅，把双袖掩着头颅，没命的跑去了。干白虹还把案桌交椅，也打个粉破，方才住手。正是：

微权自恃敢行苛，
不管愚夫积恨多；
翻幸头颅皮血尽，
从今打落疥虫窝。

却说毕癞头逃回，又羞又恼。头上的疮打得泥酱也似，脓血流了一身，好不疼痛。便把扇门板抬了，到州里告状。知州出堂验明，也大惊道：“徒夫敢如此猖獗！驿丞虽小，也系命官，田亩伤残，更关国课。难道没有王法！”是时有个兵道驻扎临清，知州连忙申报兵宪差人拿审。喜得这兵宪是个廉明甲科，讯知毕癞头劳民役众，以致怨报生变，事出有因，便将毕癞头革职，罚赔本年钱粮。干白虹不应凌辱长官，改调大同馆驿为徒。判案既成，尽皆允服。干白虹因此就起解到大同府去，久已不在山东，所以儿子干浚郊把一省驿递尽皆寻遍，那里有个影响。况此事已隔五年之外，临清驿里徒夫，不是年老死亡，定是役满回去，都换了一班新配来的徒犯。所以干浚郊虽曾在临清驿里相问，却那个认得。是时盘费已空，因痛哭道：“我来此特来寻亲，今既不遇，怎好回去见母亲之面。况且在外年余，衣装敝坏，回去又无路费。”想到其间，愈加心痛。正抚膺长恸，忽见前面，黄盖银瓜，绣旗朱棍，一匹高头骏马坐着位官长，冉冉而来。走到跟前，见干浚郊哭得哀切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何等人，因何在此痛哭？”干浚郊道：“我是广东人，到此寻父不遇，所以悲伤。”那官长道：“你父亲在外做甚？看你小小年纪，这般远来寻访。”干浚郊道：“父亲发配此地，五年不归，所以跟寻到此。不想奔走年余，遍寻山左，竟无下落。”说罢，又哀哀的哭。那官府见他是个孝子，便跨下马来，替他拭泪道：“贵庚多少？却负此大志。敢问尊姓台表，在粤东那一府居住？”干浚郊见那官长折节下问，便鞠躬答道：“晚生姓干，名旄，字浚郊，年方十六，是南雄府人。”那官长道：“尊公叫甚名字？”干浚郊道：“家君讳将，字白虹。”那官长惊讶道：“原来叫干白虹，莫非尊公与陈与权相好，六七年前曾因官司在京的吗？”干浚郊道：“正为陈与权这厮负心，以致人亡家破，先生何以知之？”那官长道：“如此说竟是恩兄之子，几乎错过。”便双手抱住，大哭一场。干浚郊不知头脑，忙问道：“先生贵姓大表，何处认得家君？”那官长道：“我姓曾，名鼎，字九功，曾在都门相遇，结为昆弟。我若非你父亲海样恩德，早已丧于沟渠，焉有今日。”便将当日千金赎妇，并飞垣相救，又赠资援例南雄的话，述了一遍。干浚郊方才明白，因拜道：“既与家君结盟，便系叔父。不知叔父今居何职，此行安往？”曾九功道：“我感你父亲提拔，前科忝中进士，除授翰林检讨。两奉圣恩，历升修撰，因奉差湖广颁诏，今特进京复命。贤侄既在穷途，难以割舍，意欲同你北上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干浚郊道：“既蒙叔父提挈，实为至幸。但家君未有音耗，何忍置怀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不妨，我留个家人在此，再与老侄逐处访问何如？”干浚郊十分称谢。当下另雇马匹，与干浚郊乘着进京。不消半月。已到都中。

一日，寓所闲暇，因问干浚郊道：“前日贤侄说陈与权负心，以致人离家破。前在途次匆忙，未曾详问，不知他如何负心，怎生情状？望老侄说个详细。”干浚郊见曾九功问及，便流泪道：“说起这厮，就该万剐。”因把

折节——屈己下人。

提挈——照顾，提拔。

陈与权前后负心之事，一一说出。曾九功咬牙发指道：“这禽兽负恩若此，尚自列于衣冠，不知愧耻。吾若见之，自当寝皮食肉。明年又值会试，少不得等他上京，我与你报仇便了。今年乡科已近，贤侄不能回家考试。我与你纳了北监，就在此乡试如何？”干浚郊道：“若蒙叔父培成，感谢不尽。”曾九功果然替他援了例，送干浚郊进监读书。不期曾九功因钦差耽搁，进京逾限。忽奉严旨，调补外任，敕下部议，应改何职？曾九功闻之，不胜大骇。然已降旨，无可挽回，好生气闷。未几，干浚郊入场乡试，却中了解元。曾九功喜出意外，忙忙打发报人去后，为他备办礼物，谒见座师。这座师一见干浚郊，便挽住手道：“贤契青年美才，自是玉堂人物。老夫为朝廷得此佳士，可谓识人，尊公也在这里，请进内堂相见。”干浚郊听说，愕然不解。不知是老师认错了人，还是当真父亲在他衙里？心上好生不解，只得随之而进。正是：

空投山左认囚徒，
走遍天涯泪欲枯；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
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你道这座师是谁？原来却是当初广东学院，曾为陈与权夤缘事败，同段学夫被逮进京的欧阳健。这欧阳健，亏得与大理寺夏时同年，申雪了罪，补任御史道，历升太常寺卿。但欧阳健自在京里做官，那干白虹当初与他虽有一面之交，今已配为罪徒，情隔云泥，路分南北，奚啻风马无关，却怎生得住在欧阳健衙里？原来欧阳健因上年告假葬亲，假满回朝，路经大同府，驰驿起夫。那知干白虹因与毕癞头生衅之后，正调在大同驿里为徒。这日，欧阳健扛箱抬轿，要二十名夫手，恰恰干白虹也在其内。因隔了六七年，干白虹竟不认得欧阳健。那欧阳健却见了干白虹，倒还有些面善。想了半日，方才知是当年与他同事在京，那热心为人疏财仗义的干白虹。只不知他因犯了法，配来摆站，心里着实惋惜。到了交递所在，更换夫马，便叫众夫俱回，只唤那姓干的来见。干白虹听见官府唤他，不知是祸是福，战兢兢走到面前，双膝下跪。欧阳健便扶起道：“你可认得我？我曾在贵省做过学院，六七年前与你同事进京，你因何转徒至此？”干白虹才想起道：“原来是欧阳老爷。”便把自己始末根由，说了一遍。欧阳健道：“总是你热心好义，以致遭此缺陷。我既与你相识一番，意欲带你进京，俟我补选衙门，少图薄赠，不知兄意如何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若蒙老爷教授，愿随驱使。”欧阳健便致书大同府，除了名字。叫他改换衣巾，同至京中，就在衙里住下。欧阳健因前俸未满，仍补太常寺卿。是年北闱主试，礼部议差翰林，朝庭以欧阳健文望清重，偏点了他。不期干浚郊竟在他手里拔中第一。欧阳健初还不晓得就是干白虹之子，及至见了履历上三代脚色，方才与干白虹观看，已知真确。故一见干浚郊，便许他入堂相见。干白虹见了儿子，就如明珠归掌，抱头大哭道：“不想孩儿如此长成，兼能上进，足见老成好学。”因问家中近况，安否如何？干浚郊哭诉道：“爹爹别后之事，一言难尽。”便将陈与权始终负心的许多情状，备细说知。欧阳健听了，早已怒得眦裂发指，那知干白虹从来不屑于家人产业，只一味豪迈超脱，不望报施。听说陈与权负心，正如浮云流水，无足介怀，略不发恼。只叹息道：“不想你母子两人，却受这些苦楚，亏你孝顺，远来寻我。但你何由进京，却在此闹乡试？”干浚郊道：“爹爹不知，曾九功已中进士，做到翰林。孩儿亏他在山东相遇，同至都门，替我援例雁

中，乃有今日。”干白虹大喜道：“原来曾九功显达至此，也不枉他数年沦落之苦。”干浚郊道：“爹爹向在何处安身？孩儿遍访山左，却不相遇。如今何故又得在老师府中？”干白虹也就把毕癞头讦讼之事，因而改配大同驿里，后来遇见欧阳健。蒙他提拔进京的话与儿子说知。干浚郊因向欧阳健拜谢道：“老师不但培植门生，抑且加恩吾父。感恩知遇，莫过今日，门生不才，如何可报。”欧阳健笑道：“当日与尊公相遇，一同进京。今日贤契文章入彀，两事俱出无心。如今看来，却婉转相成，便似预先排定的一般，岂非天意所使。”当夜便命治酒，与他父子庆会。有阕《驻云飞》曲云：

数载漂流，父子俱从上国游。亲在名先酬，两事都成就。（喙！）此际见恩仇，天涯聚首。

朋友师生，尽属交情旧，一见能消万斛愁。

曾九功在下处，因干浚郊谒见座师，许久不回，便叫家人到太常衙门询问。家人回来说：“是干家父子会合，欧阳老爷留在衙中吃贺喜酒，故此不归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不信有此事。”连忙叫家人备马，去拜欧阳老爷。欧阳健正与干家父子饮酒快活，忽报曾九功来拜，即便出堂相迎，携手而入。干白虹一见曾九功，欢喜不胜。曾九功也就如见了亲人之面，相向而拜。欧阳健便邀他一同坐饮。曾九功向干白虹再三称谢道：“愚弟蒙恩兄覆载，功名夫妇，俱赖周全。今日之遇，皆恩兄所赐也。虽感被已久，尚未图报万一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小儿多蒙提挈，感不可言，贤弟何反出此语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令郎青年大孝，盖世难能。但未知恩兄这几年在于何处，竟不与令郎相值？”干白虹便以实告。曾九功道：“总是恩兄豪气所发，遂致受此冤抑。这也罢了，但陈与权向受吾兄深恩厚德，生死提携，乃不知感报，却将尊嫂与令郎如此逼逐，家园产业抄占无存，以致尊嫂漂零寄食，令郎匍匐四方，恩兄九死一生，千辛万苦，人离家破，惨目寒心。衣冠中有此泉獍，吾兄何以报之。”干白虹怫然道：“我向来以贤弟超脱丈夫，不想却把恩怨两字，固结于心，未能融化。我想男子汉立身天地，不过行我素志，畅我幽情，豪放决裂，一瓢长醉，便足尽我平生。何必孜孜计利，蓄怨怀恩，自寻烦恼之障。况赏财乃身外之物，流行于世，我用亦可，彼用亦可，那见得毕竟是谁的。假如万贯家财，费尽辛勤，空招怨隙，临死时只是一双空手，还分得尔我吗？贤弟再不消费心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吾兄乃世外豪杰，故放而不拘。小弟身为朝臣，所重者名教，所行者国法，自当各行其志。吾兄也不必来阻我。”欧阳健听了，不觉大笑道：“两君各执一理，所见皆是。但今日一番聚会，且开怀吃酒，闲话另日再说。”干白虹与曾九功，大家笑了一笑，便不开口。正是：

豪杰高怀自出人，
达人恩怨要分明，
世间若果空恩怨，
天下人心那得平。

是夜，四人直饮到天明，各各酩酊而散。曾九功便请干白虹到自己寓所，与儿子同住。干白虹甚喜，便辞了欧阳健，把行李搬到曾家作寓。其时，欧阳健有一位女儿，年才十五，欲与干浚郊联姻，就托曾九功作伐。曾九功见甚是得宜，忙与干家父子商议。干白虹道：“只怨我微贱，不敢仰攀。既蒙他屈尊下配，我家那有不从之理。”曾九功就将这话述与欧阳健。欧阳健不胜欢喜，干白虹就择吉日，竟行六礼。欧阳健回聘过门，更加华盛，两下遂

成姻戚。同僚缙绅，无不称贺。过不多时，曾九功竟被部议，改授知府。曾九功闻知，虽然气恼，然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。心上倒因恩怨两字不能释然，反幸今日降补外职，正好借公行私，完此夙念。便暗暗在吏部里弄些手脚，竟谋选了广东南雄太守。报到下处，干白虹大喜。因向曾九功笑说道：“恭喜老弟，已为吾郡公祖，我如今该称小民了。”曾九功也笑道：“这个不敢当，还写治生帖子吧。”两人都笑做一堆。自此曾九功反不嗟叹，只守候文凭，便去赴任。终日在寓所，与干家父子饮酒谈心，尽情欢畅。隔了月余，曾九功文凭到手，作别干家父子，便欲起程。干白虹道：“贤弟荣任吾乡，我该同你回去便好。只是小儿在此，没人照管，难以先回。只得等会试过了。中与不中，即图归计。但今贱内寄食空门，困陷已极，我欲修书一封，烦贤弟带去，教他安心等候。愚父子大约只在五六月里，一定到家，再不必记挂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此去，自然致意尊嫂。至于令郎，必然高发，弟当佇候捷音。但须速图锦旋，得以时常把臂，便属至幸。”干白虹忙去料理家书，干浚郊又向曾九功再叮咛道：“家母久事空主，历尽苦楚。小侄远游万里，不能奉侍甘脂趋承左右，不孝之罪诚莫可逭，求叔父婉达家母，曲全鄙私，感载不浅。庵中两位尼姑，待家母十分情厚，其老尼周氏，恩德尤多。家母与小侄主婢三人，坐食数年，尽皆周氏辛勤拮据，侍养无缺。家母与小侄，患难颠连，并没有厘毫津贴，他略无厌倦之心，百事扶持，劳而不倦。妇人中有此高义，远胜于须眉丈夫。叔父此去，必求照拂。家母尚有欠缺，并望缓急一二，总俟愚父子南旋，定图补报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贤侄说那里话，这是我心上第一件正务，何消嘱托。至于陈与权这厮，尊公虽不计较，在我断不能相容。毕竟要与尊堂复还旧产，才毕我愿。”少顷，干白虹书已写完，付与曾九功收好。三人牵衣再拜，送出都门，挥泪而别。干白虹看曾九功去远，才同儿子入城。只因这一别，有分教：烈士情严，恩仇俱畅，负心贯满，没兴齐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缙绅(jìnshēn, 音晋申)——官宦的代称。

逭(huàn, 音换)——避；逃。

第十六回 恩怨分明，贤太守挂冠归去 贤奸报复，小翰林衣锦还乡

词曰：

只道昧心天不报，谁知迟速难逃。从前作事太矜骄。而今没兴处，便是可怜宵。夫妇十年重会面，麟儿已奋云霄。一朝燕返旧时巢。天恩随日至，仙乐逐云飘。

——临江山

话说曾九功别了干家父子，在路不分昼夜，兼程而进。不及两月，已到南雄。未曾上任，先欲将干白虹书信，亲致丽容。便自换了微服，跟着一个小厮，信步寻至庵中。才走入门，早见贴着干浚郊的喜单，便知不错。恰好周氏也正走出来，曾九功因问道：“这庵里有个干家的女眷住着吗？”周氏见他是个外乡人，不敢便说是。只应道：“相公何处来的，却问人家女眷？”曾九功道：“他家丈夫寄的家信在此，所以相问。”周氏喜道：“相公在何处遇见干相公来？既有家信，快些与我。”曾九功便在袖里摸出，递与周氏道：“我与干相公是结盟兄弟，他今现在京中，特托我来报喜，必求干奶奶面见，尚有许多话说。”周氏道：“相公请佛殿上坐，我进去传说便了。”连忙转身入内，将这封书送与丽容。丽容见说丈夫有信，犹如获了明珠，连忙拆开，看了大喜道：“原来我丈夫已同儿子在京，那送书的就是本府太爷。”周氏听说，惊得魂不附体，忙同丽容趋出，向曾九功连连磕头道：“老尼不知太爷到来，失于小心，还求见宥。”曾九功慌忙止住。见丽容已在面前，折身便拜。丽容回拜不迭。曾九功谢道：“不佞忝与干兄拜为手足，向沐垂青，令郎早领首荐，联蝉在即。今不佞叨役此土，幸与恩嫂咫尺相依，得以少抒恭敬。”便将干白虹父子向来之事，细述一遍。丽容道：“小儿荷蒙提挈，乃得寸进，感佩不浅。贱妾女流，又辱屈尊垂盼，沾荣多矣。”曾九功道：“那一位师父姓周？”丽容道：“就是这位。”曾九功深深一揖道：“干奶奶向来蒙你恩待，我所深知。先有白镪百金，聊偿薪水，你日后终养之事，都在我身上。”周氏跪谢道：“怎当老爷抬举。干奶奶在此，正愧服侍不周，敢受老爷恩赏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将来尚欲补报，此些些之物，何消固辞。”周氏只得叩头而受。丽容道：“妾有一事，向来含忍至今，无门可诉。老爷今为此地公祖，正可仰藉持平，少申冤抑。贱妾孤苦无依，人离家破，实因陈与权蒙面丧心，奸谋抄占，以至于此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此事令郎言之最详，恩嫂不必再说。不佞这番，实实为此而来。尊嫂俟我下马之日，速投一纸呈状，用令郎出名，我自手段断还恩嫂故业便了。今日微行至此，衙役已四散迎接，不好耽延，只得告别。直等事终之后，再尽衷曲。”说罢，别了两人，出门而去。正是：

十载云泥青眼留，
揭来五马事微游；
未凭熊轼临南面，
先向云林谒女流。

曾九功择吉日上任，父老遮道相迎。朱幡彩仗，极其严肃，因是翰林改调之官，声望愈加清贵。行过了香，升堂治事。真个履行冰上，人在镜中。陈与权也来超贺，曾九功不容相见。看官，你道陈与权此际该赴春闱，如何尚在家里？原来他连年在外兜揽事情，于乡里又过于横虐，竟被冤民告发，布政司查有讼事干连，不肯起文赴北，故此未得会试。后来，闻知新任府官乃是曾九功，因想：“当年曾有一面，这几案讼事，必然垂情保护。只可惜，

他在京中要与我结盟，我却不曾看他在眼里。”那知曾九功放告之日，讼者愈多。金丽容也具词赴控。曾九功尽批亲鞫，逐案签牌，差提纷出。一日，唤齐原告，会同厅县各司，在城隍庙公审。陈与权因见曾九功风威严厉，仍换了青衣小帽，跪于案前。曾九功略不睬他，只逐一叫原告质对，陈与权见事皆真实，赃证凿然，难以遁饰，尽皆顿口无言。及审到金丽容之事，曾九功拍案道：“此事本府在京时，已知原委。今日对簿，正魑魅现形之时。况干浚郊所告甚明，金氏现在质审，事果真确，你不许抵赖。倘有可辩，亦须面对明白。”陈与权俯首唯诺。曾九功便令他两人质证。丽容积恨有年，一见仇人，不觉怒从心起，便指定了面骂道：“你这蒙面昧心的禽兽，可记得冻死在南雄岭上的时节，我家丈夫扶下来灌活，奉养在家的好处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是有的。”丽容道：“可记得轻裘肥马，僮仆跟随，书馆岑寂，赠以美婢，聘娶乔氏，慨费千金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也是有的。”丽容又道：“为你进学，所费不必言。只事败之后，拖累进京，几毙刑狱，幸邀宽宥，又替你挥财援例，复费万金，谋登乡榜。可记得了？”陈与权道：“记得。”丽容道：“因你被刘天相负心，我家丈夫不平，仗义报仇，几乎陷身大辟。亏得义夫戚宗孝，挺身代死，得以减等配徒。一去数年，死生未保，这都为着谁来？”丽容说到此际，潸然下泪。陈与权道：“这不关我事，他自杀人，应该受罪。难道我替得他？”曾九功怒道：“为你复仇，怎说不关你事？戚宗孝并未杀人，为何反拼生相救？”陈与权听说，便不敢开口。丽容道：“丈夫起解之时，邻里俱送，你独漠不相关，反矚孤寡可欺，把我田产住居，尽行吞占，诡言另买新宅，逼逐我母子出门，不隔两月，屋主催房，使我栖身无地。”陈与权道：“住居系干兄相送，田产是我买的祖业，并非干氏之产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干白虹住居，只借与你一半，今明明全占，还要强饰。”丽容道：“就是田地租房，现在原主原契，如何赖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我家田有佃票，屋有租单，请老公祖电阅。”曾九功看了道：“你租佃之产，即系干家原契之产，既无交易缘由，便属吞占。”即差健快，飞提佃户租户，到案对审。不一时，尽皆拘齐。曾九功喝道：“你们租佃陈举人田产，可知先前是那一家？陈举人得业曾否有人会租？你们一定知情，今日在公所会审，不许半语支吾，若有不实说的，夹棍伺候。”这些乡村小民，见太守威严，且陈家被害众多，谅难遮瞒。便实禀道：“当初这田产，其实是干白虹的丈人金守溪的。后来金守溪去世，传与女儿女婿，合里共知。因先年干白虹犯事远出，陈举人便差管家吩咐小的们，不许还租。未几，忽逼勒小的们换写租佃文契，并没有人同来会租。以后年年俱是陈氏收息。这些都是真情，其余事体，小的们一概不知。若有半字虚言，愿受刑罚。”曾九功道：“陈举人吞占之谋，今已显见，还有辩吗？”陈与权低头服罪，不敢开口。丽容道：“彼时住居产业，一无所存，我又重买了住居。你妻子乔氏，忽然诱我到家，只道好意吐还田产，那知阴谋莫测，你竟杀死一人，将我母子图赖，把宅舍家伙，并衣裳内帑，尽行抄洗，使我母子踉跄道路，庙宇栖身，情惨至此，能不酸鼻。”曾九功拍案道：“杀人陷人，法不可恕。今所害之人，尸骸在于何处？”陈与权道：“当日金氏恨我，故此把我外甥杀死。若说图赖，难道做舅舅的反忍害死他不成。因干兄向有小惠相加，未曾告他人命，已将尸骸火化，太公祖也不必穷究他吧。”曾九功怒道：“好胡说，若非你自家杀

死的，岂肯火化灭迹。今且请回，候本府详察发落。”说罢，便欲退堂。丽容又上去禀道：“父亲万贯家财，都被陈举人所吞，还求断还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暂且请回，我自有的。”丽容只得乘轿回庵。众被害，见太守断明，也各散去。陈与权垂头丧气，上轿而回。有《凌霄竹》曲云：

风波旧日情，逞吾能。看他倾陷何须问？家先罄。业可吞，货堪并。深恩谁复重思省？从前作事今析证，没兴齐来总成空。请君归去南雄岭。

次日，曾九功备录供招，并将各被害原词，及陈与权杀死外甥吞占有据的事，一并汇册申详。抚按即行该司核审明白，题参到部。奉旨将陈与权削去举人，追赃问罪。该部咨送抚按，行到南雄府。曾九功便着人告知金丽容，叫他速速到仁寿村来。自己会同刑厅及保昌知县，竟诣陈与权家，直至中堂坐下。陈与权闻知，慌忙出来叩见。曾九功道：“前日本府审时，尚以礼貌待汝。今已奉旨黜革，可去了冠服相见。”陈与权因太守到他家中，初还认是好意。不想忽听说奉旨削籍，要去他衣冠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只见两边皂隶，竟走拢来，宽他的尊服。陈与权慌了，大喊道：“我犯甚么大法，敢弄坏我前程。就是干家的产业，我情愿还他罢了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吞占之物，今日自当断给原主，固不消说。只杀死外甥一案，罪干人命重情，恐还不止黜革，尚须问罪哩。”陈与权听说，心里着了急，只得自问自招，忽吐出真情来道：“太公祖老爷神明在上，我其实没有杀人的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不是你杀的，如何把尸骸擅自焚化？显系情虚灭迹，还要强辩！”陈与权道：“其实有个缘故。当初干家田产，我占之犹为未足。因又图他家财殷厚，故令妻子哄说还他产业，诱得金氏母子到家，圈留过宿，将小厮面涂鸡血，刺刀、衣服，悉染腥红，叫他僵卧于地，图赖金氏杀死，假称外甥。抄没了他资产是有的，并没有真正杀人。这小厮现在，太老爷唤他来问便知。”曾九功听说，便唤那小厮来审。这小厮听得官府叫他，吓得三魂失了两魂，跪在案前抖个不住。曾九功问道：“你家主六七年前，曾否叫你假扮死人，吓诈金氏，有这事吗？”小厮道：“有的，当初相公叫我把鸡血涂了面孔，躺在地上，就将杀鸡的刀子，也撩在身边，叫我咬定牙关，动也不动，装做死人，吓这干奶奶是实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不信有此事，想是家主教导你说的？夹起来！”两边皂隶，一声吆喝，把小厮扯下去，褪了袜子，用夹棍收起来。可怜这小厮不多年纪，那里吃着官刑，不觉死而复苏，乱哭乱喊。曾九功三推四问，总与前供无异，知是真情。便问道：“你好端端假做死人，帮家主诈人的东西，可曾分与你多少？”小厮道：“没有，起初相公原许我，做成了圈套，赏我一个老婆。如今连这老婆也赖了。”刑厅与县官都笑道：“施此诡计，抄占多少家私？还赖这小厮的妻子。可知陈与权随处负心，吃人不足。数年不平之案，今日可谓水落石出矣。”曾九功便请丽容上去道：“陈举人田产住房，委系你家故业。今日我与刑厅及县主，三面审明，理应断还与你，你可从内至外，一一验明。趁本府在此，不致更有争竞。若有吞占别主赃物，非系你家者，须交与本府发还众被害领去。你家什物，倘有缺少，亦须报明本府，着他赔偿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家中所有，大半是我自己产业，求太老爷鉴还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你当日一身狼狈，死于风雪之中。干白虹在南雄岭上救你，此时田产何在？敢是你怀里边揣过来的吗？”陈与权便没得说，只得同丽容入内，一应田房文簿，尽行交还。丽容检看箱索，现银珍饰，尚有数千。新置田地，又有千亩。

但恐太守等久不便，因出来禀道：“寒家什物，一时查点不尽，但有新买田地千余亩，听太爷发还众人，其赏饰银两，情愿只取一半，其余听凭太爷分派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你既如此好义，本府当有处分。可将此一半家财为二股。一股给与众被害领归，一股发与尼姑周氏，起造大殿，供佛焚修。今已交割明白，本府即当详察。陈生命案既虚，姑免拟罪。此处仍是干家住宅，不许在此安身，可与妻子奴仆立迁别境，勿得留恋。”陈与权跪下哀哭道：“当初干兄曾与我一半房屋，还求太老爷开恩，少赐栖身之处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既干家如此待你，谁叫你负心。快些出去，不许多说！”陈与权道：“可怜我中过举人，稍有薄面，一时叫我领着妻子投奔在那处去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譬如禽兽，随地而宿。你负义忘恩，原与禽兽无异，有谁怜你！”叫皂隶逐他出去。许多衙役，生生把陈与权打出外厢。又一起公差，赶入内室，将乔氏一把揪来，双双的推在门外。曾九功与厅县两官，一齐起身而去。正是：

当年漂泊苦无栖，今日依然复旧时；

可惜半生空富贵，单单赢得一妖妻。

陈与权欲待再挨入去，争奈门已紧闭，只得与妻子大哭一场，含泪而去。陈与权道：“我如今寻个人家安了身，慢慢再图地步便好。”乔氏道：“除非借亲戚人家，方有些体面。只是你外乡人，并无瓜葛。我家父母早已去世，又无兄弟姊妹可以相依，如何是好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我陈氏既无亲族，凡是姓乔的，不论远近，且去投他再处。”乔氏无奈，只得一随一唱，同走入城。那知乔氏虽系亲情，只因陈与权平日自恃举人，不看人在眼里，并不曾往来。况已被官府斥逐，不齿人类，俱闭门不纳。两人无奈，只得哭道：“亲戚眼见如此，反不如借朋友人家住吧。虽然没有体面，也顾不得了。”谁料这些大家小户，一发坚拒不容。夫妇两人，南北奔驰，不论城里城外，凡有一面的，尽皆走到，那里有个人怜他一怜，应他一应。陈与权忽又想道：“除非这个人，当初极奉我的，不怕他不肯。”乔氏问是何人？陈与权道：“就是先年借他房子与金氏住的那孙秀卿，是小家财主，或者还可相容。”乔氏喜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快些去嘛。”两人又望孙家走来。那知如今的人，大凡有了钱财，成个富翁，便极势利。荣贵的，就出格奉承；落泊的，随你至亲骨戚，便冷眼相加。这日见陈与权夫妇挨身上门，明知他举人已忒了腔，且被官府审逐，谅已无势可藉，就严声峻拒。陈与权又因其白丁可欺，死死坐在家中，推也推不出。孙秀卿着了忙，如飞到府里禀官，说陈与权既被斥逐，尚在扰害愚民。曾九功大怒，立差快手，押逐出境。陈与权正在孙家吵闹，只见两个青衣人持着牌票进来道：“我奉太爷差来，说陈爷既无住处，着我唤两肩小轿，送陈爷与奶奶到南雄岭上草庵里去住吧！”陈与权已知此处安身不牢，只得听凭驱遣。那知到得岭上，虽有个草庵，却在荆棘丛中，不通往来的去处。快手把两人送入庵中，匆匆而去。陈与权看那草庵，四壁欹斜，风雨不蔽；板床折足，土灶无烟。清早饿到临晚，腹中甚馁。空山野径。鬼哭猿啼，并无寸草可食。次日，等客商过往，老着脸哀求救济。自言中过举人，因昧心吞占，遭些恶报。众客商怜他，往往赠些干粮，苟延了月余。一日，忽见刘天相蓬首垢面，忽然入室，厉声泣道：“我当日负心，死固无怨，今日你也负人恩德，须偿还我命来。”说罢，倏然不见。陈与权骤发大病，是夜暴亡。乔氏亦享用半生，吃不得恁般狼狈。不隔数日，相继饿死。

可惜，好个陈与权，枉费了数载机谋，依然死于南雄岭上。可知天道可还，报施最巧。只因他两人昧了一点本心，忘恩负义，遂有如此之报。诗云：

十年前在南雄岭，十年后向南雄住；
中间数载享膏腴，不记前番风雪处。
负他青眼十分恩，镗囊田园悉我踞；
苍苍报施转眼间，来往来处去去去。

却说曾九功处置了陈与权，恢复了干家产业，并为周氏尼姑装佛造殿，恩怨已明，夙志既遂，便有个急流勇退之意。未几，忽报干浚郊已中了第五名会魁，到得殿试后，又报了二甲第一，选授翰林院编修。曾九功喜跃如狂，登门庆贺。既而想道：“干兄儿子既贵，家园复整，锦旋在即，次聚不遥，可谓志矣。但我原系词林，今改调外职，非我素愿，不过欲明恩怨耳。今志已遂，何必碌碌仕途，沉沦宦海，莫若退归林下，优游自得，岂不贤于金紫。况干兄本无报怨之心，我此番举动，大非干兄之意。不即退而避去，更待何时。”志念既决，即往省城，面谒抚按，交还印绶，恳其题疏另补。抚按劝说：“贵府才品端凝，青年敏练，正宜共辅太平，何以乞休恁早？”曾九功道：“卑职性好山林，志安淡泊，专城之寄，实不胜任。敢求老大人俯赐题黜，不胜铭感。”抚按只是不许，曾九功便将文凭印绶，送置案头，飘然而去。归到南雄府署，收拾行装，同陆小姐径回山东不题。

再说干白虹父子，在京甚是荣耀。一日天子见干浚郊，冲年英俊，龙颜大悦，命入内宫赋诗。各院嫔妃，见干浚郊风流年少，尽皆倾爱。罗巾命咏，纨扇求诗，赐花赐酒，宠赠尤多。三十六宫，尽皆游遍。天子问道：“卿年几何，可曾娶否？”干浚郊回奏道：“臣年才一十七岁，已聘太常欧阳健之女，尚未成婚。”天子道：“既有所聘，自当即赋宜家，赐尔明日完婚，朕当助彩。”干浚郊叩头谢恩而出。随即报与欧阳健，次日准备成亲。奉旨颁赐金花彩缎，各官庆贺。到得吉时，花灯鼓乐，到院相迎。干浚郊坐下高头骏马，绣旗黄盖，银瓜朱棍。穿着大红吉服，乌纱帽上两朵银花，映着莲花白面，犹如玉洞仙郎。迎至欧阳府中，引出一位小姐，袅袅婷婷，珠辉玉映。立于氍毹之上，双双交拜。行礼已毕，共绾红丝，罗扇轻携，纱灯簇拥，送入洞房深处。是夜带解同心，枝交连理，锦被忽翻春浪，高堂乍敛残云。明日具疏告假，回乡省母。圣旨嘉其孝义，准假一年。干浚郊大喜，辞别岳丈，即同父亲，收拾出京。各官饯送，自不必说。一到山东，曾九功设饯相迎。干白虹惊讶道：“老弟在粤中做官，如何又在家里？”曾九功告以乞休之故，将干白虹父子款留两日，后日匆匆起程。曾九功远道相送，挥泪而别。干白虹父子不分昼夜赶到家乡，夫妻子母相逢，一番悲喜，不言可知。干白虹问及陈与权何往？丽容详述曾九功报怨之事。干白虹愀然不乐，寻至南雄岭上，将陈与权尸骸，具棺盛殓，买地安葬，广植松楸，另建一所观音庵，托个僧人，照管坟墓，侍奉香火。此皆干白虹不忘故交，不念旧恶的厚处。过了数日，干浚郊亲往尼庵拜谢周氏与尼姑豢养之恩，将三千银子建殿塑佛，并给良田千亩，与他食以娱老。又访戚宗孝尸棺，也为他造坟安葬，建立牌坊，题曰“义士戚宗孝之墓”。又向戚氏近宗，与他嗣立一子为后，给与田产资生。闾里亲邻，尽皆存恤，无不称为厚德君子。过了一年，假满进京，补升

金紫——金印紫绶的简称。

冲——幼小。

修撰，后来直做到文渊阁学士。干白虹亦赠礼部尚书。丽容与欧阳小姐，俱受一品封诰。曾九功过了几年，天子慕其高节，仍召回内院，后来也做到都察院大堂。干白虹寿至九十，忽然悟道成仙，就有紫阳真人，白日飞来，与之乘鹤而去。自后干氏科第不绝，子孙繁衍，以享厚德之报云。

